

白石樵真稿



貴州省圖書館

第

號

1914
1121

白石樵真稿

上冊

明·陳繼儒撰



第一輯

第十二種

據眉公十種藏書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白石樵真稿目次

卷之一

序

詩經類攷序

孝經序

全史詳要序

史記定本序

洪武正韻牋補序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文娛序

奇女子傳序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來仲樓序

白石樵真稿 目次

董宗伯容臺集序

甲秀園集序

棘隱園漫草序

古今粹語序

甌餘漫錄序

妮古錄序

香案牘序

品菽錄序

劉無競程墨選序

九峯社草序

代嘯序

屯雲居庸言序

孫楚惟探珠草敘

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計五十一條)

沿革

分野

鄉村

戶口

鎮市

坊表

山

水

物產

風俗

田賦

歲計賦額

賦議利弊

役法

荒政

鹽法

織造

水利

城池

倉廩

驛館

壇壝廟祀

官署

學政

兵防

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名臣宦績

國朝名臣宦績

選舉

封贈

錄蔭

封爵攷

賢達
 篤行
 文學
 隱逸
 藝術
 賢媛
 游寓
 方外
 第宅園林
 古蹟
 災異
 塚墓
 郭外郡墓附記
 兵燹
 寺院
 著述
 詩品
 畫苑

白石樓真稿 目次

志餘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註序

本一禪院志序

丘氏壽會序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賀司李毛公內召序(代張君一)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卷之三

記

漢陳太尉廟記

海忠介公祠記

陸大宗伯祠記

厲齋方公祠記

德星堂記

寶夢堂記

來章堂記

隨宮保適園記

陸君策崎墅記

逸圃記

綠野池記

醒堤記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代)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代)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代)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華亭井愚聶侯遺愛祠記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潛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徐公碩庵德政碑記(代)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戶部念劬劉公潛墅權政碑記

姚太史風樹堂記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修松江府學記

修志始末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重修泖橋澄靈寺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觀音庵記

華嚴墨海閣記

重建文昌閣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超然圖記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代)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代)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卷之七

壽言

壽大參陽谷王公八十序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壽陳公八十序

壽荆石王公七十敘(代陸平翁)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壽余太公七十序

五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壽殷太公七十序

壽徐太公七十序

壽顧涇陽先生六十序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壽問卿申公玄潛六十序

壽司空陸濟翁六十序

壽率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壽張母洪太君序(代)

卷之八

祭文

祭荊石玉相公文

祭孫雪居文

祭方伯張錫之

祭馮烈婦文

祭餓死張烈婦文

再祭張烈婦文

祭樞李丁烈婦文

祭吳江張烈婦(崇禎九年)

祭陸文定公平泉

祭陸平泉官保(代)

祭董中條

祭朱封公

祭張封公

祭唐抑所官保(代)

祭唐元徵官保

祭楊石閭太史

遙祭李思弦太守

祭沈侍御石樓(代撫台)

祭孫漢陽雪居

祭某公

祭潘浙厓

祭袁徵之

祭歸季思

祭吳江沈母

祭常熟趙叔度

祭王元美大司寇

祭徐文貞公

祭韓懷愚給諫

祭顧仲菴司馬

祭王罔伯吏部

祭袁非之太學

祭郁伯承太學

祭包儀甫門生

祭楊洪園侍御

祭陳滬海觀察

祭殷方叔

祭包心章

祭何太老師

祭學憲包瑞溪

祭孟澤夫

祭黃貞父學憲

祭徐孟孺

祭王和石(代)

祭王太夫人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祭郁太夫人

祭徐母王孺人

祭王母魏夫人

祭顧太君

祭錢太夫人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祭琅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祭王太安人

祭董宗伯文

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孝子高公傳

澄川李公傳

范牧之外傳

張聖清傳

唐李公子傳

楊幽妍別傳

潔潭翁傳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租

佛論(大養濟院)

眞四皓

圖書

十三經註疏

古今大帳簿

卷之十一

策

宗藩

周禮

曆法

樂律

水利

鹽屯

馬政

卷之十二

議

賑荒議(十二條)

踏荒

勘荒

儘荒

禁亂

禁張皇

請改漕折

禁遏糴

糴米

禁抑價

平糴

散賑

田主賑佃戶

救荒煮粥事宜(十七條)

一早煮不如遲煮

一城郭不如鄉村

一委官不如委好義

一搭廠不如寺院

一土灶不如磚灶

一執事不如選用饑民

一粟粥不如米粥

一草柴不如木柴

一吃粥不如帶粥

一給粥老人先於童壯

一給粥婦人先于男子

一童子壯男各分一處

一丐流毋得混擾饑民

一飢民日登記籍

一修道路橋梁

一另籌領粥

一煮粥須要管粥

田賦八故(見松江府志)

查官田民田糧重之故

查力差銀差聽差之故

查絲綿折絹之故

查草馬豆料之故

查一條鞭之故

查加派從糧不從畝之故

查錢糧瑣碎易眩之故

查青由之故

三大役議

布解事宜

北運白糧事宜

收兌事宜

吳淞江議

建州攷

准兌議

卷之十三

讀書十六觀

呂獻可嘗言

倪文節公云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

沈攸之既好典冊

孫蔚家世積書

東坡與王郎書云

董遇挾經書

江祿讀書未竟

劉顯時稱學府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

黃浩翁云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

陳子兼云

朱紫陽云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

顏之推云

卷之十四

墓誌銘

瑞溪包公暨配曹氏合葬墓誌銘

太學同叔陳君墓誌銘

吳孺人墓表

卷之十五

贊銘

釋迦文佛贊

長耳定光佛贊

接引導師贊

觀音贊

達摩贊

布袋和尚贊

十六應真贊

雪山修道贊

文殊菩薩贊

普賢贊

踏蓮渡海觀音贊

兜頭觀音贊

觀音贊

又

達摩贊

踏蘆達摩贊

面壁達摩贊

達摩贊

餓口施食贊

純呂陽像贊

四先生贊(有敘)

范少伯

魯仲連

張子房

李長源

東坡笠屐圖贊(有敘)

三歧禪師像贊

澄源禪師像贊

夜臺禪師贊

達觀老人像贊

雲棲老人像贊

癡和尚贊

吳仲虛贊

王文肅公像贊

陽谷方京兆像贊(有敘)

葛實甫像贊

杜完三像贊

吳伯實像贊

上海合著泉劉公像贊

梅顛子像贊

張黃雀像贊

閔康侯小像贊

監二先生像贊

李玄白像贊

房海客像贊

孫濱瀾像贊

周希允贊

貞靖周先生像贊

繩武何先生像贊

高超玄像贊

陳隱西先生像贊

王小顛贊

友像贊

華宗贊

張雨懷贊

朱伯登像贊

范侃如像贊

霍太公像贊(并序)

晏懷泉像贊

程聖修像贊

王笠雪遺像贊

鍾伯敬先生像贊

蔡嘿齋先生贊

顧默孫像贊

沈朗倩贊

熊于侯觀察贊

劉斗墟像贊

守溪陸公贊

姚仲陵像贊

自題小像

喬伯方贊
張受所觀察贊
殷十峯像贊
范象先贊
陳少隱贊
周草窗贊
幼醫見垣贊
印空贊
了一子贊
割股孝子贊
木樓爐銘
筆筒銘
文原墨銘
汪霽之書室銘
郭烈婦練銘
楊亭亭芝桂堂銘
圖書匣銘
龍尾研銘

白石橋真橋 目次

墨銘
梨匣銘
徐無夢琴銘(有紋)
林洪清淨齋銘(有紋)
書燈銘
許方谷天然硯銘
鐵絙銘
募修甘露亭銘
贈伯玉銘
頑仙廬座右銘
門前山銘
印宗銘

卷之十六

題畫

題便橋會盟圖
題香山九老圖

跋小李將軍畫卷

跋米元章畫文德皇后遺履圖

題雲林畫

題洛神

題仇十洲桃源圖

題鬪茶圖

題孫雪居寫猫奴

題雪居畫冊

題漢陽畫卷

題米仲照石卷

題蘭花

跋徐光祿南州圖

題畫竹

題過庭章畫竹

又題畫竹

跋丁南羽畫羅漢

又

又

題赤壁圖

題藥草山房圖

題范寬畫

題春門先生畫翁

題畫冊

題趙文度雲山

題山靜日長圖

題癸卯同年畫冊

題董宗伯玄宰畫雲林筆意

又題董宗伯畫煙江疊障圖

又題董宗伯畫

又

跋玄宰畫冊

題玄宰畫

題玄宰畫扇

又題玄宰畫

題沈子居畫冊

題自畫

又 又

題柳

又

題梅

又

題雲山

題自畫

題顧原之畫黃叔明筆意

題顧原之畫雨花台登高

題顧原之畫扇

題偶萍畫卷

題馬妹畫關

雜題畫

題燈下書扇

題文苑瀟湘

卷之十七

白石樵真稿 目次

跋帖 (附書)

跋九成宮帖

跋歐陽皇甫碑帖

題快雪時晴帖

跋柳公權真榻

跋懷素真蹟

題晚香堂蘇帖後

附題東坡祈雨文帖

題東坡帖後

題帖

題冊

題溫飛卿卷

題哀冊

又

題帖

題邵復孺書稿

題沈孺休書詩評

跋周貞靖先生手蹟

又

題范牧之臨蘭亭帖

跋手書金剛經

跋書金剛經

跋趙松雪碎金帖

跋張東海鐵漢樓帖

題沈學士自樂家書卷

題莫廷韓書卷

跋王文肅公帖

跋崇蘭館帖

跋李舜卿帖

跋董允宰帖

又

跋朱氏世恩帖

跋馮白水書卷

題沈伯姬書卷

題韓夫人手書樂志論

題楊媛書

卷之十八

題詩文

題施公仇詩稿

跋聯句詩卷

跋周萊峯新婦行

又

題谷響錄

題詩集

題快雪堂歲寒盟

題孫世聲詩稿

題魯生詩後

跋章邑侯德政詩

題花朝唱和詩

跋新柳詩社卷

又

題孟元隋雪草

題遊駕鸞湖詩卷

題小岷山聽經詩卷後

跋茅孝若輓詩

題葉熙時刻秋潭詩

題廬芷詩

題雷聖肅詩稿

跋徐道充詩後

題顧得之草

跋戒殺文

跋記傳卷集

跋草阜西川鸚鵡舍利塔記

跋沈澗菴榮賜堂記

跋春柳堂記

跋丹里先生傳

題姚平仲小傳

跋陶德望傳

題真率傳

題西蜀鐵菴道人卷

跋陳無功十友卷

題孫文簡公集後

題樂志論後

題袁石公耕史後

題陳還冲詩卷

題遊黃山卷

題鮑元則拜梅記

跋相鶴經

跋茶錄

題飲茶錄

題吳渾之印宗卷

題張孝媛私謚議

題船窗駢語

題林下盟

跋何元爽遼左六忠述

卷之十九

題像

題程文叔像

題葛將軍像

題詞曲

題施子野夜雨曲

惜花詞

夢花詞

楊花詞

旅懷曲

情詞

題筆花樓新聲

題李丹記

題徐文長點改嶠崙奴雜劇

題壁

題梅墟屋壁

題清微亭

題飽醒生壁

書范象先壁

書花塲壁

題梵儀臥處壁

書壁

雜題

題贈奇峯上人拾字紙

題孫世聲紫藤

入山題

題張聖清玉章

題王子賢筆

趙氏家乘跋

疏蔬隱

偶題(一)

偶題(二)

偶題(三)

偶題(四)

卷之二十

疏文

重興昆盧閣疏

慧慶寺緣疏

藏經閣疏

送子觀音閣疏

修馬營寺疏

沐堂建殿疏

定海招寶山疏

龍華建正殿疏

千墩延福寺修殿疏

題宣妙寺疏

小普陀疏

修北禪寺疏

修天竺疏

修華嚴墨海閣疏

吳江報本寺塑西方景疏

坐化菴十方禪院疏

小岷山重建浮屠疏

重修鐘兒塔疏

遷三茅真君疏

建余山三官玄武祠疏

東嶽行宮疏

角菴關帝閣疏

建城隍後殿疏

修施相公廟疏

修利濟侯祠疏

修呂純陽福濟宮疏

修孔宅疏

廓陸宗伯祠堂疏

養老堂疏

修佘山竹院疏

寄緣結茆疏

照公結茆疏

結茆疏

吳無爲結茆疏

寫華嚴經疏

纂寫華嚴經疏

題淨字上人閱經疏

化梁皇懺疏

九幽懺疏

龍潭講經攢米疏

烟雨樓鑄疏

建萬緣橋四十八願疏

渡船小疏

施茶小疏

題泊如上人疏

飲賑孟友疏

許逸云助賑疏

孫侍州葬親義會疏

修梅花道人墓疏

題吳氏修譜疏

雜書

書上元觀燈

書鱸魚蓴菜

書賁李邦彥

書崔詩來歷

書趙子昂不如鄭憶翁龔聖子

書書家南北派

書禪本草(附文定公東)

書藥局

書張賓樵

書周師

書遠僉人

書山中二事

書避暑

書杜詩

書示門生

書朱竹有無攷

書田舍

書北歸客語

書避客

書雲間詩雋

書服氣

書參睡

書種竹

書掃地

書茗蒂菴

書蘇子由語

書酒上戶

書山居

卷之二十二

偶然雜書

書武林徐無夢琴
書廣琳疏

書西蜀鐵菴

書東嶽行宮

書游黃山

書米仲照

書二帛

書王季重

書渡海雜漢

書楊侍御

書芥茶別論

書慧慶寺

書夢

書解索草

書改三字偈

書習氣

書酒顛

書畫金湯

書修梅道人墓

書坐化菴

書二劉

書虎丘詩引

書天馬山

書風箏

書種竹

書邵康節

書吳興太守

書桃源

書三開士

書杖

書三開士詩

書閩游草

書宋高宗賜岳武穆手札

書黃大癡二十幅畫冊

書右軍詩

書葛道人

書揚應龍殺人祭神報

書扈花小敘

書蒼雪詩敘

書伊尹學陶

書郭子儀後身

書相

書後漢書

書林雪畫

書良嶽

書李德裕論冥數有報

書廬山寶書

書後漢書

雜書

卷之二十三

外紀

紀西王母答問

紀二帛僧

紀卓文君

白石樵真稿 目次

本書封面題簽：盧冀野先生

敘

余與眉公少同學。公小余三歲。性敏心通。多聞而博識。余師畏公。不敢稱兄弟行也。余稍長。干祿于時。浮湛五十年。始獲請老。公閉意榮進。買山下築。比於盧鴻草堂。著書教孫。彌有年載。鈔帙日繁。得觀者如丘。典墳索之。書望東余。又如委宛禹穴。干旄所至。魚鳥皆驚。公謝弗獲。第陳鄉里小民疾苦狀而已。四方使日走公。東西京與南北驛。越嶺嶠而至者。不遠萬里。徵公文。公文出。卽傳四方。所題縑素。或贈寄和倡詩。一傳人口。卽傳海內。夏休樹陰。冬偃簷曝。點筆銓記。紬繹文史。較覈異同。類鄭漁仲馬端臨之有志。效則傳于通人。閎士。辟諸方。經論初分。自龍宮。雖非大部。得流行人間。爲人繙誦。今數種書。公不能自秘。而懸購蒐。者轉相秘惜。爲寶笈靈文。愈傳愈廣。鐘鼎之業。乃在山林。孰謂泉夔果實於箕。穎哉。余老矣。無能重公。當再爲公序。以謝玄晏。

丙子暮春。禊日。友弟董其昌書。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序

詩經類攷序

仲尼以無言立教。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其多能曰鄙事。而他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詩者。少嘗心疑之。及長而歷覽漢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詩。自太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軍六百石。及匈奴新羅高昌之屬。皆環列梁下。錯置執詩。辯難鋒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出等。察舉署吏。其惇師老德。入屏不趨。贊事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質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若武帝之于申公。光武之于包咸。多以詩重也。上行下效。山澤誦詩之士。非負笈諮請。則開門教授。其生徒往往溢至數千人。各自名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六朝稱二劉。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門別學。前此不相混淆。比後詩賦興。而詩學衰矣。然屬詞連類。繁稱醜引。自不得舍三百篇而別爲之祖。我朝重經與前代同。第詩取帖括。得爲而後。旋卽吐之。孝廉沈仲容獨否。嘗慨然嘆曰。詩者思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春秋卿大夫交聘隣國。以微言相感。贈酬

之次。稱詩喻志。且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鄭伯有子太叔是已。其次章孟王式。皆以詩諷諫。又不獨爲辯難射名干祿設也。者使必待天子修石渠虎觀。弘文館故事。然後吃吃治詩。小者吏。大者帝師。此於經猶有市心。宋廬陵臨川。與眉山兄弟。退閒無事。但以意解詩。而鄭夾添以爲實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草木魚蟲。疏而稱廣之。其意以仲尼多識能言爲宗。吾論詩亦然。吾子三百篇。飲食夢寐。不忘于懷。能解解之。不能解。則假道於小序。問津於于箋疏訓。詰其他經史子集百家二氏。皆悉搜博采。聚而爲竹頭木屑之用。久則屏幙帙。快膾壁瓿。無非詩者。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書。趙長君詩細品。成公詩記。方之仲容。未知其孰優也。仲容十年購書。詩成而產若洗。仲容不諱貧。經術精深。又不自名其多識。第嘿相對。如絕不能言人。仲容之得詩深矣。

孝經序

昔者孔子孝經。與春秋相表裏。後世分爲今古文。今文十八章。出於顏貞。而鄭玄爲之註。古文二十二章。出於魯恭王之墳壁。而孔安國爲之註。其後唐玄宗箋今文。其書盡行。而古文幾至廢絕。司馬涑水氏專重古文。撰爲指解。朱紫陽吳臨川左右翼。重加訂調。而詞義深奧。讀者賴焉。此吾鄉沈翼之先生曾有旁訓之作也。余嘗觀六朝高人名士。崇信孝經。或以殉葬。或以薦靈。病者誦之輒愈。門者誦之輒解。火者誦之輒止。蓋孝經之不可思議如是。若使家誦戶讀。薰而習之。白首而不已焉。上非此無以舉。下非此無以學。孝感所至。能令醴泉出。異草生。犬豕同乳。鳥鵲同巢。盜賊弛兵而過。不敢犯孝子鄉。則孝經一卷。未必非吾儒神通之書。何至今

佛老弟子旁行禍福之說於天下。經正則庶民興。其惟孝經乎。若下頌學宮。制科不可一日不習。上進朝廷。經
籍不可一日不講。此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

全史詳要序

何以通天通地通人。曰史是也。何以立德立言立功。吾亦曰史是也。史法中之有編年也。以春秋爲宗。左
傳爲翼。又其後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爲宗。朱文公綱目爲翼。揭歲月日時以起事。撮列傳志表以繫年。借事
以寓評。借評以寓諫。此事實之開津也。開津過。則萬里不留行矣。綱鑑透。則萬卷不留行矣。第二書始於威烈
而迄於五代。紀載闕如。未稱全史。若金仁山之前編。劉道原之外紀。追捕威烈以前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過
法者也。陳經之續編。李燾之長編。續補五代以後之闕。此有功於綱鑑之未來者也。吾朝成化間。特命商文毅
贈公。重加纂修。頗覺大備。而筆註不確。音切不調。使讀者崎嶇反覆。而不得出。久且昏昏思睡矣。一恨也。王莽
曰安漢公。曹操曰魏公。又曰魏帝。董卓曰太師。馮道秦檜似道之流。書爵書官。於義安取。使讀者眼裂髮指。
婦結憤懣於胸中。一恨也。褒貶予奪。強半出於雜家之小辨。宋人之腐談。後生晚輩。明知其不然。而莫能吐一
平反語。穢欲嘔。悶欲絕。一恨也。自吾鄉王君天古出。學問該通。議論英偉。條例森嚴。斷案簡確。箋釋精明。有識
力以挑剔大治大亂之起伏。有膽力以批判大忠大奸之消長。此搜得過去未來見在之心。而一盤托出者也。
可謂詳矣。要矣。大全而無憾矣。不齊惟是。性情薑桂。滋味鹹梅。少則染指於片鱗。多則快心於五鼎。吾且得史
之舌。書空咄咄。奉詔期期。伐莠而口喏。屏人而足噤。吾且得史之耳。貞臣烈婦。香垞椒蘭。人羸帝把。臭同鮑肆。

吾且得史之鼻。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不出戶庭。而穆王八駿之所慢游。始皇六龍之所遠幸。皆縮地而聚之。臆端掌上。而吾且得史之手眼。快哉是史乎。則天古命我矣。天古爲督學洪洲先生孫。潛洲先生子。家富典墳。世耽著述。而天古以孝廉繩其後。慚謂有司。恥交非類。部署全史。十餘載而始出。以行人間。夫紫陽綱目。分討於憲元定。涑水通鑑。屬兩漢於劉貢父。屬三國六朝於劉道原。屬唐於范淳夫。會萃拮据。非朝伊夕。而天古獨賈一人之餘勇。收合皇王以來數千百載之精華。上呈黼扆。下便章縫。豈非難之難之者哉。聖主留心史學。萬目邊防。若置公于天祿石渠。金戈鐵馬之間。甯渠出賈誼馬周後。而未知文帝前席。文皇驛召。果何時也。讀全史。不覺爲天古三嘆。

史記定本序

余嘗論史記之文。類大禹治水。山海之鬼怪畢出。黃帝張樂洞庭之野。魚龍怒飛。此當直以文章論。而儒家以理學繩束之。史家以體裁義例掩蔽之。太史公不受也。朱紫陽惜其不用於聖賢六經仁義之說。夫作史與作詩同。着分毫理學語不得。然史記不尊孔子於世家乎。世家不首太伯乎。列傳不首伯夷乎。崇道也。亦崇讓也。又不曰吾聞之董生乎。董生。董仲舒也。此太史公從游議論之所自出也。若之何其不明於聖賢之仁義也。其他曰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重勢利而羞仁義。班孟堅語也。多聚舊記。時插新言。劉子玄語也。淺陋而不學。疏略而輕信。蘇子由語也。此三者如衡師相破。自古而然。吾嘗考蘇之古文。劉之高宗武。后實錄。平平無他奇。而孟堅之漢書。自漢祖至武。全資於子長。自昭暉平。全資於賈逵劉歆。獨功在十表。而說者又

謂其無益漢史。則鄭氏擬之一猪一龍。非虛語已。班之病。病在襲。史記之妙。妙在創。班之病。病在密。史記之妙。妙在疏。起黃帝。迄天漢。若本紀。若世家。若傳。若表。若書。上下三千餘載。凡爲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何其博也。僅據左國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及漢事。局脊七八種書中。以羅故實。何其約也。晉書。李淳風授以天文地理圖籍。顏師古。孔穎達授以紀傳。新唐書。經會公亮。宋祁。歐陽修。范鎮。祖禹。劉義叟。而後始完。獨史記勒成一家之言。出於太史公一人之手。何其勇而任也。宋四朝國史。開院十七年。實以近限。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史記七年而遂成。又何其敏而速也。太史公。阻力筆力。精力。空古今天地。無兩人。而儒家與史家。互相瑜瑕。苟實不少貸。太史公。非大叫負屈。則鼓掌大笑於地下而已。甯屑樹三尺。喙置辯哉。今學士大夫。腹筒筆吻。無適而非太史公。而未必諳讀史記之法。太史公。于傳外題贊。以補傳之所未足。該諧談笑。在有意無意間。乃文章餘氣中之生氣也。此讀者之一法也。始皇本紀。後有低行數語。所謂秦紀也。其事雖略。而文最苦。太史公。謹錄之。欲以互證而備遺。如鄭生傳後。又附鄭生之例。今本皆作平頭刻之。自拈出于魏了翁。而後乃大快。亦讀者之一法也。太史公。既沒。凡禮樂律書。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斬劓列傳。日者龜策傳。及景帝武帝紀。皆博士褚少孫追補。吾友徐益孫。嘗欲刪去。王元美云。漢人之語。幾何。而忍去之哉。是宜別集褚先生所撰。附庸於太史公之末。亦讀者之一法也。自來史記之註釋。太繁。評陶太濤。甚則摘史斷論策。而撮書其上。少年讀之。欲昧。老輩見之。欲噁。予友黃長吉。以監本式。合吳興評而一之。註取其疏滯義。評取其標遠神。正如張僧繇之點龍睛。關關欲舞。李鄴侯之振鎖子骨。珊珊有聲。善本至此。豈獨藝林之金篋寶筏。抑亦龍門氏之

功臣也哉。故樂而爲之序。

洪武正韻賸補序

聲爲律。身爲度。惟神禹則然。雄鳴而陽律應之。雌鳴而陰律應之。惟鳳凰則然。考沈約之四聲。合東冬清青爲一。分虞模麻遮爲二。惟洪武正韻則然。此亘千古神聖莫能及也。垂二百餘年。有大儒楊去奢先生賸補出焉。下士聞之。非怪則笑。曰。沈約四聲韻非乎。楊先生曰。予未悉沈約故耳。昔梁武帝素善音律。詳練舊事。自制郊禋宗廟及三朝之樂。以雅爲稱。其詞並沈約所製。鄭樵非之曰。風雅頌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不同禮。約以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宗廟君臣之間。禮亡而樂亦亡。樂亡而天地之元聲亦亡矣。且約有鐘山應歌詩。非龔與城同韻乎。早發定山詩。非仙與山同韻乎。約自定而自悖之。詎能以一隅之音。推之四海而準。又詎能以偏安之文士。而撓我聖君賢相考文之大權。楊先生不屑與沈辨。正與堂堂天朝之學士大夫辨耳。夫沈韻不用之古詩。不用之騷賦。而獨用於近體律何也。正韻用之章奏。用之應制。而獨不用之近體律。又何也。楊先生白頭孤憤。直取而賸註之。采賸孔之遺文。汲冢之斷簡。自經史子集以及本草稗官者流。賸釋無少憾。辨而博。覈而精。而猶未已也。拈提古音以諧於七十六韻中。又拈提逸字以廣於若干萬字外。其援引有本源。其考訂有公據。借韻爲綱。借賸爲目。借洪武以示春秋大。一統之義。實字學之祕書。韻府之類書。而吳棫陳第黃公紹之所未會總彙者也。得是書而諦讀之。如蔡中郎以豐爲豐。李丞相以東爲宋。許氏有凍水瀆水之訛。高誘有高春下春之謬。諸若此類。一覽了然。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其賸補之謂矣。若使楊先生此書成於

國初。遇宋文憲劉文成。必將置之著述之林。同事筆札。又若遇劉三吾學士。當如孫吾與韻書故事。上呈進覽。賜名刊行。不幸不遇諸先輩。猶幸而遇申大司馬。捐金助刻。且欲與永樂大典並傳。楊子雲得桓譚於身後。楊去者得申公於目前。斯文未喪。厥惟艱哉。余少而失學。老而善忘。六書八法。懵懵莫解。所謂但喜有正韻補。賸在。既識三代以來之古文奇字。而又得領略中原天地自然之元聲。非楊先生挾洪武而行。乃正韻實仗楊先生以使之必徵必信。必信必從。其羽翼聖朝同文之化。卓哉功不在宋文憲下矣。趙凡夫著說文長箋。意在汲古。奢去楊著正韻賸補。意在尊王。一時有異人異書。皆出吳中。并記之。時崇禎辛未新秋。

蘇門六君子文粹序

古今第一好士者。無如蘇子瞻長公。子由少公。當時稱蘇門四學士者。黃秦張晁也。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荐乎。卽文潛少公。亦非長公容也。少游無咎。游長公門久。皆先文潛歿。其後教人作文。必以理爲主。士子載酒問奇者甚衆。則居然一蘇門先覺矣。履常學與行卓。不肯遊傳欽之章子厚之門。長公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履常曰。吾此一瓣香。敬上曾南豐。長公亦未之強也。李方叔三世喪不葬。雖其文有飛砂走石之才。錦衣玉食之氣。而世鮮物色之者。長公不忍以履常之高介。例責方叔之孤貧。贈之上賜玉鼻辭。贈之帛。作詩以勸四方風義者。不數年。盡累世之二十餘椽。歸望華山。及其蹊於求薦。則贈言告之曰。進退之際。不甚慎。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蓋長公非獨憐才。又

酷知人情之死生痛癢。非獨酷知人死生痛癢。又能相勉於道而不務相引於利。若稍有伐異之心。則陳履常
版依南豐者。將移兵相攻。李方叔之求薦者。將唯唯俯從不暇。而敢似教似諫。櫻健少年之鼻息乎。獨長公不
必履常之出門下。而後謂之吾黨。亦不必方叔之介介如履常。而後謂之名流。磨礱追琢。畢竟使兩君子與四
學士。齊名並轡於廣大教化之中。其成就後學乃如此。此履常之願爲越境以見。方叔直走許汝間。相地卜兆
以授其子。豈特舉哀行服之文潛而已哉。少公每勸兄簡言斷客。而長公出自性生。雖投荒涉險。而終不悔。若
孫萃老。畢公叔。劉貢父兄弟。畏友也。米元章。王晉卿。文與可。李公麟。詩畫友也。張子野。廖明略。詞賦友也。陳伯
修。患難友也。其他如曼秀妙總之句。仲殊之曲。惠聰之琴。皆誘掖而獎借之。駉駿坂則價增十倍。登龍門則名
附千秋。蘇門六子之外。不知其幾名家矣。惜其集或以避黨禁而毀。或以遇兵喪歲久而亡。胡仲修具擇法眼。
其購訪海內藏書之家而續行之。可乎。則請先質諸牧齋太史氏。白石山七十七老人陳繼儒敘。

文娛序

往丁卯前。瑞網告密。余謂董思公云。吾與公此時。不願爲文昌。但願爲天驄地吧。鄭超宗聞而笑曰。閉門
謝客。以文自娛。庸何傷。近年緣讀禮之暇。搜討時賢雜作小品。而題評之。芽甲一新。精彩八面。有法外法。味外
味。韻外韻。躍典新聲。絡繹奔會。似亦隆萬以來。氣候秀擢之一會也。往弇州公代興。雷轟霆鞠。後生輩重趺而
從者。幾類西崐之宗。李義山。江右之宗。黃魯直。楚袁氏出。欲以漢轍易趙轍。而人不盡服也。然新陳相變。作者
或孤出。或四起。神鷹掣鞵而躡九霄。天馬脫轡而馳萬里。即使弇州公見之。亦將發起予之歎。白樂天有云。K

下無正聲悅耳卽爲娛。豈是之謂耶。趙宗曰。吾儕草土。豈敢洋洋浮浮。批判先覺。但古豪雋必有奇。如皇甫湜。杜預。顧。柱下之五千言。毗耶之四十九年法。卽至人累世宿劫。不能斷文字緣。吾庶幾大祥之援。琴乎哉。余曰。善。唯是開元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書鬼神於東都天宮壁。以資冥福。答曰。將軍試爲我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唯唯。脫去綾服。裝束走馬。左旋右轉。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壯觀。鄭超宗磊落俠丈夫。文章高邁。名流見之皆辟易。出其精鑿。選爲文娛。斯亦吳道子東都之畫壁耳。若康樂娛於清讌。玄暉娛於澄江。未足比於文娛之壯觀也。

奇女子傳序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齟齬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絨索。序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壻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耦乎。易不載兌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於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或不得志以効。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於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於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卽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哀而集之。小加評鑿。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僻者。種種諸類。小可

以撫掌解頰。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亙萬古常圓。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而得列於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有指摘。而不幸爲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於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奇女子不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重刻董宗伯制義序

往思翁爲諸生時。嶽嶽自負不少下。陸文定公延之授經伯達。而中江莫方伯則時時引與談藝。誦法毗陵唐先生不休。思翁以此熟聞。舉業家正脈。絳灌輩未之信也。其後笑古文詞淡薄。更進而求之古先生。竺乾之書。手批永明宗鏡錄一百卷。首尾俱竟。自此悟入懸解。撰作文訣數十字。如華嚴字母。如五家宗派。如黃石公三略。孫武十三篇。雖有能言高才生。跳不出斗。走不出盤矣。范爾爭助之。懷斧游北雍。大司成顧陽許公。一見其賦作。拔爲冠軍。王文肅方爲丞相。贈書弇州公曰。董玄宰。說定其爲本房第一卷矣。已而兩魁榜。對大廷。如取諸寄。海內傳賞其文。皆謂唐毗陵文印。今在雲間。蓋指思翁也。邇來舉子業。變爲荒蕪。滿目皆黃茆白草。獨思老諸舊稿。如日月之光。老而長新。江漢之水。流而不腐。季苑藏之而復刻之。意欲持以砥世範俗。何忍復私其枕中之祕哉。季苑好靜坐。句曲。不屑以世務經懷。觀親鞶下。因試北雍。亦不敢與熱貴人相交關。策蹇南趨。丹鉛經史不去手。宛然大宗伯恬澹家風。豈獨得其文印而已乎。

來仲樓隨筆序

吾松貞溪。故松雪趙榮祿管夫人外家。榮祿往來柳上甚數。嗣后楊鐵崖。黃公望。倪元鎮。以避兵多與曹雲西游。一時幽人豪客。舍文章書畫外無事矣。明二百年來。松人士此道若饒若絕。獨吾友董玄宰踵興。擬議以成變化。書法畫格。爲之一新。蓋玄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績。曰。此政如異人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便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余口誦其言。而心壯其膽。每與余焚香披對。各忘寢食。甚則從千里寄尺一相問。媿媿無俗談。大約起居書畫無恙而已。玄宰裁鑑通明。展軸未半。便能批駁好醜真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之語。片詞落紙。無賢不肖。懷藏以去。稍久覆視之。即玄宰亦不自記爲已作也。門人張清臣。博雅工文騷。有侯巴之嗜。得卽掌錄。漸已成編。名來仲樓隨筆。玄宰之樓。在南城林樾之間。以余數相過從。題曰來仲。余與清臣遭際太平。日向玄宰商略金題玉牘之事。玄宰官有盡。而文章書畫。確傳無疑。後世亦於殘縑斷紙中想見玄宰。因以嘆羨吾輩爲何如人。則此書亦可稍得一班矣。玄宰上能直接米襄陽。下亦不失爲趙榮祿。沈離瑣尾。玄宰似爲差勝襄陽。召對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賞識。極一時寵遇之盛。則今日尙不足以酬玄宰也。清臣謂何。

董宗伯容臺集序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撰也。大宗伯典三禮。敕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尙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雖爲極榮。吾朝南秩宗差冷。自京山本亭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

年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亦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薨。李本寤與之氣誼聲調甚合。董公方諸生。嶽嶽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門戶。間獨好參曹洞禪。批閱永明宗鏡錄一百卷。大有奇悟。已丑讀中祕書。日與陶周望。袁伯修遊戲禪悅。視一切功名文字。直黃鶴之笑壤蟲而已。時貴側目。出補外藩。視學楚中。旋反初服。高臥十八餘年。而名日益重。四方徵文者日益多。自上褒列卿。臺察郡邑吏。干旄詣門。則公請。贈遠謁貴。非公文不映。則公請。浮屠老子之宮。則公請。子孫稱地上。魴文地下。石。則公請。藩王威。以及三韓六詔百蠻之長。懸購著作。如雞林新羅故事。則公請。三家之村。五都之市。朝懷贖。而暮獵金錢。依倚生。活不勝記。則公請。夫海內文人亦多矣。身當吾世。而目見斷楮殘煤。至聲價百倍者。無論京山。即兪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第誰何手也。余與公爲老友。凡有奇文。輒出示欣賞。其他散見於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鹿克意料理。懸金募之。稍稍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爲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爲太山無字碑耳。公七十有五餘。至今手不釋卷。燈下能讀蠅頭書。寫蠅頭字。間遇二三名流巨集。抽覽即推去。曰：就中無甚祕密藏。不必遊目也。他人皆五金八石。而公之手。別具一刀圭。他人皆八陣六花。而公之手。別帶一匕首。凡詩文家。客氣市氣。縱橫氣。草野氣。錦衣玉食氣。皆鈕治抖擻。不令微細流注於胸次。而發現於毫端。故其高文大冊。萬韻名章。溫厚中有精靈。蕭洒中有肅括。推之使高。如九萬里垂天之雲。澄之愈清。如十五夜吞江之月。漸老漸熟。漸熱漸離。漸離漸近於平淡自然。而浮華刊落矣。恣態橫生矣。堂堂大人相獨露矣。豈惟臺閣體具存。卽漢唐宋

以來相傳正始之血脈。尙留十一於千百者。非公柱柱之力哉。往公修神光兩朝實錄。署副總裁。當事擬以少宰。辭擬北詹。又辭。既而請南乞休。逆魏盜權於府中。東夷弄兵於輦下。士大夫震懼雷霆之威。局脅救過不暇。而後歎服公之先幾遠引。坦坦如無事道人。非生平名心淡識力高。何以有此。宋禮部尙書倪思云。與其爲有瑕執政。寧爲無瑕從臣。其公之謂矣。以此而發之心。擊心畫。雖欲不傳得乎。若留中奏議。纂要如十卷。曾經宣付史館。尙未流布人間。確然元老晚年之定論。神祖大事記之權輿也。實錄竣期。敢忘嚆矢。爾庭梓之。請俟異日焉。

甲秀園集序

余嘗讀羅采館清課而奇之。曰。世乃有同心如費君者。及是丁未小春。君千里信使自通。且以甲秀園集乞序。陳子讀書。滾滾萬餘言。作而歎曰。吾甚愧費君。余五十矣。自恨爲蠹書魚。而不能食神仙一字。放浪林間。如老猿病鶴。而不能飛。攀五百里外。世有不朽如費君。僅托之彼此神交。安所謂天下友天下士哉。大抵文章大業。與經生不同。齒欲少。游欲遠。藏書欲博。取材欲精。交道欲廣。應酬欲簡。起居欲適。興欲豪。神欲淡。而著述欲富。缺一則名不附。目前非無名。皆慶榮而弔衰。候蟲之晉耳。君綺歲嫻公車言。兼綜古今詞。鑿出公卿上。十三而先後集合得一百卷。凡生平詩文。及五經翼。歷朝史乘補遺。詩草別紀。皆在焉。何言之雄偉巨麗至此也。吾愧君。君從父宦遊燕臺。歷鞏洛齊魯魏衛之墟。覽周公孔子廟宅。問七十子遺跡。又嘗登武夷。涉羅浮。渡錢塘。入吳越。所至皆感喟唏噓。案幃停騎。播之詠歌。與山川相映發。吾愧君。君家自文獻公。遞至太僕。琅函錦

快不下幾萬餘籤。君括囊大典，網羅百氏，幾於三教總持矣。吾愧君，君簡練淘汰，彌采彌練，穴必虎子，珠必龍含。吾愧君，君交遊遍海內，其最著如吳元卿、湯義仍、張幼于、虞長孺、馮開之、徐茂吳、胡元瑞、沈箕仲、屠緯真、非晉楚之師，則惠莊之雅。吾愧君，焚香鼓琴，罕通世俗，陶門常鍵，管榻欲穿。吾愧君，坐擁名園，可笑可歌，可釣可弋。出有魚刀，入有鹿車，誦讀而外，靡知其他。吾愧君，孝友忠信，好爲德於鄉，溝中桑下，誰不欲君潤者，而君捐貲燔券，無所顧。吾愧君，悠悠忽忽，似有情，似無情，似方之外，似方之內，或泫然而泣，或忻然而笑，哀樂親疏，吾不得而相焉。吾愧君，是數者，皆文人才子之助也。君挾是數者，又輔之以斲輪之巧手，扛鼎之雄才，一顧生風，八面受敵，日新日盛，未見其止。願自謂此集一傳，宿願已畢，千生輪轉，不復向綺語中作活計。余笑曰：大丈夫辭富貴，逼人易，辭文章，逼人難。君集度必傳，傳且身親見之。雞林象譯，無翼而飛，檣鏤冢筆，方自此始。甲秀園能久臥君哉。山中清蹕，請專屬之眉公何如。

棘隱園漫草序

余昔居干將山草堂，土室半爲煙雲所埋，閉門高枕，畏聞人聲，惟刪花洗竹之暇，拾殘蕉敗柿，書古人一二可喜者，以度隙影。及讀老氏之知希介母之焉文，未嘗不兀然自笑其勞。然落落品外之韻，時近時遠，而世願未有合者。晚得吳伯度先生，先生清明豪爽，恥談戶外事，軒輊營目，意無可一世，世亦無有傲所長以難伯度者。伯度之湖海，似吾家元龍，其矯於病而謝舉子，以放於四游六合之外，返而浮沉于黃緇及山水嘯歌之間，亦大約與予調同而嗜合。伯度之齋居也，冢宰公之藏書在焉，縹緇芸帙，映帶几上，如五色雲，而伯度坐擁

其中有書隱梅清寒。蓋陽倚之有花隱米海岳之二石亭。亭樹根不滅。鬱林仇池有石隱。伯虔挾此三隱爲魯衛秦晉之國。相與高臥以待老。昂泉焚香。摩娑金石之文。次第成篇。其言皆汰吐經術。兼綜竹書鴻寶之餘。而佐之以幽曇漆園。使人如擲塵尾。披松風。而聽鶴鳴之在陰也。以伯虔居恆自負。上宜與鄒枚響筆。竊頭。次亦不失建安西園。雁行班席。乃坐令銷冷篋中。而桐鳴爨下。卽棘隱所撰。猶有漸離彈筑。王處仲擊唾壺而歌。伏櫪者。嗟乎。伯虔舍予。孰爲倚而和哉。雖然。千秋之業。宰物樞轄。王公。而微與其橫於草莽。子荆之遂初。長統之樂志。雄之玄符之潛夫。孰非隱人勳伐也。且伯虔不聞而祖之。有季子乎。沈寔。遯跡。翔千里而觀十五國風。至今稱宏覽博物者。非以其爲吳之隱君子耶。此可以方伯虔矣。

古今粹語序

余遁峯泖間。如秋蟬翳葉。無四方之觀。又家少祕典。僅於殘書中。蠹游三十餘年。未嘗一食神仙字。頃與張君陳君。論邇來諸家。其好古者。鈎棘僻澁。標剗奇字怪句。以爲超兩京而軼三代。然使人讀之。舌本強而不快。喉嚨鬱而不舒。卽使作者自覆其文。至不解何語。此泥古之過也。高才生聞而笑之曰。夫夫也。何自苦爲。於是拊擊先輩。幾無遺孺。而悉以方言里語。雜見於文字中。蓋始於卓吾老子。而孟浪者借以野戰。空疎者借以藏拙。而庸知村墟之巫祝。非禮也。市獐之嫚罵。非狹也。不文之非文。而不修辭之非辭也。此泥今之過也。泥今者。如以徒史書。施之金石碑版。識者噉之。若撥古人之皮毛。而失古人之神理。如龍馬之圖。蟲鳥之篆。崎嶇石鼓之文。豈能爲箋奏軍符乎哉。古有古之粹言。今有今之粹言。二者皆時爲之。而血脈條理。古今人非甚相遠。

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第採而集之何如耳。張陳二君子。皆博雅大儒。而制作尤精鑿。故此選獨殿。所謂寧爲賞鑿家。無爲收藏家者也。余故僭敘之簡端。

甌餘漫錄序

余居白石山。雪夜與衲子一二輩。吹槽柸火。擁曲綠床。煨芋斫朮。迥然人表。久之抽裏帙中書。無可讀者。因出甌餘漫錄覆視之。遞相欣賞。一衲子笑曰。正如撥爐得拳大黃獨。爲快不可言。余曰否。更有進者。此鄴侯向唐天子所噉蒸梨耳。甌餘錄者。撰自吳興閔康侯。康侯精公車言。踈跂詞場。於少年無兩。居恆閉關縱讀。天下書。檢括洗發。筆舌縱橫。上自六經。旁及九家二氏。以至先民話言。朝家故實。甚而山劒冢刻。牛蛇鬼豕蟲魚之奇。無不反覆推勘。如老吏獄。如綱中禪。如戶婚按檢。如軍符尺籍。非博之難。其精覈難也。三吳好佻。香豔有餘。而深遠不足。世家子弟。非格五博六。則料斗媵觚。卽最號知名之士。排蕩通率。取意於大人游及少年行而止矣。康侯爲宗伯名德之後。才情橫溢。顧能頽首而就千秋。卽甌餘一錄。不能盡康侯名山之副。然而閱辨淹雅。小者可以佐鼓掌。挑解頤。其精者卽裴僕射談名理。張司空談史事。不能以屢尾難也。余山居。薄有撰述。不足傳。而爲他氏竄入。僞書幾大半。讀甌餘錄。彌媿無以當康侯。而康侯固徵余一言弁其首。且訂異日爲百尺樓上語。余何能藏拙。則姑做蘇門子。噲然長嘯。數問不對。康侯其奈我何。

妮古錄序

予寡嗜。顧性獨嗜法書名畫。及三代秦漢彝器琬璧之屬。以爲極樂國在是。然得之於目而貯之於心。每

或廢寢食不去思。則又翻成清淨苦海矣。夫癖於古者。發臆篋。椎冢墓。帝王而巧賺僧藏。文士而僥奪人好。及其究也。至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夫至於化爲飄風冷烟而不可得也。則收藏家絨局封閉。傳之後世。可謂古人之功臣。賞鑒家批駁其真偽醜好。窮秋毫之遁情。振夏蟲之積贖。可謂古人之直臣。余無長能見而輒記之。此雖托之空言。亦不可謂非古人之史臣也。楊用修云。六書中有妮字。軟繩之謂。乃笑以妮古名錄。

香案牘序

甲午三月。郡文學就試荊溪。余出城南。讀書孟直夫郊居。不五日而客有跡者。挈器相餉。余與客班坐樹下。視樹影所至。輒起遷席。風日淡宕。則枕席紅花田。以隱囊博山酒槍佐之。有古陶斗。柄如鸚鵡喙。腹如瓠。丹砂綉蝕。厚如指甲者數片。斑斑桃花色。而麴酒有異香。蓋三代物也。出以酌客。客爲引滿。已忽聞林端反舌聲。時改夏矣。而聲小澗。余戲指之曰。何異文通才盡。又笑曰。豈老氏多言數窮耶。客亦大笑。醉去。余與直夫退而相對。起居無恆。時憇磯頭橋畔。布衲寬博。落落不知何如人。村中父老小兒。習余無他。則剪薔薇花。縛蔬笋饋予。予愧謝不能當。已復余山人摘茶寄余。試以惠泉紺碧沁齒。蕉衣竹粉。婆娑北牕。爲枕書而臥。臥起。抽一編讀之。則浮雲山道士仙史在焉。出道藏賦字函卷三十有二。所載古今真人列仙四百四十有七。願其言不雅馴。余與直夫汰而洗之。存其奇逸可喜。精爲一卷。以資塵尾。其名香案牘者何居。曰。仙牘。玉宸吏司之。如項羽所謂書。不過記名姓而已。

品藝錄序

白石樵真稿

昔郭林宗裴行儉雅負人倫之望品藻臧否貴賤天壽毫髮無遁逃降而至於上官婉兒手定沈宋之詩覺筆端有眼眼中有髓今學士手制舉隨人妍媸漫不知可否甲乙豈品藻出兒女子下哉長興長孺丁先生文章節義震天下歸田以來日向老梅修竹中膠漆弛口縱讀天下書課功之暇閒屬陳貫之走索四方名士文縱加品題曰玄曰逸曰才曰工大較如書品庾肩吾李嗣真張懷瓘而裁覈過之昔山谷居洛上好批駁文字自笑中州舉子習氣未忘長孺亦豈爾耶雖然假令先生出當啓事清簡通要不減裴王今退而浮沉山澤間僅僅於故紙堆中作考功令等行數墨以定文品之高下此僅勝於神仙爛柯英雄結帙以自消晷影而已讀其選且可觀世焉余謂長孺此集部置整齊如司馬兵法談笑嘲譽起慢世東方而品藻非文中董狐則藝林之裴郭也陳貫之曰眉公品外人當自不妄請題數語以質之先生

劉無競程墨選序

往於鹿城遇劉無侶片語投歡已聞其仲子無競文采氣誼與無侶語頗詞苑中嘗委心陳子而恨不得實之塵尾間至是丙丁程墨成乞序陳子余惟士平居佔禪揣摩百變期以當主司而已然才太高膽太大望太奢則時跳而引於矩矱之外稍見擯罷如渴龍無泉怒虎飲銖跳擲震悼鬱咽而無所洩往往舞筆破觚而出之悉浮氣所憑身至程墨如謁帝庭左鑑右史如從法駕前鸞後衛此豈可以草草與之哉蓋真精神所寓焉昔魏武徵劉曄蔣濟胡質等五人濟質等每舍亭傳未嘗不講禦賊料敵行軍進退彼我虛實之數劉曄獨臥而不言濟問之曄曰對明王非精神不接精可學而得乎知此而程墨之奇立見矣無競苦心此道又負精

識每奏一篇。與弟衡量而讀之。細爲品隲。自丙丁以來。請作者之精神。無一足以通君者。舍程墨而別求草莽之寶。此蔣濟胡質亭傳中揣摩語。無競兄弟臥而不聽者也。

九峰社草序

吾鄉九峯。一味頑青鈍碧耳。獨就中有十數靜侶。讀書嘯隱於此。客有歸自新安。挾黃山驕之。余解曰。子不讀九峯社草耳。其香氣溫凜。則朱砂湯泉也。傲則雪鬢猿也。怪則散花菴平天硯老松也。峭拔則光明頂也。菌菌輪輪。則天都峯五色綵雲也。廣大濶深。則黃海也。九峯不足以當黃山。請以文敵之。客有聞而笑者曰。九峯黃山。無之而非吳也。卽文亦吳趨也。吳不能當天下十之一。可奈何。陳子又解之曰。非也。延陵季札。聽樂而知興亡。與晏嬰蘧瑗公子荊首。則見微而使免於難。非吳之閱覽博物君子與。陸達夫詔作催妝詩。援筆立就。辭甚美。宮人宋若蘭姊妹。以其吳音才捷。作詩嘲之。達夫報章。六宮大昭。別賜宮錦。傍伽餅唾盂各一。一時海內才子。不得望也。而吳趨願可忽乎哉。

代嘯序

蘇門山中。人善嘯。發響如鸞鳳。所居土窟。夏編草。冬被髮。於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彼且視褚阮輩爲鹿豕。又安知不視魏晉朝爲塗炭哉。觀其用光用才之說。大意在於保羅全年。故一概托之乎默。然神農虞夏之感。歷落胸懷。眉目。觀夫曹冀馬季諸名士。駢肩而爲隸。則有獨舒浩氣于北山之北而已。盛子集諸同社。皆高才生。偶不得志于時者。以文代嘯。早借以鳴其不平乎。斯義也。蘇門仙人擅之。逸羣公子言之矣。其言曰。

延友生。集同好。精性機。研玄奧。挾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則發嘯之本也。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不滯。細不沉。則肖嘯之似也。苒弱柔撓。澎湃奔壯。橫鬱滄澗。嶽眺清昶。則條其嘯矣。皋蘭綺靡。修竹嫋娟。吟咏發散。絡繹韻連。滌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其嘯也。歌將文代。嘯乎。嘯代文乎。諸君子有光而不用其光。有才而能善用其才。其爲蘇門之所與無疑矣。昔宗茂溱晉書。自寫孫阮對嘯圖於行障上。坐臥玩之。後人有得之者。每夜聞嘯聲起壁間。山谷皆應。吾願善讀諸君子文者。於鸞游鳳嘯時。試一傾耳何如。

屯雲居癡言序

余草堂多在九峯間。鹿車魚刀。獨往獨來。間挈一二逋客自隨。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陳村。雞犬花木。耕釣婚嫁。老死不出鄉耶。余曰。寔望是。是山數里內。倘有高流韻人。莢茄椒。築巖戶。絃誦咏歌。而余得負琴腰笛而從之。不勝許由東家隣乎。孝子沈報余曰。張伯復先生。近且經始細林。斧石而鶯嶺出。鑿路而鳥道見。不風而濤。松有萬章。不速而至。峯有數點。臺可捫月。溪可釣雪。它橋柚花藥。叢篠偉籐。四面輔之。堂垂成。而隣父老來觀者。嘆息曰。不意王屋張公舊遊。而今果俎豆於此。公而有靈。鹿窩鶴館。月潭雲洞。庶其曳杖而來斯乎。余聞之大喜。迫往視狀。如孝子言。而其奇更有不盡吐者。得伯復子襄子念父子之記若詩。而山之奇始無憾。自古祖孫文士。惟謝玄之於靈運。杜審言之於子美。不開子而孫。孫而又孫者。組繡烟霞。點繪泉石。一家麗藻。將與簡文古碣。素雲仙蛻。共傳於無窮。而余亦得往來此中。所謂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

色新。今且實允蹈之。第未省武陵朱陳。曾有此素心兩人否。

孫楚惟探珠草序

吾嘗恨范少伯報吳。沉着而不痛快。伍子胥報楚。痛快而不沉着。惟子房兩無憾焉。其他詩文而至韓杜。書畫而至顏魯公吳道玄。皆足以當之。不意垂老得見高陽孫楚惟探珠草。吾聞楚惟異材博學。爛古文詞。詩歌大噪人口。而又鷗雄魁岸。工騎射。善飲酒。飲數斗。精明不亂。抵掌古今。朝野天人。王霸之辨。皆鑿鑿騰暢中。情實。雖子建之逢邯鄲。管公明之遇田子春。殆無以過也。楚惟嘗省觀榆關。腰弓插矢。平頭單浣衣。控匹馬往來。關吏侯人。不知其爲孝廉。且不知爲樞相子。樞相臨戎。楚惟數陰爲運籌。大有所補益。推轂正人。夾袋名將。世人不盡知楚惟。楚惟亦不願以此見知於人。其居恆沉着痛快。皆此類。而又何疑於文哉。楚惟苦心於文。正如珠藏於淵。而欲緹數萬丈不測之底。索而求之。雲霧滄生。霹靂怒鬪。其不與珠皆沒者幾希。今得珠如丸如卵。如六月光明陸離。幾不免爲南宮按劍。吾誠未得其解。雖然。智者不問珠而問龍。楚惟人龍也。方且抱珠熟睡。而又誰探乎。宋獻孺曰。眉道人何從知之。陳子曰。孫思邈與老人語而驚曰。此龍無疑。蓋口涎香也。今楚惟手字皆香。非龍而何。世目雖憤憤。甯渠出買胡老波斯下。將百拜而購君之珠者至矣。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終

白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二

序

松江志小序 計五十一條

沿革

志不可狹。嶺也。吾松歷禩綿邈。分合靡常。初曰婁。繫婁者則書。已更吳郡。繫吳郡者則書。已更崑山。繫崑山者則書。已更海鹽。嘉興。繫海鹽嘉興者則書。若僅考松江之故實。而舍此不復網羅焉。得無有放失於史冊。見聞之外者乎。餘彥直曲引旁搜。首拈沿革爲第一義。沿革分明。則綜敘山川。採掇人物。或前略而後詳。或今無而古有。確見案據。非假借而攙入之也。此志之權輿也。

分野

天官家。儒者罕習之。然分野分星。考驗水旱災祥之故。一一皆德穢召之。天道非遠而實邇也。無輕民事。輕厥躬。世故有至人。具觀察智者。書之以待。

鄉村

白石樵真稿

元制。邑領鄉。鄉領里。里領村。逸雅云。鄉者向也。衆所向也。錦衣持節。鄉里體之。何如朱陳老人村之猶太古也。

戶口

王制。令縣官歷十年一籍其民。上之天府。觀師帥之政焉。膠東僞增。宇文括羨。史氏鄙之。松役繁賦重。力不支。則鳥獸散矣。戶匿而責之佃。主逋而償之客。相牽逃里。避家如仇。國安得不弱也。今土毛如昔。而生齒日繁。管仲曰。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其吾松之謂乎。

鎮市

民亦所在而聚矣。城可賢乎。古曰聚。唐始曰鎮。朝前市後。斯亦都邑之翼術也。雖然。駘師祖伯。如肆鮑魚。遠市習易。去市中心難。古以朝市並稱。何爲哉。

坊表

坊者表也。表賢如通德。表貴如鳴珂。古者所以表里也。然賢賢少而貴貴多。所謂記姓名而已。有志者宜何取焉。

山

東南龍脈。遇海而止。元氣蟠演。發爲柔中之剛。山不能勝水。而拔地卓起。未肯相牽相連。強爲詭隨附麗。其骨力與龍門砥柱同。人才間生。率多品勝。厥惟尙哉。若禪宮玄館。今昔品題。東坡所謂使後來入山者。信足

而行。自然得路。其惟志乎。故伊綴其名於山之下。

水

管子曰。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曰經水。入於大水及海者。曰枝水。吾郡之水。上源天目。下委海王。相距數百里。潏河溯洑其間。承受源水之來者。爲湖爲泖。而導引委水之去者。爲浦爲江。此一郡大脈絡也。若夫涇渠港澗。連貫而分洩。其不駛者。圖經所載五百九十有一。日受兩潮之灌注。沮洳溼塞。巨者已失故道。況細流乎。其亦名存焉爾。錄之以補乘經庾紀之遺。

物產

吳都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珠服玉饌。皆昔稱之。然平疇無高山奧區。羽毛天喬。率皆凡材也。亦何足載名山經。鑲形夏鼎。且而鳴吠相聞。芻牧相守。鄰封所共。豈一郡掌故得而私焉。惟是品題獨著。見於古今人之載記者。卽私以爲異可也。

風俗

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史無臚載者。載之自應劭風俗通始。其後荆楚歲時記。東京夢華錄。皆昉於劭。而郡國志亦不廢焉。吾松正德辛巳以來。日新月異。自儉入奢。卽自盛入衰之兆也。吾友青蓮子。有風俗二十四變。而未敢暢言之者。何曰。太上因之也。昔子貢觀蜡以爲狂。夫子曉之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澤。蓋因民俗而不嚴爲之禁如此。第去其太甚而已。

田賦

松江財賦之鄉。田下下而賦上上。近者軍興不息。而國計單虛。非特小民枵腹攢眉。卽上官催徵之時。亦且含涕辭朴。而不欲正視之矣。此豈得已而不已哉。余爲是獨詳賦額。而先之以八故。終之兩大害。此賦之大綱骨也。後之吏茲土者。幸詳覽焉。

歲計賦額

頃皇上勤恤民隱。特命司農纂修經賦。臺諫監督之。郡國上臺察。臺察付戶曹。掾總彙凡釐訂天下會計。出入之數。甚盛典也。若郡志賦額。則異是。徐文貞公曰。吾松田賦浩穰。長吏辱臨於此文者。厭其俗。清者苦其繁。卽經賦一冊。未嘗過而問焉。悉付之左右。飛洒那移。莫可窮詰。甚有因而去其籍者。故復於會計外。詳著賦額於篇。附存志中。以爲神明卓異之助。特在耐煩一磨算耳。非碎也。松因於賦久矣。所謂告司馬君實。不得不多也。

賦議利弊

吾松一郡之賦。幾當大省之七。古未有也。陸士衡詩云。余固水鄉士。攬轡臨清瀾。若江浦湖泖。居地之半。昔人所稱吳之水如荈。枰吳之田如川谷。吳之民如樵。荈之末。而鹽播無所定薄。地盡力亦盡矣。況可橫加以無名之征。不減之賦乎。亦窮則變。變則通之日也。因集先輩曩時至論著於篇。以俟仁人君子。如周文襄其人者。深而行焉。

役法

三縣役重已極。非獨當役難。卽審役更難。下則身家俱斃。上則心口兩窮。此豈細事哉。昔溫公蜀公與蘇文忠兄弟。反覆專論役法。蓋處置得宜。非獨安小戶。以安大戶。且欲便前官。而併便後官也。故十年編審。卅徵五年編審。收解。凡抱桑梓之憂。獻芻蕘之議者。詳哉乎其言之矣。幸賜覽而講求焉。無聰明射覆。無鹵莽完局。盍生靈以合縣計。歲月以五年十年計。一不妄而倒懸可知也。

荒政

古云。救荒無奇策。此言似是而實非也。長吏盡心設處。而士大夫以實心策應之。何事不辦。若議論煩多。文移展轉。其不索於枯魚之肆者。幾希。此口上救荒。紙上救荒耳。活數百萬生靈。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如富鄭公之於青州。何嘗不奇乎。又聞陽明先生云。饑民必救。亂民必斬。荒政之奇。更盡括於此矣。救荒如救焚。何可不載。故特補前志之闕。

鹽法

洪範五行。曰水潤下作鹹。此管仲煮海富齊之法也。吾朝召商種屯。實粟於塞下。而取價於鹽引。則富而兼之以強矣。自葉洪俱折色。而鹽政壞。邊與腹商與丁。皆貧憊莫能支。而姑爲吾松計。恤窮丁。清占產。均攤徧重。徧輕之額。而庶乎稍救于萬一也。志鹽法。

織造

白石橋真稿

王者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尙方天府。歲供法服。禮也。第窮筭絕塞之下。不有杼柚其空。婦嗷於室者乎。又不有臥牛衣之囊士。裹鐵衣之邊士乎。以此思寒。寒可知也。今皇上踐祚初年。首停織造。三縣額設加編。漸可望減。聖明儉德。普矣哉。

水利

萬歷戊子大水。上特命憲副許公來江南。陸文定公語之曰。治水者。大約以神禹爲法。以孔孟爲衡。潛江導海。孟子之水利也。盡力溝洫。孔子之水利也。許公用遠其言。幾耗數萬金錢。而迄無底績。夏周諸公。惓惓以修圩爲第一義。其溝洫之遺意乎。故先列較論。次列治策。治績。而乃以治田終焉。

城池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書城二十五者。城盛也。所以宅民而禦暴也。牆止及肩。水不沒髀。金湯云乎哉。凡郡城邑城。以及沿海要害諸城。版築之。春鍤之。隣震膚剝。庶幾有扞乎。議者謂城如斗大。創議式擴。似矣。然府庫皆單。閭閻稱匱。莫若尋前人之遺緒。而歲加精治之。堞如飛雉。濠類貫虹。而後徐及於擴城之役。未晚也。是標是本。以俟老成者采而擇焉。

倉廩

人非城何以自衛。城非糧何以堅守。修城即修倉。爲儲粟計也。儲粟即覈有名無實之弊。以飽待饑。以無事待有事。爲守城計也。衣胸苞桑。故即次城守之後。

驛館

松地偏路僻。與輪蹄輻輳者不同。名遞運所。不名驛也。鋪卽郵傳之義。年來多事。走文移如鶩。夕不留行矣。厥惟艱哉。

壇壝廟祀

尙巫尊鬼。好體君子所不道也。然廟宇壇壝。載在秩祀者。實有靈德。以庇我邦人。祈禱報賽。昭答如響。地而壇。屋而廟。豈糞祀中無名之土木耶。頃鄉氓無知。曾不識海忠介瑞周忠介順昌爲何如人。而葦航筭輿以迎導之。鼓樂綸旗。所在而是。蓋人心之神卽神也。昔石慶爲齊相。則有石相祠。樂布守燕郡。則有樂公社。今得無類是乎。膏之勸忠。非以語怪。

官署

叔孫雖一日。必葺館而後行。第五倫雖一宿。必掃地而後去。請葛井竈。謝玄履屐。自古大豪傑之作用。正妙在微細處不滲漏耳。而況官署乎。一人向隅。當有閉關之思。四郊多壘。不無垂堂之懼。徹戶闢以桑土。嚴屋漏於鬼神。皆官署中大人事故也。不敢傳舍官署者。邇從不傳舍其官始。

學政

三代以後。人主武功定天下者。往往緩於文字。漢歷高惠文景。而太學未建也。宋歷太祖太宗眞宗。而州郡學未建也。我聖祖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八年。詔立社學。士生斯時。不

待舍去桑梓。斌斌有鄒魯絃誦之風。故余著學政。并系社學。而義塾兼附焉。志祖宗初制也。

兵防

漢邊郡太守。縮銅虎符。得自興發討擊。名爲守實郡將也。第當事者。治錢穀。簿書不暇。而暇理兵事乎。惟名守與郡司馬。共持籌而經略之。訓練世胄材官良家子。而松有爪牙矣。馬似游龍。船如使馬。而松有足矣。多備振糶而松有腹矣。瞭望明偵探信。兵無虛伍。糧無虛額。陸路水路之門戶。無所不諳。火戰水戰之器械。無所不具。而松有手眼矣。如是。其能兼取蹈瑕以撼我。張虛駕僞以媢我乎。況帶江襟瀕濱海。外寇少。內盜多。松非百年無事之國也。未雨而桑。未病而艾。豈鯁鯁過計哉。

守令題名

昔楊文貞旣爲三公。恨未曾據郡典邑。何曷願爲劇縣。不願爲臺閣。蓋守令若斯之重也。吾朝令著最謹者。下尺一召入臺省。而守若以常調待之。獨不聞永樂間黃公輅守松二十餘年乎。宣德間趙公豫守松十五年乎。賜敕馳驛詣任。賜銅瓜。得專擊殺。賜宴午門。尙書陪席。資衣鈔皆有差。近皇上出臺省爲郡守。蓋規模祖宗時成憲。而更得兼行久任之法。何憂百姓之不泯永若哉。志守令題名。

王霸治績

吾松江見禹貢。自神禹疏鑿三江。而震澤洩矣。太伯端委治吳。而被髮文身之俗變矣。康王設衛以鎮海。壽夢築城以畜衆。仲謀造艦以破曹。鏐平王騰。倣置營田。其功德大有造於吾松。歷歷載在掌故。胡可罔也。故

首書王霸治績以志弗諼。

名臣宦績

長吏一報殊尤之擢。相與攀行轡。碑去思。士風近於厚矣。及聞先朝循吏。捍大患。卹大災。砥大節。鑿鑿著人耳目者。至不能舉其姓氏。甚有經百餘年而不登之名宦俎豆之祠。烏在其三代近道也。余故于臺察郡縣。以至一命而上。無微不錄。無隱不搜。大抵後諸公而不亡者。石也。後石而不亡者。文也。石不言。志言之矣。

國朝名臣宦績

正己率屬。察吏安民。此臺察座右銘也。經師易得。人師難求。此博士座右銘也。苟存心於愛物。雖一命必有所濟。此幕尉座右銘也。郡邑長何銘乎。陽道州曰。撫字心勞。然不若撫字心閒。行所無事。則閒矣。曰。催科政拙。更不若催科政巧。知所先後。則巧矣。神而明之。有先朝已事在。

選舉

呂東萊云。取士科目。不見於經。然攷之魯論。臯陶伊尹。非選舉之始乎。吾松殿助舉賢良文學。陸康舉孝廉。陸續舉椽。較法弓旌。靈甚。及明。仍隋唐進士科。獨稱華選。士以此自好。莫敢斷趾敗羣。而前輩亦相與成就。愛惜之。以待國家緩急之用。即天意亦若偏私偏重於科第諸賢。而必不旁出於草野屠釣之內。四科三立。何其衰竟相望也。夫明主齋沐焚香。求之於禁中。又錄其姓名。局藏於天府。焚告於祖陵。此與成周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而受之。又加重矣。嘻。是不獨爲松告也。

封贈

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此猶指敵已以下言也。若王者曲體人情。疏恩及於所自出。煌煌綸綍。榮畫錦而曜夜臺。則愛敬孰大於是。至是而君恩彌深。臣報彌重矣。若封君宜何如。大文夫磊磊落落。起倒自由。中年以前。決不欲憑藉父兄流。而爲橫爲驕。中年以後。決不欲憑藉子弟流。而爲鄙爲俗。斯言也。吾嘗聞於田野有道丈人云。

錄蔭

語云。去官而欲謀之子。此必不得之數也。士大夫晚節。未能拂袖便行。強半牽於一蔭耳。先正有累疏堅辭者。既不敢濫叨朝廷恩澤。亦不願以區區子孫之故。違心易面。而事彈射之新少年也。其識卓矣。雖然。李贊皇。范忠宣。皆當世如雷如霆之偉人也。而以蔭君起家。何詎出科目下哉。松果有若而人乎。請拭目俟之矣。

封爵攷

江東閔閔。推朱張顧陸四望姓。而纓綬繫戟。半出於松。吾明僅衛宣城一人耳。朝廷恐賞浮於功。故弄印不忍昇。臣子恐禍生於福。故納履不敢濕。如是而名器可榮亦可久也。志封爵。

賢達

初續顧文僊人物。自正德己巳至嘉靖止。而隆萬則姑有待焉。俟論定耳。俞彥直計偕歸。更分析諸科。其列名仕版者。改名臣而稱賢達。仍王屋張先生上海志之舊也。先生曰。後輩事鄉先輩。寧爲春秋調人。無爲公

黻輸墨。正直忠厚。劑而衷之。庶幾善善長之遺意哉。

篤行

遷讓不變節於昏行。黽淵不改容於夜浴。世尙夸毗。如枯株構穢。無有心幹。善乎柳叟之言曰。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獨孝友乎哉。不肖躬行。中多踈慎。如莊叟所云。爲善無近名者。斯亦慤慤之君子也。

文學

漢尙經術。別有文學掌故。其次贊龍虎之章。熠鳳鸞之羽。抽毫拂簡。智思入淵。郡不乏才。彬彬郁郁。於斯爲盛矣。宋景濂曰。文學之事。身任者衆。要以聖人之文爲宗。濫觴無已。軌諸仲尼。其在游夏之徒歟。

隱逸

天地閉。賢人隱。今刈楚求村。採芻徧野。空谷幾無人焉。則上有堯舜故也。吾鄉舊多隱跡。無慚箕穎。而姓氏可攷。率皆恬已垢物。懷璞自寶者流。璞見剖爲珪璋。一抵鵠。卽瓦礫耳。可不慎歟。

藝術

琴了無聲。弈了無跡。志士惜陰。見而嘆息。醫決死生。卜斷吉凶。司馬季主。扁鵲倉公。具載史記。志將無同。松有醫俠。巧奪神功。品超塵外。名在術中。

賢媛

鳥有鶉。失偶則不栖。魚有鱗。去一則不游。物尙如此。而況人乎。故郡有節烈婦。志不絕書。以附於古者矣。

市崩城。投淵化石之後。此女中張許也。其次養尊嬪。扶門祚。辛勳數十年。手挈六尺之孤。復還之亡者。此女中李西平郭汾陽也。雖然彤管青。編必節烈。乃錄何異見樹而采其枯。見月而取其缺。可乎。太史公不爲婦人立傳。而政姊以俠。陵母以智。皆得書。則史法可知矣。

游寓

彈丸峯。游者不鄙而辱臨焉。寓公客卿。饘於是。粥於是。聚國族於是。長子孫於是。其否否者。往來熟漸。兒童牽衣而迎之曰。吾家先生至矣。清風古道。高咏微言。尙在詩筒酒瓢間。寧忍以飄風視之乎。志游寓。

方外

世網如八陣圖。逗入輒不能出。波波劫劫。寤知蕊宮蔥嶺。別有道人在乎。吾松向稱寂寞之濱。往來雲水。代多靈跡。若神與之游。際極詣會。不啻嚼萬年冰也。道在世外。夫豈欺我。志二氏。

第宅園林

郡內外第宅園林。雕峻詭壯。力窮而止。有秉燭一覽。肩輿一登。而終身不得住者。又有俄轉眼而易姓。俄百年而易爲蔓草寒烟者。華顛隣叟。慨焉傷懷。而後人廣求方幅。邊邊問舍如故也。今志書所存。譬之濼前燕泥。雪中鴻爪而已。讀平泉遺誠。乃知巢公壺。壺公壺。未爲無見。范文正云。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志第宅而園林附之。

古蹟

志以志古也。滄桑雖變。往志可尋。畫家揣摩。圖爲粉本。騷人覽眺。採作詩題。或者亡若存。若承訛。若撫實。吾不得而定之。則付之漁樵閒話。質之弘覽博物之君子而已。志古跋。

災異

春秋書災不書祥。志戒也。古者遇災而卜。師有規。工有諫。醫史嗇夫庶人。以奏以馳以走。蓋夙夜實懷慮焉。天之意若曰。令人喜不若令人懼也。志災異。

塚墓

墓者。暮也。長夜不復且矣。古今墓碑纍纍。非賢子孫世守之。不得跡。而跡之村豎田翁之口。孰若反而求諸志中之志。猶可考也。隋楊俊曰。人生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鑲石耳。此塚墓所以記之志也。

葬外郡墓附記

昔范忠宣陪葬山陵。後人求之不得。痛哭數日夜。忽大雨淋漓。始得碑碣。墓之不可不志明矣。今錄郡人卜葬外郡者。以便百世後子孫訪尋焉。舊志無此例也。

兵燹

新安胡司馬曰。昔之防海。重防其入。今之防海。重防其出。蓋島夷與不逞之徒。皆能窺我國。決我藩也。往自福寇蹂躪吾松。後中倭難。迄今八十餘年。無警。絕不聞兵燹二字。然老人談及寇變。猶惴惴有戒心焉。緩而

養之迫而陷之。幾幾乎爲寇之所乘。若夫料理未來。繆綢善後。而兵燹之始末。戰守之機宜。皆在目中矣。

寺院

浮屠老子之宮。金碧照天。鐘鼓動地。獨吾先師殿則不然。正以淡勝之耳。顧老有猶龍之稱。僧有三代威儀之嘆。卽孔程且許之。人其人而廬其居。昌黎子得無過激乎。神道設教。存而不論可也。志寺觀。

著述

班孟堅創藝文志。列名氏。不錄其文。蓋文不可勝載也。吾郡自漢魏以來。作者代興。豈不家金鑄而戶絲繡哉。惜綴藏于笥。而漏落于誰何乎者。未能一一訪求耳。嗟乎。著述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故藝文不勝錄。而錄著述之名氏焉。讀其書。知其人矣。

詩品

志立藝文。多有玉石魚龍之混。俞彥直從前代以及國朝。其琅琅有聲者。著爲詩品。而餘則散見于山水歌中。爲先賢張幟在此。爲先賢不敢濫觴亦在此。卽題曰雲間詩話可也。

畫苑

王僧虔論書。或以其人可想。或以其法可傳。夫畫亦然。自來善書者必善畫。畫法卽書法也。古之蕭散韻士。以此爲其性靈。非積數十年精神。不行書。後人朝吮毫而暮索虜牘。適以澆醜疥壁而已。東坡曰。退筆如山。何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敢以爲畫苑書譜法。

采書購訪。以資郡乘。不惜輕舟重幣求之。取信不取誕。取常不取怪。取其羽翼名教。而不取曖昧垢穢之詞。庶幾慎言其餘哉。昔徐鉉好異。凡賓客不能自通。與失意而見絕者。皆謔言以求合。洪邁急成夷堅。多取舊事。改竄首尾年月名氏。雜投記中。而不自知其龐雜至此也。語云。食穉者不肥。况非穉乎。抑亦裨官家者流。志如左。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序

佛說經。初華嚴。次鹿苑。次方等。次般若。次法華。而般若有五時之異。謂大品金剛天王光讚仁王也。金剛一經。而又有五譯之異。謂後秦後魏梁隋唐也。秦鳩摩羅什。創譯一本于長安城。名舍衛國。流支重翻一本于洛陽城。名舍婆提。真諦又翻一本。名祇樹林。佛陀耶舍又翻一本。名祇陀林。玄奘又翻一本。曰誓多林。而流支所翻。則兼帶天親釋論三卷。天親得之無着。無着得十行。偈于日光定中。出定而授之者也。自釋論流通。謝靈運曼珠慧淨俱有註釋。而道義法師參總之。又有集註般若三卷。玄義兩卷。李長者爲之。敘行于唐而晦于明。今所見者。僅圭峯中峯與長水刊定。而已。吾鄉朱仲升。日與張宿甫。博探古往諸註。汰其煩瑣。剪其重複。凡有玄宗奧旨。悉部署發。皇于分科之下。明白如日月。廣大如江海。現同懸鏡。辨解運環。無論新學初進。一覽易知。即使與經獅律虎。揮麈高談。登壇送難。必能噬狂解。標正見。仆旗靡轍于金剛王寶劍者。未省屬之誰何氏。余觀金剛經果報。火可使返。水可使出。疫可使蘇。厄可使脫。枷杻可使自釋。刀鋸可使自落。冥吏鬼使不敢近。

五道大神太山山君不敢錄。諸天設寶蓋覆之。浮圖貯之。闔雜飾金軸琅函莊嚴之。金鈎龍頭幡。碧字金書懸。闕之。其種種福德。即書寫誦讀。且不可思議如是。況以宿父仲升。且註且刻。直與天親無着。羅什玄奘諸佛之精神血脈。遞相灌輸。天壤有盡。利益無窮。身游人間。名書帝籍。此經所在。當有八百金剛日夜擁護之。使誦者因註解經。因經解無所住。因無所住解離生死。其排衆苦。永福壽。又直細事矣。某何幸得與參較。故歡喜踴躍而敘之。

本一禪院志序

松郡北庵。在妙明橋西北。舊名北道堂。宋宗室趙孟僎不屑仕元。托黃冠。游雲間。更名道淵。又五年。髡髮爲浮屠氏。再更法名曰順昌。號月麓。又自號三教遺逸。北道堂爲本一禪院。其族弟趙松雪孟頫數來訪之。因請天目山中峯禪師至院。登堂說法。月公實開山第一祖云。月公七十餘坐化。其後延空林性空來嗣院事。繙索歸之。式擴大雄殿。以及廊廡。庖廡畢具。有雙松堂。堂之壁。趙希遠所畫松也。有梅影軒。軒之壁。吳仲圭所畫梅也。有幻住山房。中峯真室也。有得坐軒。月公燕居也。有古毫泉。中峯棲弁山之黃沙坑。漁者得雪溪片石來獻。刻古毫字。而入院鑿井。井水沸發。即題曰古毫泉。故以名也。故伽藍祠。祠周宣靈王。其神會扞禦紅巾者。也有瓜裏佛。纖細如髮。唐李昭道製也。有西洋簇錦被。駙馬太尉藩王贈也。有呂樟。植自回先生。挂瓢辟蚊處也。有古鐘古鐘古鼎。宋板大藏經。英宗皇帝賜本也。其他不能臚記。或燬于兵燹。或攘于游柄。或散佚于本院住持。而院基亦半漁家貴家矣。況能紀姓氏香火于永永乎。月公台之黃岩人。少游謝南齋。歐陽巽齋。劉須溪。

朱約山諸公之門。文丞相開闢江浙。辟孟僖與之偕。抵吳僅十日。其環衛王邦傑以城降元。授邦傑安撫。便孟僖與吳江尹孟僖稱疾不就。遠遁雲間。後聞文相殉難燕京。撰文遙祭。涕泗橫流。臨終說偈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蓋至死不忘故宋如此。悲哉。今人但知月公爲開山祖。不知其爲趙孟僖。但知建文時有雪庵和尚。不知宋末有月麓和尚。余故屬超然。特刻中峯月公松雪三像。以見緣起之所自。而意則表章月公之忠義也。余嘗考松雪趙府君阡表。出宋徽祖。自秀安僖王。後歷嘉定咸淳。由蔭官迪功郎。至正議大夫。後十二年而宋祚易姓。至元二十四年。召其子松雪詣闕。拜兵部侍郎。入直集賢。出知濟南府。罷歸。夫孟僖孟頫等之宋宗室也。而幸不幸乃如此。嗚呼。死生亦大矣。死生徹。進可爲文丞相。退可爲月公。死生未徹。卽官至學士。書畫至趙松雪兄弟間。未免尙負慚色。今月公以大忠大節薰蒸之。中峯以大徹大悟。推鍾之。松雪至是。必且泫然流涕。始悔其從前仕元之非。而恨其逃禪之不早矣。蓋松雪以兩公聞道。非兩公以松雪借名也。此志外之微旨也。月公著湖山汗漫集。惜不存。容購訪之。

丘氏壽言序

余授經秀州。丘伯畏與余甚暱。伯畏所居。近東禪寺。余愛寺門梓樹。可以招涼。伯畏携床卷簾。相與箕踞樹下。所謂斗酒娛樂。奇文共賞。兩人皆有之。比時原禮多在侍。至樹陰轉徙。猶未別。余目原禮可以歸矣。伯畏謂兒善病。且不全。應舉不若以清言洵寫之。是秋原禮入試。名在第七。伯畏嘆曰。僕性素知足。今若此。復何求。遂選金華博士弟子師。已拜長沙令。滌除煩苛。與民休息。其治狀皆著有聲實。而以簡淡不能順當路旨。遂辭

官歸。閉門高臥者若而年。伯畏六十矣。而原禮成進士歸。適與壽會。原禮曰。吾父廉。而某又廉吏之子。無所佐。百歲鳩。則謁名公詩。若文暵而奏之。伯畏笑曰。吾昔與眉公坐東禪寺梓樹下。誠不意我遂稱六十老人。又不意兒有今日。君家言太侈。何敢當。盡請之。故人眉公一言以壽我。余謂原禮曰。君行當拜命。清慎動。是而家理縣譜。更有進此者。曰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執斯三者。可以壽國壽天下。又可以壽家。夫家嚙有壽于伯畏者乎。舍此無所事祝矣。原禮曰善。請弁之簡端。無敢負庭訓。且無敢負贈言諸君子。

送大中丞懷魯周公序

歲戊甲。廷推應天巡撫周公總河事。一時士民將吏走相告。計所以挽留公者。駢增溢巷。謂臺使鄧公請而公移疾志不可奪。乃爭謀俎豆公。十郡州邑皆有祠。正人君子居恆簡重。不出戶庭者。至是越疆而送之。其他兩岸之哭聲。方千里之謠頌聲。如沸也。公由吳達錢塘。軸輻蔽江。香氣燎天。老者呼稚兒女前視曰。是公嘗以吾曹爲孝順百姓。訴之官家者。錢塘人轉相語曰。是公嘗通江東米數十萬活汝者。又堵立而望公曰。吾非欲識都御史。要識所傳周公何如人耳。夫德公之救荒者。遺公之軍政。愜公之軍政者。遺公之吏治。師公之吏治者。遺公之立朝敢言。誦說公之敢言者。遺公之好賢樂善。曩公之按中州也。自上疏。自元儒許衡而後。薦道德之臣二人。自鐵鉉許遠而後。薦節義之臣八人。皆名姓幽潛。子孫微冷。而公表章不遺力。此豈有分毫要結。而然哉。既撫吳中。吳中道德節義。最稱一時之盛。公踊躍不自勝曰。此吾築堂而事蓋公時也。于是正人君子。始曉然洞悉公意。表行事。咨諏獻替。兩無隱情。而四履以內。亦無有盤錯處矣。公既樂與賢者游。又推心置腹。

以待其屬吏。未嘗盡用其苛與察也。第密操之耳目。而微伺其機竅。有捷旋動而嚴舉。檄旋下而霆發者。然而公之心亦太苦且難矣。公謂小亂大亂之積也。內盜外盜之蔓也。初擒薛下父子。再擒劉天緒。或剪伐其根株。或縱舍其餘黨。則甚難。市猶如蔡成朱大倫徐有成。恣睢殺人莫敢忤。公縛而磔之。市無脫者。則甚難。假尼未發。而神人先以夢告。則甚難。熱審不已。寒審隨之。而團扉爲之屢空。則甚難。中涓參錯。織造權征。間與之爭。是非易。而使陰就我調御。則甚難。倭孽屢聞。安之如翼燕燕雀。而迫之且魚駭獸走矣。申飭防禦。則甚難。海以上江以下。震澤以東。諸險要將吏有逸者。卒有不歸什伍者。公用飛箭法稽之。而給餉必以時。殿最必以實。則甚難。水災請獨賑請留計臣束手。非大笑。則大哭。而公竟得請。則甚難。請之而荒熟必核。餓飽必分。則甚難。既哺饑民。又立斃亂民。則甚難。催科之驟。公緩下有司。而有司又不敢以災爲解。前有逋賦。後有平糶。煮糜贖巨費。則甚難。麥秋多兩岐。而祝歲心忤忤焉。不追耨耜也。則甚難。公之難如此。恨不即時釋肩歸。而總河之命下。吳人驚且嘆曰。某等無歲死。歲稔而奪公。某亦死。泣走關下不得請。又泣走鄧公。而或者乃以公不忍遽去。吳直未覩物情。皇皇與公艱難萬狀耳。當公初下車。神明清炯。內敷而外腴。久之面且槁。兩頤垂垂削矣。頭顱瘦不勝冠矣。旣得兒。不暇抱。卽抱投杖起矣。朝而焚香祝天。暮而篝燈視草。不知擲幾斗淚。涸幾腔心血。而白盡幾莖鬚髮也。公頓身勞苦之中。而獲脫身子。譽誹摺弋之外。卽頂踵尺寸。皆幸餘生。一中丞故節。何有哉。公五載以節儉率下。但飲吳水。不曳吳織。有胡威之清。而不願以介名。爭東封。爭建儲。有長沙之通達。而不願以痛吳名。奏牘文移。有陶宣公之筆。而不願以麗藻名。便宜發粟。有汲長孺之敢。而不願以鷲名。劇賊銷兵。墨債解。

遺核中之荒。無核荒中之熟。寧移飽補饑。無移肥例瘠。于是東南全輸。而西北水鄉。追呼屏跡矣。計所活不下數百萬。余以是信公眞仁人也。公五載攝三邑篆。有贖銀。悉錄爲公家費。一再理陞。策到旋掣。不以四季爲斷。有進恆例者。立叱去。又以是信公眞廉吏也。臺使者密屬公。偵伺他吏短長。公推轂惟恐後。否則覆露淋漓。事寢而諱之。不市德。亦不市權。又以是信公眞篤行長者也。至與吾曹二三大夫。出入譏議。推心置腹。無所不委託。各位可忘。甘苦可共。晚一旦以洵行高等徵。不急左右手哉。余聞張侯言而嘆曰。若司理者。非獨吏治難。和衷又難。凡爲理臺察。以耳目寄之。寮屬以真曲借之。稍有褊心。譴氣。見之盱衡顧盼間。無論吏者。民不敢平。面。卽同事者。且以爲伏斂。爲衷甲。翔視而內疑。其何協恭之與有。甚者以此嘗議。中考功法。而公獨才誠兩合。身名俱完。進無忤色。退無後言。執此以往。卽指南臺省可矣。方今天子之待諫臣。似急而若緩。似重而若輕。非故輕之。緩之也。爭駁之。虎戰野之。龍得無有瘠色也。歟哉。公坦衷直腸。旣見信于同官。而事日繞。膽日小。以長者之行。又輔之以英雄豪傑之戰兢。有不言。言必破的。有不諫。諫必轉圜。能使臺省重。而前理官亦重。當自公始。張侯曰善。余還郡。度在春夏交。不久。毛公必以循良召。子爲我屬詞。與徵書同來。余得藉手以賀。不佞某于。是草一通。投急足郵而致之。且趨燕市酒。候司理于金馬門云。

賀監漕顧公得子還京序

往顧公爲清苑令。著有聲實。以直道許人。不樂請補文學官。至則棠邑許公爲松郡守。許公風裁峻整。好其鄉李丈人。則濟上子鱗先生也。時綜核政事。不欲以詞翰與文墨士爭長。獨與顧公上下古今。及朝野掌

故意甚合。而清標孤曠亦相等。許公自喜得顧公。既公忽念父母春秋高。投檄請去。許公持之急。屬諸生堅留。有泣下者。公勿顧。許公高其義。祖于郊。再拜而送之。握手叮嚀曰。吾不祝公官。祝公子以娛老人。公終養起官。國子以司農郎監漕江南。復至松。肅衣冠拜廟畢。則召故子弟談論經義如司教時。因訪漕綱利弊。繫之軍民。其他一切供帳燕饗。浮文不經者。悉汰去。鄉父老走相告曰。是嘗爲松博士。孝不有其官。廉不有其名。來若楛葉。去若飄風者。非顧公也哉。去松數年。而簡儉猶若是。天何以報公。唯有舉丈夫子耳。余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世之責備廉吏者。彼且謂敝車羸馬。藜藿布被。而外無復有聖賢豪傑。寒士叩之不應。親故迫之不動。國家以艱大投之不受。非矯而亢已。則劇而傷物。譬如寒泉瘠石。理不能潤草木。而又加以秋風之勁挺。霜霰之蕭颯。碩果不食。其餘幾何。余獨謂此言似是而實非。大抵清者必任。則扣馬而諫是也。清者必和。則不念舊惡是也。清者必有後。則叔敖寢丘之子是也。而又何疑于顧公。公與弟子語及名節學問。斷然必本于不屑不潔。至于慷慨任事。和氣與人。胸中浩浩。躍若東風。至而萬物發生者。吾且以不朽之業。無涯之年。卜之。而豈難一丈夫子哉。故曰。公必子。子必孝。且賢。公笑曰。有是哉。某幸今三月舉一子。果如祝者言。爲我謝多士。并謝松諸父老。雖然。吾曩時挂冠歸。兩親嘗以子爲念。今抱兒。恨不令見之。且許棠邑。擢別時。亦豈知有子眉目如畫。宛轉啼笑。膝上耶。蓋寄語許公。賦詩以贈我。某某等曰。諾。請先投簡于隨子以賀之。因灑酒而送之。江潯。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三

紀

漢陳太尉廟記

汝南有先賢曰陳仲舉。漢太尉也。仲舉產于蔡。未有祠。祠太尉者。新蔡令潘昭度始。昭度之言曰。太尉扶忠賢之轂。濼腐餘之腥。計種炎鼎。而不免于難。每饋吏。恨焉心悲。今幸宦茲土。爲考室祀焉。夫天下叢祠野廟。雜出于山崖水澗之間。刑羊豕。釃酒漿。土籥田鼓。歲事鬼不絕。而于先賢故老。未聞庀一楹。荐一菽者。鄉氓不足責。責守土吏耳。潘大夫治蔡有異政。因以采風弔古。而有仲舉之風節也。仲舉與竇武同心輔政。徵用海內名賢。以清君側之惡。而卒爲曹節王甫輩矯詔所殺。凍水氏謂其捺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身被淫刑。禍及家國。而余獨謂此天也。非人也。假若天祚漢炎。仲舉得行其志。大猾橫壇。豈敢與趙夫人十女尙書塗面亂天下。朱穆不憤瀕死。劉瓛成瑁陽球不獄死。楊喬不絕食死。巴肅不遠死。范滂李膺不考掠死。門生故吏。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不徙竄死。夫此諸賢者。在朝爲正人。在天爲列星。而一旦駢首對簿于獄吏之前。屠戮族滅于刑餘細人之手。何慘也。此其間似有機焉。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陰

陽反覆殺機者天也。猶且懼之而况人乎。此機一動。初發于仲舉。寶后幽。再發于何進。天子走。自此分而爲三國。裂而爲六朝。四五百年間。靡歲不干戈。靡土不介冑。縮縮乾坤。沸同鼎鑊。而操懿諸輩。業已早生人間。如伏耕之火矣。曹節王甫特爲之聚薪揚灰。而仲舉不幸首觸其烈焰耳。吾故謂此天也。非人也。嗟乎。天下有道。當造化之生機。賢者不躍則飛。天下無道。當造化之殺機。賢者不亢則戰。仲舉荷桓靈寶太后之知。前爲李固所表荐。后爲羣賢所倚望。欲潛類巧。欲揚類怯。八十老人。更欲何爲。而惜一腔中文黃之熱血哉。語曰。大真若曲。余曰。不曲乃直。又曰。太剛則折。余曰。惟折乃剛。等死耳。寤死壽死。七日不汗亦死。死自漢以來。如蚊蚋相似。而惟陳太尉則猶傳至今。且有潘大夫創祠而俎豆之。則太尉何嘗死也。太尉被難后。故人朱震哭葬仲舉尸。匿其子。逸于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毒楚。懸不言。逸后與裴楷會于玉冀州座上。欲乘帝巡幸河間。劫誅諸常。待以報父仇。志雖不遂。孝子哉。請刻震逸主配享太尉。而鑄曹節王甫像。懸列于庭。以著天下後世殺賢士大夫之榜樣。則太尉亦可以長嘯于九原矣。

重修海忠介公祠記

肅廟朝。直言極諫者。無如忠愍椒山楊公。忠介剛峯海公。楊公死東市。而海公久繫理。賴穆皇帝奉遺詔出之。已賜節江南。先聲所至。墨吏望風解去。特疏請潛吳淞江。興工之中。兼行賑饑之法。于是高鄉亢旱田。悉成腴壤。所救溝中瘠。且百萬計。其後拂衣歸。復召爲南總憲。臺綱嚴肅。馭所屬御史如子弟。無假借毫髮。矧于官。不能斂。六卿以下。紀綱其喪事。始得還。御史郝杰嘗建椒山祠于保定。賜額曰旌忠。而海公未有祠。公薨

三十年餘。吳淞四面皆灘。公儻。僅尺許。置之符與中。牧笛漁鼓。裂繒爲旗。而前導之。所至捧土築祠。禱于公。福
福如響。而青浦南郭外不百步。亦有海公祠。其像稍偉。然儉止一廬耳。前令某改作河渠館。以迎客。撤像倚壁
間。塵土坳面。幾不及甃。冢野廟。眞異事。亦異阻也。獲嘉賀公令青浦。嗟嚙良久。卽日更新之。且同王博士伯潛。
率諸生饋食。惟謹。春秋列祀典。莫敢廢。公謂陳子曰。區區荐蘋酌水。未能爲海公重。第獲人毀之。而獲人
修之。亦足爲同鄉懺悔耳。嗟乎。楊忠愍論墨相故死。海忠介諫盡主故生。海忠介遇俗吏故祠毀。遇廉吏故祠
得復全。此天意勸忠。假手資使君。以延一綫之廟貌。以永數百世之烝嘗。公雖亡不亡。後雖絕不絕。前爲父老
慰。後爲令君勸。豈獨以名巡撫尸祝于江南哉。賀公名仲軾。中興成榜。河南獨嘉人。

陸大宗伯祠堂記

古吏于茲土而遺法思者有祠。其爲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自長壘之子庚。蔡子始也。庚蔡竟于列御寇
之書。說或不經。其爲鄉先生生而眞社稷之者。則吾松之子陸宗伯公始也。祠之堂曰見賢。其前爲門。曰高山
景行。蓋其歲迄于今。十有餘載矣。今春請君子。衷其值。置田二畝餘。命寺僧復稱式。廟之。將予見賢之南。饋中
門。翼左右廊。鑿池治梁。廣時名花修竹之屬。而斥其餘材。給禪堂三楹于左偏。以待公之出而默爲公三朝之
達尊也。四夷慕之。如文潞公。兒童婦女知之。如司馬君實。乃其壁立砥柱之操。久而彌固。雖天子不能以蒲輪
相煩。長安公卿至。欲私其片語尺牘而不可得。則邦大夫之式廬與遠人之僕僕焉。瞻禮於其門而嘆息以去。
者。其難可知也。進無以亟見公。退而聞其餘風。猶能銷食禩。禱祿鄰音。况公一瓣香所在耶。昔東坡與參寥游。

游者曰蘇來堂。歐陽公飲泉而列樂之。山中人遂名六一泉。復競度曲爲醉翁引。賢者所至。如火熾寒原。墨濡素練。剗輒留跡。而龍潭又公車音履聲之嘗從事于斯也。其宜如請君子請。故僭題數言以記之。

勵齋方公祠堂記

蓋聞新安有方孝子。親亡廬居。猛虎咆其墓。不動。附孝子哭甚哀。徙而去。山中自是絕虎跡。則勵齋方公是也。公物于萬歷己亥歲。有孤太學。明性明恆。嗣公于母龍山之麓。制度宏敞。后十年所。而公配吳孺人謝世。兩孤奉柩。與公並厝。祠寢。其先后祀禮一轍云。公少受書。產挫舍儒。而買裏棄走數千里。所至以信義傾其名。豪決策排難。得片言立解。貫浸饒。所潤烟威。故人無算。構乘家政。整而有法。閩師鄉三老。至今誦說之。既返里門。以病歿。兩孤袒而號。念無可以報公者。于是立祠祀焉。祠負崇崗峻壁。山脈壘壘。其前則平原如砥。羅爲明堂。三台拱于戶外。衆流繞于階下。左右諸峯。錯列如繡。以厝靈輜。則有寢室。以肅遺像。則有層樓。以率子姓饋食。則有正堂三楹。以讀書。則有左腋小軒。以宣子澗掃庖廡。則有隙地。耳房數椽。以備祭典。則有祀田若干畝。其餘則偉木千章。修竹萬竿。名花奇石。不可名狀。每當佳果初熟。則饗甘荐新。風日清妍。則鈎籠啓扉。拂暑焚香。春秋上食。菱除碧草。顧盼庭柯。真有來如慕。去如疑。即跬步不忍離祠之側者。孝哉兩孤乎。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祠。者廟之遺也。江南士大夫多修宮室而略于祠。其最不急者。又莫若園囿。千金鑿石。繼城破垣。而入之。不再傳。而付之不可知之子孫。與誰何之豪客。跡其墓。重如也。祠宇數弓。塵土匝地。湫如也。蓋精神之忘本廢禮如是。而吳爲甚。觀于方氏之祠。而人子可以赧然頽泚矣。大抵世家之尊尊而親親者。其饋典有四。建

嗣以祀先。修譜以統宗。置義田以贍族。立家塾以教同姓之子孫。四者缺一不可。而惟名家之孝且賢者能舉之。今方公既有祠。則其他次第舉行。何難哉。余故書之。以爲兩孤重。且以望吳士大夫之風聞而起者。

德星堂記

養心程公。汝川之隱君子也。乙卯六十有一。其從子稔束錦內壁。壽公于德星之堂。公引觴加酌。眉舞髯拳。而頽甚醜。旁睨者謂得無歲星游人間乎。陳子曰。公德星也。往者九峯先生得七丈夫子。公居季。以孝弟調民弟間。四世同居。食指累五百。不聞有讎讓鬪鬩聲。莊事伯兄。無銜命。無違言。寒暑易險。惟力是視。稍涉膏潤。輒遠避。惟恐垢。蓋廩廩萬石之風。百忍之訓。卽近世故家甲族。殆不敢望公焉。公年盛氣壯。其精神能鼓舞萬人。不脛而走千里。不睫而營四海。而公故退然其若下也。與之處。和氣可沁人。與之談。肺腑可揭。譜日月。與之告緩急。可倉卒踐諾。釜不待洗。駟不待脫也。遇宗長鄉三老。恂恂左讓。甚則歲饋不絕。遇少年子弟。輯頽好語。相勸勉。惟恐其傷之也。委巷鄙語。或非意相呵者。掩耳如不聞。卽聞。返而杜門。不與之較也。歌妓舞優。不入于堂也。格六博五不延于室也。鮮衣怒驪。竹肉嘈嘈。相與爲游。治僂蕩者。惟懼其形影之及也。結豪客。捫文罔。其氣盱盱揚揚者。非獨性不樂。且不近也。縣大夫施公臨鄉。社長舉公以聞。則大獎賞。曰。一鄉善人。延賓飲。却不御。至六十。始應張令君之請。識者皆謂公不愧鄉祭酒云。夫實行不階珪組而貴。成名不藉甲乙而顯。木實自根。臺累自基。故名家所不足者。非財也。難在德耳。有如養心。公撫養孤侄。不啻家兒。而稔嘔心報公。亦不啻慈父。其他百里誦義。千里誦聲者。迄六十如一日。公眞隱德之君子哉。昔陳太丘請荀朗陵。荀使叔慈應門。叔明

行酒。餘六龍下食。太史奏真人東行。五百里內德星乘公之堂。得無類是乎。今二子。則叔慈叔明也。其六孫。皆謂也。公德星也。余曷日將車持杖訪于汶水之濱。鹿公子孫皆成名。公亦廝眉皓然。稱百歲老翁矣。公肯勸應門下食。以俟眉道人東行否。故董太史題曰德星堂。而余爲之記。

寶夢堂記

吾友程尙甫。清襟素抱。去鄉卜築。殆同香林。每念爲成者。沈沈文讀書處也。乃從西溪建一草堂。締以短塼。覆以高稱修竹。紙窗繡榻。琴尊劍塵。三教之書具在焉。噫。然臥。遽然覺。寢不輟夢。夢輒歸。卽千里以外。數十年以後。其吉凶皆懸合。甚則讀人聞未見之書。措意表未探之句。忘者半。省者半。或旋脫于口。而隨屬於筆。其詩篇不勝記。然至今了了也。尙甫曰。請以寶夢題其堂。可乎。陳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尙甫之謂也。願以夢驗子則可。以子執夢則不可。豈惟子夢。自古海鏡之相等。寶夢之同。盡譽詩苑。杜之更相羨。更相笑。亦夢也。獨旅夢之中。有短長。有清濁。然而亦夢也。夫夢則又奚擇也。周太卜之官。以三法掌夢。黃帝以十二盛十五不足之法醫夢。浮屠氏以四法判夢。列禦寇以八徵六候占夢。彼以爲靈夢之變矣。而假令執惑人至人而告之。則未有不掩口而却走者。何也。彼皆無夢者也。又使遇西極古莽之國。其民不辨寒暑晝夜衣食。多眠好睡。五旬一覺。以夢之所僞者。眞覺之所見者。妄。則又將誰徵而誰驗之。而至此夢覺眞妄皆窮矣。故得相者不必皆夢說。得將者不必皆夢望。得子者不必皆夢能。仲尼周公始而夢。既而衰。非眞衰也。正仲尼韋骨之境界也。而尙甫能進於是乎。適與尙甫談。而忽有奇客突來山中。余諱請尙甫曰。命子矣。客爲誰。乃武林徐無夢也。

來章堂記

程氏自晉元譚守新安。唐涇御史中丞家汝口。遂爲休寧甲閭。凡數十傳。而某代孫紫川公玠。建來章堂於紫雲溪上。其堂負乾向巽。岐山九龍諸峯。蜿蜿飛翔。若拱若衛。鳳林亭巽於空青翠微之間。二水潏迴。合流盤下。是曰汝川。卽端明學士產時紫雲生處也。環望古木蒼藤。修竹怪石。雲霞之所渲染。日月之所虧蔽。纖秀莫可名狀。而此堂如居畫圖中。其它樓閣亭榭。館庫庭廡。櫺楹於堂之左右前後者。皆稱是。蓋紫川公之旨曰。是堂也。吾將祀先像。課子孫。屈指六十。且與羣從飭咏於此。堂未成而公捐館舍。公之子復初君。且莫趣竟之。追壽公六十于堂中。次弟饋食如上。飴禮。陳子聞之曰。孝哉程君子也。夫蜂有房。蠶有室。巢公有巢。壺公有壺。細而蟲介。幻而神仙。猶戀戀不忘其居。况厥考作室。厥子弗堂。構可乎。甚矣復初君之知禮也。公以癸卯經始之。復初以庚戌落成之。其繼述孰大於是。雖然。顧更有進焉。詩曰。莫念爾祖。聿修厥德。保障州里。則請師中丞公。深博學好古。則請師吏部尙書公。大昌才華無敵。則請師端明公。球累主師席。則請師勿齋公。若庸忠節捐軀。則請師忠愍公。屬勝子孫有一於是。卽使不殖不莠。不斲不剪。君子入其門。如聞韶。漢之樂。登其堂。如游鄒魯之鄉。而況此堂聿然一新。映帶之以山水。掬寫之以圖史。鍊習之以孝友忠信。來章有慶。有勿信然者乎。復初君試倚樹而望之。紫雲且冉冉復起于溪上矣。

陸宮保適園記

東坡云。山川風月。本無常主。聞者便是主人。此善適山川風月者也。余謂園之界限。不在大小。以目與足

所到爲界。假令瞽者兀者。扶攜而游。目不及赴。足不及領。雖有園。無園矣。設以常人而埒夸父之步。離婁之織。則園於頃刻。判爲大小。非園之俄大。俄小也。目與足之所到異也。然園之權在目與足。而目與足之權在我。在我者不適。則雖大士之千目。韋馱之日遶四部洲而行不止。于目與足何有哉。先生解學士之綬東歸。治園二畝。以息躬。樹無行列。石無位置。獨一小閣出於樹杪竹篠之間。玲瓏翕張。以收四面之勝。先生籃輿造之。日偕魚鳥。相與咏歌。以共適其中。蓋世之瑯嶼奇麗之觀。先生淡而不御。如逃三公。而其雲物之變幻。草木之鬱蒸。則若先生之學問名節。日引月長。所謂生則惡可已者也。先生以我適園。而不以園適我。故杖履所至。雖撮土卷石。宛若五岳礪而五湖帶焉。今先生八十餘矣。垂老而神明不衰。其目與足。矯若少年。而又與性之善適者會。則先生之婆娑偃仰。于是園也。豈減香山之池上。司馬之獨樂哉。嘻。古今之園多矣。然皆化爲落葉蔓草。而惟二公之荒坡遺跡。至今人稱之。將無爲世欣慕者。不獨在園乎。知此而後。可與先生談適園矣。

陸君策畸墅記

園居當山中。巉厓復洞。于地較奇。然鐔燈捫索。與猿鳥爭道而進。則太疲。返而就市城。磬石疏池。于游人較便。然市倫田塹。皆得狎而跡之。則太濶。吾其季孟之間。是在九峯左右乎。去鄆北二十五里。爲廬山。與鍾買山並峙。長川貫之。右梁附山趾。據其上。蓮石梁而東。溪澗磬折。與村塢田塍。回互榆柳中。渡橋叩扉。曰畸墅。則吾友陸君策所卜築也。君策初考室。曰鐵樹山房。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爲廬山草堂。小廊西折。曲堂幾几。僅入雪洞。偉木數章。交蔭洞口。巨石當門。不見行路。脫石得坡。則青桂纒紛。正負廬

山草堂之後。一亭寶之。藤架桃溪。荷香柳浪。錯繡于巢青閣前矣。余嘗與君策登巢青。轉竹樓。比時花氣鬱蒸。玉蘭亭亭。如素霓罷曲。海棠二樹。如飛燕合德。倚醉爭妍。天桃如數百紅綃。排筵當隊。與海棠作婢。藤花修竹。如粉面綠衣。護侍四十里。紫絲步幃。覺金谷銅雀中諸人。尙帶酸餽耳。君策笑曰。海棠奇醜。未若梅花老帶風骨。請爲圃地種梅。以章德素。于是巢青閣外。又益以竹數畝。竹外又益以池數畝。建蔚映堂。臨之。而堂左則環列紅白梅數百樹。清流怪石。約束逋亭之下。逋亭吟賞。如白衣宰相。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塵土氣。由逋亭渡板橋。小屋一潔。栽竹限之。通片玉居。其前以太湖石撐柱爲壁。壁竇啞牙。昏黑陰森。疑雨疑暮。行二十武。疏冥窅暗。豁然踞讀書台。台畔循級而上。則取徑巢青竹樓。循級而下。則小溪叢篠。高梧矮垣。直達空諸室。其坪多名種古梅。梅點時花藥。幽草弄妍。和風轉梵。蓋清韻澹蕩處也。空諸室穴而西。爲醴香亭。層臺牡丹。擦出垣上。亭西橋柚離。庖廡局而客履不得跡矣。吾郡九峯。曩皆付樵牧手。及今好事者相屬。次第爲精舍。余山寮凡四。于將白石。幸與崎野隣近。昔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驩情自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吾兩人庶幾近之。獨君策與余行游之暇。每念次君君羽。低徊泫然。乃結一室于池右。題曰夢池。余哀吟春草之句以招之。月寒夜靜。如聞花有嘆聲。爲置歌罷爵而去。君策家貧。秣田不能供饑。杖頭錢不能買花。獨性好泉石。巧心雋陽。又足以輔之。無郭橐種樹書。而移徙大木輒活。無薛翁蒙鳥法。而珍禽來巢。生數無算。無鄰嘉賓。贈山貲百萬。而亭樹橋島。書閣酒庫。儉于輞川。而侈于樂天之池上。登者不疲。游者不瀾。余且老寄此中。願爲吾家灌園生。野睡花底足矣。

逸圃記

荆溪玉女潭。自深陽史太僕玉陽先生。疏土剔石。映帶之以名藍精舍。其雄與善權張公二洞相鼎足。然率與遊客樂狃共之。終非齷齪間物。予是創滄嶼於深陽縣中。去鄉差近。而未免以剝啄妨高臥。有史修之者。俠而文。骨相眉宇。古之烟客也。家居下莊不三里。營地四十畝。交翳刺奧。波機驅礫。徵偉木于他山。移美箭于別墅。鑿池種魚。積壤種花。分畦剖圃。以種蔬菹。而逸圃遂成。其僂仰向背。棄散晦明。悉修之所部署也。甫窺圃。有石昇道。有竹款門。蒼翠敞陰。步步近清涼國中矣。東啓雙扉。花屏菊田。縮繡錯綺。徑盡。得擷芳亭。枕古槐老樺之下。前臨方沼。沼中則荷花采采。沼外則林樾葦蓋。其清流可以措杯。其密蔭可以布席。亭后聳石壘岡。延袤詰曲者。以數百尺計。洞門峯嶂。樹偃花欹。曰谷口。穿洞而出。突見長松一株。類渴猊蹲龍。霧甲飛動。攫于連林之表。倚松結秀野堂。堂榭軒敞。瞰空波。踞梅嶺。散策芙蓉堤畔。翠羽素鷗。雨坐晴眠。對人頗有傲色。逶迤逗靜深堂。藻梁魚。孤山鶴。彷彿如在衣帶間。更由水閣。過赤欄橋。宴坐寂照庵。又過飲光渡。桂叢繽紛。黃雪冉冉。噴芙蓉蕊上。覺淮南八公鷄犬。去人非遠。初當穀雨牡丹時。花光四照。妍態百出。其中爲陽春堂。堂前移木鬱盤。多碧荔青蘿。上繁下綴。幾成一片錦模糊。似有香縷寶網。東風搶雲而下者。由陽春堂右轉竹廊。有屋如柞。楹額曰陶嘉。敞戶軸簾。以吞水月。却勝張眼光。牽船岸上。往尋綠堂後石徑。抵柏子林。雙柏夭矯。蝕霜拒雪。拂甍以事薄梵伽。林以南。寒香嶺在焉。孤梅篤老。貌肖古尊宿。登臺供養。蕭爲羣梅之長。天花散空。恰代梅道人說法。嶺東隅。誅茆轉亭曰最勝幢。層嵐潑黛。歸鳥飛帆。往往與細流平。楚相紉織。亭雖小。吐納頗大。其趾跛陀。

石。越而投竿。蕩荇可數。曰釣月灘。從最勝。轉東折而南。復折而西。土阜回互。且起且伏。且峻且夷。松杉芴芴。橫石梁亘之。曰霞標。其下卽谷口。窮岡轉徑。芊眠葱蒨。草庵三楹。曰悟言室。滌游氣。栖灑氣。遊者疑入深山密林。瀑大抵逸圃。水以近攻。山以遠交。野航巖岸。卽是圃門。分門直入。卽居竹堂。堂後卽凝香寢。寢西循修廊。達佚老齋。庭戶灑潔。皆叢植上藥。濃花綠醉紅迷。與園亭隔絕。迥然別貯一洞天矣。更向堂寢后。創叢雲閣。凡大石石門銅官句曲諸山。攢匝隄前。而風亭月榭之紆回。竹嶼花源之蕭爽。亦鮮有遁形者。主人擁螭蚪書。拂猿狖鼎。三雅而醉。三商而起。擲浮名如墮甌。拋俗累如棄瓢。此亦可以逸而忘老矣。余讀文徵仲玉女潭記。樹洞禔穴。非揭水跳行。欹仄僂不得入。奇則奇矣。將無足且詛我目。滄嶼栖閣閣中。市聲嘈嘈。近則近矣。將無目且詛我耳。獨逸圃疎快宜人。耳目足悉受職。既無腰絙攀葛之勞。又無俗子唐突。與魚鳥濶。昔李太白孔巢父輩。高隱徂徠。有竹溪六逸。修之得無類是乎。第邇來建氣甚惡。下尺一徵師四方。數聞介馬刀架聲。蔓蔓摩道上。豪傑憤歎。不中夜蹶起。慨然有橫鞭遶左之意。修之宿衛世臣。又壯年磊落。負俠烈節義。逸圃中恐未能遂學曲肱老人也。修之其何以復我。

綠野池記

李翺論山居。以怪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名花爲勝。而葉少蘊。又言虎丘池水不流。天竺橋下無水。峽山少平地。泉出無潭。則山居之樂。又若挾地而後勝者。堯山汪氏。世以科名冠冕東南鄉。其文行尤蔚。曰叔圖先生。先生所居之上流。三水交匯。決而爲渠。于是綠渠擊池。綠池點樹。叢桂抱其陽。高梧幕其陰。翠竹楓柑。

老梅湘竹映帶左右。而主人日擁鼎彝圖史。嘯歌堂中。又有南樓半月軒。可以延紫光。有北窗垂雲之木三章。可以消煩暑。有堂後之環碧軒。泉聲淙淙。悽絃哀玉。可以洗俗塵。至於香風微來。紅雨狼藉。錦鱗數千頭。嘍波鼓盪。與荇絲花枝。離縱上下。先生顧而樂之。不知身在空青冷翠中坐也。其友邵明卿題曰綠野池。而因并名其堂如此。昔裴晉公解相印。歸而私丘壑以老。天下高之。然公管灰心忍事。霜鬢談兵。至于太原題壁之句。所謂危事經非一。浮榮得是空者。則此公胸中。亦未得全爲無事人。綠野游豈易享哉。今叔圖先生經明行修。將以高第顯。而又華裾烏弁。幸際清朝。出無淮蔡羽書之勞。入無憂讒畏譏之苦。花明雲暗。泉甘酒香。卽晉公且不能享有今日之適。而况李翺葉少蘊之所難於諸名山者。公皆坐而置之。几席之下。其樂顧不大勝與。余五岳人也。竹林蓮社。久落夢中。而世無愆生。又不能辦山裝十萬之具。則幸亮山綠野。烟蕪秀色。燁燁如在眉睫間。而主人又以長者好士聞天下。我將叩叔圖而訪焉。故先草記一通以訂之。他日支筇綠野堂前。庶不爲生客也。

醒堤記

休寧之世家。商山吳氏爲最。商山之勝。醒堤爲最。堤介郡邑之中。東達浙。西通閩。赤山梅溪藍田諸水。流會而出于北山之麓。每當潦。輒水駛。故堤狎弱。不能與悍湍旋渦敵。旋築旋圯。行者愕。涉者懼。風雨晦冥。則有馬及腹。有狐濡尾而已。吳季君曰。水不可以力爭也。其勢坎而險。度貲費不萬計不可。徒衆不億計不可。工不費計不可。于是捐重貲。購勞壤。鑿壤土。登長堤。堤延亙里者五。防高尺者十。橫廣丈者三。跨橋者六。分堤而蔭

者。有花木千行。夾堤而繞者。有藕花數百畝。堤八面有亭。曰長春。曰無他。曰眺遠。曰帶流。曰印月。曰天語。曰香
雪。曰飛虹。曰觀濤。有祠。祀父曰孝子祠。祀祖曰理問公祠。祀里中節行曰烈節祠。祀三元曰三元祠。祀關將軍曰
漢壽亭祠。有菴以祀大士。曰冠松。有居曰樹下。有齋曰仰止。有書院曰明善。有浮屠曰華秀。有廣池曰天鏡。有
山曰靈山。有閣曰達觀閣。閣後有臺。曰屬引清遠之臺。凭閣一望。心開目明。凡黃山白嶽。赤水紫陽。皆飛現隱
躍。爭奇獻秀于衣帶眉睫之間。前還望香雪亭。梅如皜雪。冠松亭松如潑黛。觀濤亭瀑如拖練。或紫沙分界。或
碧樹斜連。或明月生岑。或涼風度水。或葦蘋帖岸。或桃李成蹊。或紅亭出沒于翠微之中。或素壁隱映于朱霞
之表。名藍芳沼。朝烟夕霏。無一而非堤上容矣。是堤也。一舉而數善具焉。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辰角見
而雨畢。則除道。此有司事也。而季君代之。善一。不藉官帑。不括民鑷。善二。材必中度。工必中程。善三。進不虧費。
因高爲堤。山不讓壘。因深爲池。善四。行旅無病涉。郵傳無稽程。晴無礪确之煩。雨無塗潦之苦。善五。獨任不辭
費。獨勞不告疲。始取諸大壯。終取諸既濟。善六。六善具而此堤足與白公蘇公鼎足矣。即名曰吳公堤可也。雖
然。今海內素封之家。沉夢金山銅穴中何限。若使一游堤上。亦知世間有節俠奇男子。如吳季君者。是不可一
喚而使之覺乎。倘終于不醒。雖黃金如北斗。究竟與撮土何異。雖終日堤上。尙未開眼也。衆人皆醉而吳君獨
醒。異日君老。當更稱醒翁。爲季君作醒翁亭記。以刻於靈山之頂。君名懷貞。字復季。號知白。投文華殿中書舍
人。剛正好義。有父風。醒堤特其一事云。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終

白石橋真稿

五八

白石樵真稿 卷之四

記

都御史丁公去思碑記

武塘敏字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資最深。望最重。初晉南少司空。未幾而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氓庶商賈。無不縷手爲公道慶。而傾城送公。攀轍留公者。不得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某等。謂義塑公像。特廟穹碑。門敞而揮灑。祭愍而禮莊。猗歟盛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眞父母。旣治行高等。擢北臺。出入侃侃。稱眞御史。堅臥數載。始由寺卿特簡留都。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領寄焉。當事者非自托於坐嘯靈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蓋張。緣飾威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祕不使之聞。而且騰剡當路。使得以眞才品見效於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江海吾藩籬也。裁價帥。汰糜軍。繕樓船。訓練士。卒無虛伍。餽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吾一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踊。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強幹吏出糴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禱于神。疏于朝。祈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飢。立條

觀以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決遠邇矣。其周恤民隱。有如此者。謂商賈輻輳。至亦我比鄰也。恐其傷於盜。而莫可窮詰也。則船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于風波。而收帆駐機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通於江。以便棧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收浮尸。掩道殮。去苛額。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當公在事時。南中亦多故矣。大濠積天。稅監旁出。飢民與亂民。睥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晨星之時。言路水火之際。非特主議難。卽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卽用恩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卽使賢士大夫喻我亦難。公相與以坦中。相觸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旣而悅。旣而感。且泣下。無間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來普濟我。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竹頭木屑似陶侃。救荒似富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光。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人者乎。公素負學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巳丑水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算。及戊申皆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於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譴民間。而一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爲民把搔痛癢。調劑甘苦者。皆閱閱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怡。瘦不甘也。此眞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卽置公孔庭廊廡間。虛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詞爲重輕。某所以特爲之記者。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後有學道君子。推公愛人之意而引申。可不待頌而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江嘉善人。

松司理畢公去思生祠記(代)

萬曆間。白陽畢公理於松。垂六年。擢爲司寇郎。松人不忍公去。爲攀車繫馬以留之。不得。則父老子弟。以

迨與妻婦女皆執香前導。擁數萬人以送之。又不已。則摹畫公像。及送者號泣之狀。付諸梓以傳之。又不已。則伐石記去思以志之。又不已。則相率構祠塑像以祀之。余老矣。自辛丑入仕。以迄今庚子。凡有六十年矣。後先所睹良吏非一。而質之人情所口許而心服者誰。則皆應曰。惟畢公。蒞官兢兢。以清慎勤爲主者誰。則又應曰。惟畢公。余曰。公何以則。又縷指而條對曰。公門無筐篚。鄉無追呼。出納無耗貲。讞獄無贖銀。可不謂清乎。稽覈必綜以精。訊駁必詳以緩。出入取與。以至言色擊笑。非特不輕假于胥隸。卽士大夫罕得而親疎公也。可不謂慎乎。寅而入。酉而退。案牘不留行。訟庭不冤繫。而公忍飢忘楸如故。夙興夜寐如故。可不謂勤乎。余曰。清慎勤。父老子弟所知也。若公之清不律人。慎不傷體。勤不露才。則惟余老人獨悉之。公理於松者歲凡六。行部鉤校治牒者郡凡四。攝府篆者一。攝縣篆者三。其治狀著白於吏民。數而稱之。不足以盡公。臚記之。不足以盡石。大較仁心質行。以慈和輔三尺而行。不顯顯以威稜峻刻。博刑官名者。恂恂然恭慎如書生。檢押如處子。綜覈如老吏。而博大凝重。則綽然如名世大臣。余嘗操文送公。以本朝嘉魚李康惠武林胡端敏望公。而今日士大夫。鵠歌思慕。相與埽土築祠。以尸祝公于永永。則又非二公所敢望矣。祠在某方之某隅。有門墜然。有堂頤然。有碑穹然。有像肅然。凡父老子弟入公像祠下者。某以爲瘠。某以爲肥。某以爲惟肖。其擁肩而觀。據賴而退。欲行及顧而拭淚以出者。無異於送公去郡時也。嘻。異哉。公勞心郡理。僅擢司寇郎。一時公論。屈于主爵者。而終侷於郡人。六年飲冰茹蘗。不索民間片鬻。不嗽揮署時一粒一果。養食於六年。而血食於百世。蓋其理不可誣。其精神亦有不得而強者。此真足以證去思矣。是役也。郡邑縉紳士民踊躍捐助。而光祿顧君。諸生陶君。實克襄。

之。以觀厥成。公名自獻。號白陽。壬辰進士。山東淄川人。

松郡名守李公去思碑記（代）

是爲萬曆間。松江名守師絃李公去思之碑。余九十矣。自從仕以來。五十年餘。請謝歸。又二十年餘。所見後先郡守。邇有賢聲。若蒞官淺而得民深者。則惟師絃李公。公之左遷也。士民乞留於兩臺。不獲請。則擁公於明倫堂。請肖像以祀之。傾城之內外。家列牌位。焚香楮以送之。龐眉老翁捧明鏡。酌清水。送公車於郭門。以獻之。香烟繚天。泣聲振地。是時天大雨。郡人淖行泥濘中。率萬計。且甚有追隨數百里外。不忍別者。去之日。行囊如積葉。二三童僕短衣繭帽。蕭然有自得之色。士民見之。益爲感動。曰。此吾松二百年。未見賢守若李公者也。公奉母孝。檢身潔。其秉心以誠。其教俗以禮。其御左右。不肅而嚴。其愛士民。不言而信。故三月之政。未嘗有纖毫違道干譽之念。而士民之攀挽而願爲公死者。乃皆公平日所未嘗識面之人。嘻。可異也。郡人之於公。請留不得。請祠不敢。其氣鬱勃于五年。而去思益甚。然間有一二忌者之心。終不勝千萬思者之口。垂今日而公道大明。穹石斯揭。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公之父茲所先生。爲長樂縣令。有却金亭。故公所辛勤有家法。由吏部忤冢宰。出爲參政。以致松守。然三黜而直節如故。二千石而清貧如故。則公之蒞官淺而得民深。固有不也。余嘗嘆三代以降。斯民之直道而行。凡不可再覩。而史載拔軼臥轍之事。或出於一時描繪傳寫。乃今觀吾松之於公。則今人去古非遠。而苟有古道如師絃李公者。雖三代不難復也。余九十矣。未嘗以泚筆許人。公名守也。且幸身親見之。故樂而爲之記。公名多見。號師絃。甲戌進士。福建莆田人。

松郡繩齋許侯去思碑記（代）

繩齋許公守松郡五載餘。以治狀高等。擢河南兵憲。瀕行之日。郡人攀車繫馬不可得。居者市列公神位。燃燭焚楮。供以明鏡止水。行者執香前導。卽風雨載途。靡有一人忍散去者。公之得人心如此。公解郡半載。父老欲生祠祠公。東功令不敢請。則請伐石以志去思。乃持王學憲葺工部諸公書。走都下屬余爲記。公初下車。卽以文馨神祠甚危悚。已而徵其行事。無片語不備者。而大要廉爲倡。周禮小宰一聽官府之六計。弊郡吏之治。一曰廉能。二曰廉善。三曰廉法。四曰廉辨。五曰廉敬。六曰廉正。夫彼六德者。殊用矣。而皆傳於廉以言者。豈非以天下之譽。皆生於無私。而廉固諸德之根柢歟。如許公者。眞足以當之矣。吾松以名郡當三嚴邑。兵獄錢穀之事。千里輻輳。質成於長吏。而公精綜博大。能取辦於談笑指顧間。目再見。輒名之。無旁詢也。手再舉。輒署之。無屢臆也。濬城河。建水閘。抑漕卒。歸遠夷。調權稅。公選舉。其他一切水旱。興罷利病。不待三邑請命。而飛符騰牒先之矣。是曰廉能。下里孤嫠。攀案與公爭。公一一頷首而聽。無所忤。馭吏甚嚴。顧未嘗以喝罵罵。冒拮束之。左右皆凜凜自好。而鮮犯法。是曰廉善。分別服色。剪鋤惡少。豈不聞博塞聲。夜不聞城柝亭鼓。與羣飲游狎之跡。是曰廉法。舖戶有所指取。輒與平市。不抑直。公家之具。悉出羨金。次第需置之。無尺縑閭質庫。無片札下亭長。是曰廉辨。風裁峻整。議論和雅。端坐郡朝。竟夕口無惰容。無滯令。眞所謂履屐得任。擊笑必愛者。是曰廉敬。與士大夫交。不喜重茵累豆之接。軒車過從。杯茗荒率。相與咨討吏事。商確騷雅。而語不及私。卽間欲私請。亦往往嚙不得發。爲內愧而止。是曰廉正。夫世之所謂廉者。却餽遺。謝贖鍰。淺淺自飾。排取時譽而已。才與德

不足以輔之。非世諦相低昂。則吏事或不免於柄鑿。公以六善調其廉潔。故五年來。將吏憚公爲神明。諸監司臺長仗公爲畏友。百姓望公爲慈母。察父閭師三老。蓋旣去而謳吟思慕。不減痛哭聲留時也。非廉吏何以得此哉。公居鄉。齊魯間以聖人目之。詩文高簡。與于鱗抗。衛後先。退食之暇。不廢咏歌。其風格皆出時吏上。乃知公之政。緣以道德經術。其廉又有所本也。并書之石。以告來者。公名維新。號繩齋。已升進士。山東棠邑人。

松海防燕公去思碑記

今國家築庫。仰給東南。而吾松漕粟百萬所自出。故高皇帝特遣信國築海塘以固局。鑰又環列兵衛以控鎖之。至重地也。郡邑之吏。得將吏以爲喉領。而將吏則倚海防郡丞以爲腹心。聖天子威德暢於重譯。島夷梯航。獻琛者惟恐後。於是縉紳大人。浸言禮樂。而武備稍詘焉。燕公甫下車。卽慨然以軍旅自任。曰。無以安而忘戰。無以文而左武。無以內寧而弛外憂。於是請諸兩臺。取一切更始之。住者兵餉不繼。至枵腹而怒目矣。公曠收附海之糧。悉輸軍備。而以春秋四時。如約給之。無敢後。往者將權不重。士卒輒挾口語以弁髦其上。公爲轉刁橫。陰鷲者。悉置之法。無敢縱。往者參游而上。或得以承其嬉笑喜怒之節。其下則襟裾喘息。不相通矣。公御下廉明而有禮。羽翼之。滄洗之。輒見輒嘔肝胆。而人亦以至誠待公。無敢欺。至於稽軍籍。汰占役。修墩堡。以嚴斥埃。選壯勇以扼要衝。陸營則益練土著二千。水營則益餘艘五十餘艘。以遙援於馬蹟。陳饒諸島嶼之間。而東南隴然一金湯矣。夫海上之武事。綢繆整擱於無事之前。而寇警適來。至於旌旗變色。士氣飽騰。寇無敢以隻矢半鏃相加遺。而公又適去。蓋諸將士莫不驚號洒涕爲兩臺請命。而天子遂以姑蘇鎖鑰授之。方今島

吳稽首款貢。大司馬閉關謝絕。卽議撤朝鮮之師。而識者猶以蜂蠆狼尾爲憂。今公在。可以遙折海內之謀。卽禹一鼓蠶相向。公出其胸中之甲兵。而殲之於談笑樽俎之下。豈惟姑蘇之人士。藉以長城。公又將褰裳而以餘波及我。詩不云乎。方叔顯允。蠻荆來威。公之謂也。又曰。魴魚頰尾。父母孔邇。諸將士思公之謂也。余以請君郵書相請。敬題之崇碑。以志去思。且以見三軍不忘公投膠挾纊之恩。則平居不遺君父可知矣。

郡司馬尤公去思碑記

郡司馬尤公。嘗以母老乞休。松人士請之臺使者。得慰留。旣內艱解郡。攀車曳輪者。追送幾百里外。憲副朱公。大行陸公曰。此古之遺愛也。郡大吏以上考異擢。則碑賢司理與邑令徵入臺省。則碑。若司馬確有民譽。而久之貞珉缺焉。直道謂何。於是詣陳子屬以辭。且曰。往司馬郭宜人之銘。不他徵而徵之于謀野。則獲。非司馬意與。余惟郡之大政。實備與戎。備實司馬。司農十九在外。司馬十九在內。以其內。故無論海防。卽台察郡長之尺一。以月至。俗蠹訟黨。游民白徒。闕於晝。不逞於暮夜者。以時至。車騎竿牘。以日至。司馬稍見威。辭且立起。稍用械。則巧贖者輒以械進。而弊吏滋多。尤公下車嘆曰。吾無事弔奇。第褫身廉。處事簡。御物誠而已。往幕府租。自裨帥至什伍。以次漁食其中。公鑄其恆例。給饑必及類。而饑亦無後時。齋居泊然。市物不外索。間有需。必厚與之值。贈餼必慤。爲公家費。士大夫歲時筮餼。必報罷。亦不置厚薄。疏數於其間。僚屬致啓於公。必條析其是非。進罕忤色。退罕隱情。將吏有過者。覆露澣洗之。必不欲以一眚錮人。百姓有訴於公。如訴於家。必使之盡嘔膝前而後已。故公至之初。當路倚若左右手。久且以爲腹心矣。將吏士民。悍若神明。久且以爲察。

父慈母矣。同寅昵若良友。久且以爲嚴師保矣。大抵公凡事專使大化小。小化無。凡訟寧解無結。凡聽訟寧盡無夜。凡罪寧失出無失入。凡與人交。寧淡無甘。凡與上官處。寧緩而見知。無急而求合。凡取舍寧廉於實。無廉於名。公真古遺愛無疑也。公曉暢兵事。手創海防志。志草祕不示人。客歲郡大潦。公部署荒政。本之兵法居多。當公守光州。以救荒致疾。光人禱於寺。且爲公祈子。誦白衣經三閱月。旋舉一子。而疾亦頓瘳。今松人德公。豈後光州。而公又以內艱去。所以區區思戀悲慕而志公弗諼者。惟七尺代言之石在。

晴符蔡公去思碑記

晉江蔡公。以司農郎出守松郡。凡四載餘。著有聲實。拜江右勅兵使者。一時兵師將吏。以及士民。啣體相屬。追送三四百里外。公駐節慰勞數四。乃反袂拭涕。拜辭以去。久之。又贖金伐石以志去思。而博士等徵余文爲記。予惟松最爲東南巖郡第。潮汐驟衰驟旺。而諸山又無刺天之峯。東地之阜以鎮之。故士子喜通脫無遠志。稱紳士大夫譽詭自口。不衡是非。而以衆寡爲公私。無定論。百姓好訟好汰。外腴而中枯。無本計。大要吳俗病輕。而松爲甚。非得當世重人撫而鎮之。未易治也。蔡公甫下車。巖然坐郡朝。不遽爲矜章峻刻。以挑時譽。踟躕四顧。省括持衡而后發。蓋三邑之膺理脈絡。隱隱躍躍。全具於胸中矣。台使者委牒下公。公衷而裁之。下無瀆交。上無揣旨。務使情與法兩劑而后已。否則百牘爭不懼也。否則百檄下不聽也。是曰慎重。催科之令。迫於羽書。至則公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於民曰。民無恐。我且以官爭。公忍官。民不忍公。故遺賦往往無后期。不能禁人訟。而廷獻則寧晝無夜。寧緩無急。以聽其自便。倦則指背之刀筆。健微之爪牙。與游宦之頰舌。其權兩

輕而事不得不簡。是曰安重。閩里道路銖兩之奸。海陬江介尺寸之瑕。文牒簿書筆字之隙。文武將吏纖介之警。惡與夫勾校庖藏之出沒贏耗。公未嘗不知。知未嘗盡用其苛與察。第密操先覺於聲色之表而已。是曰沉重。延見儒生耆老。問疾苦。退而就寮屬咨訪治狀。開誠布公。綴接溫洽。然一步趨一笑語。始怒不以尺寸假人。而人亦無敢以私濶公者。是曰威重。公受知於學憲柴甫方公。蒞郡拜墓。去則刑牲告像而后別。凡所以護植方氏之子孫者。靡不至。而絕不以私昵妮之。座師且然。而他可知也。是曰厚重。公自御儉薄。于三邑無旁擾。節索俸醵以修學宮。以賑士之貧無饒者。瀕行至不能治裝。而居恆又不欲以清市人。既去而始知公之橐若洗也。是曰廉重。有慎重而后可以剗劇。有安重而后可以養福。有沉重而后可以鎮浮。有威重而后可以辟邪。有厚重而后可以敦薄。有廉重而后可以正俗。公具此六德。故在則謳歌。而久則悲吟。有去后思。頃者三邑水災。士不徙鄉。吏不忍輕去其官。百姓儲一鍾半菽。骨肉相保。不至探丸揭竿。嘯林塢沸潢池者。皆公四載調護之元氣在也。公解郡之日。秋毫無所憾。獨愴愴以修郡志。潛吳淞爲念。夫河則可以乘荒寓賑。而志非物力豐稔。人才充牣之時。未可以輕議。公不敢輕議。而猶引領后賢。以成公未竟之志。此亦見公不忍遽忘松人。而松亦何忍遽釋公哉。故勒公豐績。登之穹碑。以志去思。大抵公氣局端凝。辭令簡確。張弛甘苦。多有妙裁。而獨拈重之一字。雅得公神情相近。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公之所以獲上治民也。不得而親。不得而疏。公之所以推誠御物也。以此思公。公意可知矣。即他日出處保安危。頓笑司袞鉞。天下翕然稱社稷重臣曰蔡公者。蓋自松太守始。

司理孺初毛公去思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異等擢解郡之日。父老子弟擁車下執香前導而送之。送者自吳門達京口。納牘相。卿。它舟不能行。又未能釋然於公之行也。樂嗣郡東隅。繪垣墜宇。貌公生像以志去思。而謁余文爲記。余惟司理。秋官也。多嚴而少慈。其出刷旁郡以月計。還視本郡以日計。故士民親不勝踈。愛不勝畏。而譽不勝誹。若矯焉自旌異。挾臺察之耳目。而復假吏胥之爪牙。擊斷健武。察見秋毫。非不驟立威名。而元氣則稿然矣。毛公理郡日久。而於事又最練習。案無留牘。獄無滯囚。此士大夫皆能言之。獨公含著其神明。抑持其威驚。下以其身爲乳爲保爲吏師。而不欲噉噉然刻深爲名府。其苦心隱行。非特出於先后部章之外。卽公手條讞略十萬言。亦有未足以盡公者。公嘗曰。吳人擊空好訟。吾則以實心求之。既得情實。吾則又以虛心衷之。不設鉅匱。不膠成案。不諉爲詞色。加於孤嫠。使得循陔攀案。嘔所言而止。終公之世。郡中之家無殘破者。又請憲審法。行之十郡。公不市恩也。公御左右。殿扇。慎擊笑。吏無所親。而訟者亦無所事。吏短長。有事召署。則洗手奉行。文書而已。公不市威也。公出則旁郡就之。質成。入則所部倚之。聽直。如山之贖。與流水之輸。旁午車下。而公委蛇曲折。大事斧斷。小事理解。恢恢乎綽有餘地。公不市才也。吳大潦。郡邑踟躕方削牘以請。而公飛牒先之。且面陳災狀。凡賜獨賜賑。賜停賜留。以至煮糜散粟。酌盈濟虛。皆出公條議中。亂民不譁。荒民不孥。其伊誰賜哉。而乃曰。某局外人耳。公不市功也。臺使者屬公察吏。公推轂賢者。卽寸長尺能。皆采擇以聞。否則澗洗之。覆罅之。故僚屬俱有聲稱。無挂考功議者。其它巨室寒士。捍庇實多。公不市德也。公攝縣篆。議總書倉吏運兌。及無名之

供虛報之額。皆甚悉。邑有贖銀。付之公費。鹽有恆例。歸之賄賈。瀕行不能治裝。僅稿橐耳。而公不市廉也。公躬入棘闈。所拔多知名士。延見子弟。談論經藝而外。皆以忠孝節義爲主。捐俸刻文。正忠宣公集。正學先生旌。贖爲張許二烈婦立祠。其意表出俗吏上。而公不市名也。大抵行法者一有好名之心。非伺候上旨。則刻轢豪姓。爲小吏必凌其長。上爲人上。必操下。急如束濕。太史公蓋嘗嘆之。所謂與勢家爲游。聲治敢往。無蘊藉而已。公惟名心淡。故酌情審而用法平。不惟使人忘公。而且使人忘公爲法吏。不惟不欲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而桃李無言。藜藿不採。下信爲神君。上信爲良友。久而不勝去後之思。則公之苦心隱行。真有萬分不可磨滅者在矣。漢于公高其門閭。子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卒如其言。第不過曰治獄多陰德耳。若公於治獄之外。其苦心隱行。尤不勝肥。非勒之穹碑。則父老之輿頌。臺察之計牒。何足盡公六年之治狀哉。因語祠者曰。高大門閭。公他日且以中丞建牙至。又自慶曰。公以忠厚行聰明正直間。爰書如此。諫書可知。吾曹皆有指南矣。於是勒付文學范君。碑之祠左。且以上之惇史氏。公名一驚。號孺初。賊州遂安人。甲辰進士。以治行第一拜廣東道御史。

郡司理孺初生祠碑記

郡司理毛公以治行高等徵。且暮需次爲諫議。士紳父老欲維繫不得。則捧土建祠。肖公像而祠之。而內商某某又走相告曰。公嘗一揖理巖筴。有大惠於吾曹。敢忘尸祝。於是鳩工聚材。擇地於郡之巽隅。嶺垣樂堂。刻日而就。請伐石以繫去思。余惟司理法吏也。其氣嚴肅而高亢。上與臺察之耳目近。而下與士民之肺腑感。

若鹽政特傳舍耳。使公有傳舍離買之心。彼亦且如事逆旅貴人。足趨踰而唇稽隔。面咫尺即釋然忘之。詎肯捐一銀半菽。禮瓣香於去後之祠哉。蓋鹽買之言曰。兩浙年額鹽引四十四萬有奇。而松居其一。蓋九大鎮備胥在焉。邊買輸糧料於邊。而支庫價於浙。邊引之疏通。藉於內買。而內引之疏通。又藉於當事之掣法。何如耳。往歲松郡鹽額屬分司。其後兼屬之司理。第司理出刷他郡務。動淹旬月。一季既爾。後季復然。諸買人欲守不能。欲去不可。欲訴則垂隔不通。引日墜。利日削。惟有驚視鶴立。相對飲泣耳。毛公既受事。不復以四季爲斷。隨投隨報。隨報隨掣。商無就延守候之勞。而引有導滯決淤之利。即使文牒堆案。車轍踵門。臺察檄召公。迫如星火。公必掣銷而後及之。不他奪也。於是諸買人皆大悅服。而公又清嚴廉介。確然有不可賦者。嘗曰。大丈夫曲木不息。盜泉不飲。焚玉投金。此其時矣。蒼終公去日。不敢以銖黍恆例溷公。而從吏之供億指索。亦因此剋剔都盡。或疑公矯矯。不無束濕心。非較量權度。則峻立城府。諸買人惴惴。或屏息逆喙而不得言。或重足捩眼而不敢近階前尺寸地者。非必至之勢哉。公曰。墨而市利。與剗而市名。是兩途者。去買無幾耳。故買有麗於三尺者。如法。法之可矜者。平亭之。祓除之事。不拘方。善不執局。務使其勞苦有所必申。弊利有所必悉。其他恤丁清課。刷豪禁奸。且不遺餘力。曰。今御史率鹽書督鹽。非鹽臣。實邊臣也。余孜孜惟惠商是務。商策行而大司農邊備無窒。非獨爲邊臣地。而又實爲計臣地也。鹽御史上便宜。公從中贊畫居多。皆祕不示人。即鹽策一事。諸買人知公十之五。而不盡知公者。尚十之九。譬如組豆祀公者。能肖公之貌。豈能肖公之心哉。公苦心隱德。拮据於五六載甚多。非獨鹽策爾爾也。其稍能爲公暢言者。則又有頌有歌有論。有合郡三邑士大夫之德政碑在。

華亭井愚叟侯遺愛祠記

往華亭。叟侯以治行高等召。瀕行治裝。不取民間一絲一粟。老稚度不能借公。爲執香魚貫而送之。遠者及常鎮而後返。久且思公不置。則考堂塑像以俎豆。公於永永。歲戊申。公下車。東南一望彌沿。富者閉庾。飢者殍於市。公請賑。請獨請停。請設粥局。有尼而止之者。曰。煮糜多斃人。且聚盜。公曰。民饑而死。與飽而死。孰善。民以飢盜乎。以飽盜乎。於是召義民。昇之薪與粟。而擇士大夫之赴義者爲監督。公親嘗旨否。至麥熟始罷。公賑凡兩度。雖村落必入。雖風雨必赴。雖發弱寒。實生。必次第面唱給。務使人活實飽。餽無漏籍。而後已。其勘荒寧核熟中荒。無核荒中熟。其均荒。以半折與半熟。以全折與全荒。已又省訟清獄。禁奢汰。法亂民。如是凡某年。而穀價不翔。躑。菜色不溝。繫矣。荒政甫畢。適當編審十年里役之期。里役甫畢。又當編審五年大役之期。公下調。繙紳上調。大中丞。而中實以休養小民爲主。往年役田僅十萬餘。公清花詭。以七十萬計。上戶出則下戶甦。新役前則舊役後。蓋於法最平。於巨室亦最便。而於酌劑亦最苦。公勞且病。幾蹙蹙有歸志。賴臺使者交挽之。萃曠旁午。遂以卓異第一聞。若使當路程煩簡。辨甘苦。則叟公一年。可以當他邑之十年。叟公一考。可以當京朝官之九考。而又恩不責人報。清不使人知。不苛碎凝滯。不含蓄摘發。不挺險而走。不捷徑而趨。至今士大夫與鄉秀之子弟。想望公之丰采。眞所謂中行之君子。而愷弟之父母也。在禮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夫大災疇有過於荒。大患疇有過於役者乎。自今以往。飢者公所哺。富者公所留。是皆叟父之子若孫也。尸祝而社稷之人。無後言。公無忤色。雖百世不遷可矣。公名紹昌。號井愚。丁未進士。四川合江縣人。

郡博士懷槎沈公去思碑記

古郡邑長吏有功德於民。則攀轅臥轍以留之。不得。則伐石以志去思。志去思無及郡博士者。有之自懷槎沈公始。夫士最難調。其口多詐而少譽。進有唯諾。而退不無後言。喜附和。非類。而責備於賢者。靡不至。松人。士獨於公。心口俱服。既擢北京國子監助教。瀕行。拜別於兩淮之間者。若而人。尾舟送者。若而人。不再宿而視公於家者。若而人。及今伐石贊文以志國士之感者。又若而人。公文章名家。博綜經術。掌故。而又家武塘。去松一水。便習其士風。曰。博士清曹耳。誠無庸論守。然官貧則守輕。守輕則文章筐篋錯進。而士品雜。請首謝贊儀。更請謝童子之問奇者。於是月課諸生之文藝。因以除察其賢否。而并詢其疾苦。死喪不給。捐學廩賑之。又不給。則捐俸。又不給。則家橐繼之矣。居恆相戒。無得入公庭。走要路。暴長吏短長。有之。面詰無少貸。而當路以不肖徵。則又不忍應也。賢者雖至貧。實其實登進之。則又不忍祕也。公爲樂安令。有聲。治狀甫成。而以水土病。謝官歸。歸數年。而始拜郡博士。度且望其牆猶傳舍耳。乃謁長吏。則步趨必恪。待僚友。則肺腑必折。嚴局輪。檢簿。書。愛嘖笑。其他修宮修河。一切以公私緩急之。公大約以簡靜樸重爲主。毫髮不敢自輕其官。故士無輕心。而有司長養教訓。其待士之體亦日益重。乃知士無賢不肖。顧名師之去留何如耳。古之名師。莫如范文正。胡安定。兩先生。文正掌南京郡學。其後以文學有聲於場屋朝廷者。多出其門。安定教授吳中。以待講入太學。其徒益衆。禮部所得士。十居其四。隨才高下。喜自飭。衣服容止相類。雖不識。皆知爲安定弟子也。公曉習國家大策。細論古今成敗隱微。如指掌。有文正之風。以經義及時務。器局通敏。酷類淵學。異日諸君子出而應世。共成之。

公卿之業。吾不知轉思沈公。又當何如矣。諸君子曰。善。某不敏。敢忘大教。以負沈公。請列名碑陰。以志夫思。并爲異日報公左券。

泮墅關長玉錢公去思碑記（此係改本與晚香堂刻不同）

陳子耕白石山中有客稽首以碑請。余釋耒而問曰。何碑。曰。以碑錢公。余曰。錢公權泮墅有廉名。舉石而志之固宜。東吳三校之士。五方之民。而琢碑無異詞。何也。答曰。昔之關使者。通商惠民。公爲關使者。通商救荒。雖句權實司命也。甲子。公以司徒郎入泮墅。時方仲夏。霖雨徹旬月。米粟翔踴。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局廩以規數倍息。饑者僞於途。悍者掠於市。聲聞遠近。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吳越且蠢蠢思動。公曰。吳越。腹也。泮墅。咽喉也。喉一梗。雖有粟。腹得而飽。於是刻木張諭。懸於蕪湖京口之間。遠商有販粟入境者。錫料一尺以招徠之。土商有買粟出疆者。給郵符以護持之。夫無譏訶。來無盤驗。粟舟不待召而集。粟價不待壓而平。而公猶未已也。飛章以控朝貴。洒涕以勸兩臺。請賑請餉。請改折。請設粥糜。又請官游慶關者。遍下湘楚豫章之粟。而公猶未已也。捐七白金以賑飢民。又捐三百金以濟寒士。且欲與守土諸賢。盡截關稅。共濟時艱。而籲天無從。唯有仰屋歎耳。至於征商免量料。免耗羨。免回空之檢詰。免牙僧之供應。免冗役之詐冒苛索。不攝訟讎。不抑市價。不縱大賄。惡少年。善政種種。視前使者則加密。視穰歲則加寬。關政荒政。遞相灌輸於其間。公之言曰。救荒非權責也。然司徒事也。在周禮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首散財。次薄征。舍禁去譏。遂居其二。今目擊非常之重災。而忍以局外委之。膜外置之。與其蒔苗插髮。剝商以自肥。毋寧通商以起溝中之瘠。與其

管饑餓率媚貴人游客母寧以此活餓殍而杜亂萌公識甚卓公心甚慈而亦甚苦行且驅車往矣今
徂夏雨霽露復不休榮麥糜爛士民牽衣而啼如兒索乳如母顧兒公一朝挈付後人懷抱中度飢飽何如哉
公少年高第脂膏不染能早透義利關米粟流行又能度億萬姓於人鬼關關吏如此事事皆可楷模雖司楮
實司命雖司命實導師余故許之碑揭石五達之衢亭其上以告繼公而來者

太倉州守順山王公去思碑記

順山王公之守吾州也最稱神明而忽以內艱聞士大夫與父老走相告曰神明如公恨不借久任長庇
於茲土今且蹠而行此非若入覲赴召時可以攀轅臥轍留也無已則請摩娑一片石以志去思可乎於是太
學楊君調余屬爲記余惟吾鄉之俗有近古而可貴者三縉紳雅自好不敢操州邑士大夫權民間游冶或猾
吏市獮不使聞於上聽其自潰而後已公私之役急公惟恐後而罕異同其皎皎者慎許可即師保之語不能
面從而當於心則誦述其言行吏事至傳之口碑以爲後事師蓋讀先司寇集所載州守之賢者不恆見及
今順山王公指僅再屈而已公初令夏津憲惡旌善不五年幾至刑措考最擢太倉其治狀類夏津而精明神
采則更過之州邊備最急向爲老胥漁食至三千餘金根堅穴深公摘發其奸置之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斷
不除獄不止公擒治其最有聲者不懷則并其比鄰父兄法無貸白徒惡少年拳勇好鬥所至不逞公捕治其
首惡重懲之民始大恐二三游冶兒鮮衣怒馬悍罔破讒三老莫敢訶宗黨莫能禁此不可令良家子見也公
械而榜之市悍僧募施不如意則以死要挾公手示之徙出之境外乃曰狼莠去嘉禾生大慈去良民活於是

與縫掖約曰。若有直。吾代爲若理。無得闌入庭。與縉紳約曰。有不違。子大夫其忠告我。無以體腹及我門。故限田之役。悉絜於令。而鮮有規脫者。漕軍之粟。悉及於期。而鮮有誤兌者。自公下車以來。士大夫進無私交。退無私讎。百姓弱者安。強者輯。以共成公勁挺正直之風。則公之以也。州人濱海。多植木綿。客歲颶風大作。花無孑遺。公調停新舊逋。最爲苦心。而不以告人。太原王相公之喪。遠近弔唁者輻輳至。賓客委積。費百倍恆時。公毫不見詞色。而躡其遺孤獨至。是皆有古人風。此豈俗情可得而窺其涯涘哉。假令公得竟其神明之政。案無留牘。類穆之市。無醉人類。孔明。囊無一錢。類劉寵。惜乎其以艱奪也。余故采輿人之誦而樂識其事。非獨以慰父老之思。將使有志於民者。推公之所已試。其法可不待頌而具。而公之澤彌深。吾鄉之俗彌近於古矣。公名萬禎。號順山。北直隸廣平府永年縣人。中戊子科。其父某。嘗爲州牧。有吏聲。蓋州人士世飲其德。法得並書。

崇德令周侯生祠碑記

周侯。金壇人。以春秋中鄉試第一。成乙未進士。文聲馳兩都。度必且虛館局待公。而公竟謁崇德令以出。曰。士之入官。猶金之入冶。鑿鋤鑄錘。惟所命。金剛冶則不祥。士擇官則不恪。於是識者翕然知公爲國器。公爲令十月。奔喪還里。父老傾國留公。至絕幃棘。轍不能奪。乃退而捧土聚祠。肖公像以祀之。志思也。祠成。伐豐碑。書其事。而徵余爲之記。余史官。凡文苑循吏。例得書。且習公治狀甚悉。公邑緡孔道。使輅絡繹。什九治客。什一治簿書。卽才謂者。低迷抑騷。迫日夜不暇休沐。而公至。獨臥治之。公之治崇也。損供億自身始。清廚傳自行部始。謝筮籙自賓旅始。希謁見自邦大夫始。酌虛實自鄉賦長始。掃宿蠹自隸胥始。讓早涼自露陽始。教詩書自

贈生逢拔始。蓋行之期年。而部使者以下。無不恨得公晚也。既去而父老子弟。無不人人恨釋公早也。世言文人不習吏事。公下車以千里追鋒之才。奏期年脫穎之治。至使人喁歌謳思。私憶公之短長肥瘠。以告僚者。務期於如見公而止。藉令積期年而至久任。轉其宰一邑者而宰天下。吾不知又何如尸祝公也。學則肉食。仕則血食。大丈夫鬚眉之事畢矣。古文苑循吏未有合傳。請爲公書之祠下。爲文人一吐氣焉。且使後事者知一年可以樹政。一令可以自樹。政不必久。惟其官官不必擇。惟其人。

劉河游擊張公去思碑記

劉河張公以游擊將軍擢東粵陽電參戎。聞命之日。父老將吏請之雨臺。慰留數四不得。則軼車繫馬。冀緩公行。又不得。於是公屬施君某函書幣而請曰。吾曹欲頌而短於口。惟先生之習公而詞之嫻也。請碑道左。以志去思。余曰。異哉。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文士短儒。操空言以束豪傑。豪傑頽首裹足而氣不振。因相與翺翔容與。飽嬉以老。甚則傲視其屬。虐使其衆。使人不敢平面視。在則赫赫。去則已焉。詎有繫思如張公者哉。公初闔盱郡。再闔真州。既拜劉河游擊將軍。河當婁江之尾。大海之首。最爲東南大觚處。總戎鎮其南。備兵控其北。御史中丞建節於西。聲勢相倚如左右手。非名將不可辦。而張公饒兵略。膽度識量。迥出人表。有八面受敵之才。萬夫不可奪之勇。初受事。先以廉。次以和。而中約之以節制。往往隸尺籍者。大概紙上空名。遇按視。情市人相欺。而軍士輒得充腹者無幾。或遠竄於私橐。或影射於要室。伍幾空無人。公議汰議簡。士不虛廩。伍不虛士。而公不市刻核名。請餉必以期。授餉必以額。無染指。無吮齷。自得廉將軍。而人人宿飽矣。而公不市矯

激名海多島嶼。亡命窟其間。鹽盜出沒。與波上下。公牒則縶縛之。如猶擒象。罕有偷力。聞者皆相約莫敢犯境上。而公又不市搏擊名。奏功幕府。輒以分子其僚屬。其過誤者。覆露之。煎洗之。甚則陰爲之地而不使聞。其它卽步卒舟師皆與之同醪共糲。而公又不市惠愛名。公具此數善。其廉威能令債帥落胆。小兒禁啼。至於赤心白意。使人人皆以公爲親已。則不伐不求。不矜不伐。得之同野。先生家訓者多矣。公今去吳而軍電白。電白在保界山谷中。民侗寇境。宜無事名將才。獨以公才守懔然。置之寶玉之地。酌泉知廉。焚玉見性。非久上檢部使。請薦贖特懸方千里。節鉞授公。趙趙桓桓。以竟韓白衛霍之業。石崖天齊。可磨可鑄。但將士畏威懷德者。不勝悵悵去後思。此峴山所以有墮淚碑也。故諸施君之請而伐石書之。非特志遺愛。且以勸後之來者。公名可大號扶輿。世官南京羽林衛萬戶侯。中辛丑科進士。

丁大司空四賑亭記

青浦邑城中之南。新建丁司空四賑亭。司空嘉善籍。而亭青浦者何。曰司空四荒四賑。捐金錢米粟以萬計。遠近流亡。聞而爭趨之。吳江青浦。地勢窪下。與公泖居相接壤。其食公之德爲尤甚。往萬曆戊子大水。庚申大旱。戊申甲子又大水。而粟價翔踊極矣。當事下遠糴閉糴平糴之令。富人屢廩以規數倍息。飢者僵於途。悍者掠於市。豪商大賈。壅上流之粟莫敢前。民且齋齋思勳。此吳越何等時也。公謝絕諸事。閔閔以救荒爲第一義。搜括先世之遺貲積粟。先煮糜。次給米。乞米者擠擁不得前。則令泊舟於數里外。公載米唱發之。又爲其風雨計。則施以葦席。爲其寒慄計。則施以木棉布襦。不問浙直。不問男女老幼。計口關支。務使人人各饜其果然。

之腹而後已。其他齋禱於神明。上書於朝貴。請折請綢。祕不使人知。亦不望人報。公豈有分毫市恩要譽之念哉。公每賑捐米二萬石。再賑捐一萬五千石。三賑一萬石。四賑六千石。其全活人不可勝數。浙直請碑公。公辭。請祠公。公又辭。竟不意爲吳江所先。青人僥而嘆曰。屈指戊子以來。吾儕之死而生。骨而肉者。其誰非丁公所賜也。子而子。孫而孫。復得享有一鍾半菽之飽者。其誰非丁公所再造也。今不祠。將無爲吳江父老所笑。上狀於郡侯方公。孫大夫鄭公。朱公。皆曰。後矣。至是。釀金召工。斷材陶甃。而亭不半歲告成。第官師士民。僅悉公之救荒一端耳。公筮仕旬容令。廉明精密。理縣如理家。愛民如愛子。七年不謝荐舉。兩覲不餽京儀。力止胡中丞會題吳士期。而其後胡得免於清議。人稱公爲真縣令。已擢北台。張江陵修彙所劉公之怨。屬公按遼。餼鍊其贖事。公辭以疾。江陵怒。抵其揭於地。公歸而江陵敗。然未嘗翹故相之過。以博名高。以希速化。家食二十餘年。寂寂也。人稱公爲真御史。已荐起南廷尉。陞奉常操臺。魁排門。更願役。定妖寇。治橋道。濬河渠。疏錢法。凡爲民節省。爲民諄諄。排解勸諭。則家庭爾汝。布帛菽粟也。人稱公爲真中丞。而義倉救荒。則天若以此擔專授公。皆歷歷有奇兆焉。公二十時。晚宿書樓。夢見程明道先生。遂行四拜禮。及宰旬容。入上元縣。後署東偏。則明道先生神像在焉。故上元簿也。公肅衣冠而拜之。儼如夢中。遂有志於聖賢萬物一體之學。此公學問之所自始也。又在縣夢義倉二字。覺而異之。後經滁州鎮。忽見太僕寺懸義倉扁。即心動。遣僕建倉於宅右。以應其兆。尋夢疊疊蓬跣而號者若而人。公嘆曰。吾此生得無有賑飢之責乎。此公義倉救荒之所自始也。往歲兩臺上疏。請詔表揚。特加公子太保。賜扁建坊。以示風厲。而公辭愈堅。奉旨。卿捐貲賑飢。原非博名。加銜建坊。義當示勸。乃

懇辭至再。准成克讓。以昭無所爲而爲之盛心。該部知道。青人走相告曰。詔書以譏許公。以誠亮公。而未嘗過抑吾儕之俎豆公也。大恩不報。計莫若建祠。祠不許。計莫若改爲四賑亭。公將何辭以拒我。陳子曰。爾曹何知。我將告汝。公辭官保。正當魏瑯爵賞濫觴之時。辭建祠。又正當魏瑯稱功誦德之日。迨海內瑯祠盡毀。而后始服公之讓。再讓三。且愧且懼。穆然其有深思。卓識高風。先幾定力。挽回士大夫廉恥名節於人間。其功不在救荒下。是亭也。豈獨碑四賑而已哉。

青浦鵬南韓侯德政碑記

韓侯以戊申春蒞青溪。歲潦。力捍大災。民復故業。庚戌。駕朝車。青人請而獲免。至是擢長洲令。上書挽留者踵相擊。而長洲吏民逆境上。曰。此吾侯也。汝何有焉。青人則又曰。吾韓父也。汝何奪之。於是爭請之。臺使者臺使者笑曰。是安得百億化身。使兩邑家置一侯哉。青不得請。乃調子文。記公德政。樹之道左。蓋青建邑僅三十餘年。華上割田。多瘠而少腴。其鄉賦長上上者。不能當中小豪。而兩邑官籍田復居半。徵稅則額誣。逮讞則岐而置之他所。臺察郡大夫。朝傳至而夕不能應。如坐村落蕭寺中。所謂大要俱無身。尙堪無歲哉。地本澤國。吳淞久溼。上流不洩。震澤澱湖之水。合流東北。民且立沼矣。侯竊宿露。徒步風雨泥淖中。捐俸首倡。遠近赴義。旋即請賑請錫。請平糶。請設粥糜。而侯且曰。飢民非特用威難。即用恩亦難。救荒如用兵。要在分數明。法令信。簡而不苛。整而不亂。乃克有濟。其散粟也。侯入鄉。令民坐田塍間。隨舟散給之。民入城。侯令民列城上。隨車唱給之。粥設八局。侯至親臨焉。視爨汲。嘗旨否。撤局之日。復散錢以助耕者。而民自是始得贖耒耜。播穀種矣。

侯曰未也。吳民所恃耕織耳。猾買乘災射利。布價不登。侯潛伺其贖鑄金者。而又召諭使少昂布值。青以外皆受賜。侯又曰未也。乃繕橋梁。繕廨宇。繕學宮。而市人有藉手以飽者。侯又曰未也。博徒不除盜不止。訟師不除獄不止。爲捕治最有聲者。榜其門。徙出境而後已。又擒白徒惡少年。立斃之。民始震恐。侯又曰未也。大蠶雖除。大役未定。於是手書條令。裁公正。均荒絕。開津貼。甦墮夫。檄邑視荒熟爲重輕。而荒區又視消長爲重輕。有屬間者。張其書通衢。而不數日皆悅服。侯又曰未也。吳最苦軍免。而青爲甚。因與漕弁約曰。粟不良。責在令。約束不嚴。責在弁。軍無得擇民。民無得擇軍。探策派之公平而止。其旗軍橫者。請之當事。械常平前。弁唯唯無敢譁。而漕耗減過半。其他征科有法。餽士有恩。決訟無三思。無再宿。僚吏膠拳裹足。而不敢奸候之一擊一笑。又非部章荐牘所能盡。侯也。侯博學。精詞翰。旁游百藝。彎弓飛騎。燕趙客所不如。以侯挾文武異才。近可列障乘陣。遠可備國家非常緩急。而侯落落穆穆。未嘗少露鋒穎。亦不以疾言遽色加人。舞滑挑之不應。強禦迫之不動。懸鏡而肝膽照。迎刃而理節解。其批決類移之要路。而能動勞民事。又類公家韓忠獻。故借侯青溪。青不加簡。借侯長洲。長不加煩。譬如陽春。花有高下。而春無短長。又如獅狔。搏象有全威。而擒兔無偷力。侯何擇於兩邑間哉。先是青荒甚。當路欲移侯劇邑。侯堅謝曰。赤子臨危而棄之。不忍。這艱後人。不祥。爲拮据視事如故。一城斗大。官署蒸濕。日坐積霧浮水中。出無佳山水與游。居無士大夫。絃誦觴咏以爲樂。而侯安之若一日。晏然三時菴食。不謂苦。簡鷗從入窳鄉。不謂陋。會計廩庾。出入毫髮經手。不謂煩。余嘆侯非學爲令。乃學爲苦行道人也。解邑之日。青復大涼。侯奏牒如前。至長洲。又以改折青賦。請之徐中丞。其夢寐精神。無一日不與青人俱。今

一旦迎侯以去。兒方乳而奪之母。病方起而奪之醫。駕輕車。就熟路。而奪之工。良造父。青人其習。釋然於公哉。余故代父老言以志去思。且告後之守土者。侯名原善。號鵬南。丁未進士。北直隸人。

徐公碩菴德政碑記(代)

碩菴徐公之理廬州也。靖變有奇功。觸奸有勁節。雖穢削東還。朝野震之。已公論重明。推轂銓諫。無虛歲。而公了無速化心。但補理松郡而已。公不先不後。適當漕運之艱難。不進不退。又當功令之參劾。拮据奔走。抑首而莫敢伸。重趺而莫敢息。屏氣於喉。嘆之間。而莫敢控。太夫人垂八十而未沾一命榮。役入見公狀。爲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而終無以報公焦勞之萬一。於是塑像伐石。俎豆而尸祝之。卽今上海倉內之新祠是也。公起家壬戌進士。官廬州。乙丑春。悍軍飢民。暨旗聚衆。焚劫於含巢和無四州之間。公未經憲委。矯節登車。縛渠帥。截脅從。立消焚林燎原之勢。布置精詳。善後而返。此郡理所未始有也。汪大夫心淵。徐賢守也。崔呈秀掩其扞。圍却賊之功。而橫以十九萬贓坐之。公奮不顧身。反覆辨難。決不肯殺人以媚人。甘與汪大夫同褫職。然後已。夫爲人辨賄。而得受賄之名。爲朝廷守法。而罹枉法之報。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以天啓乙丑削籍。崇禎戊辰。賜環。其台臣荐者。魏公萃庸。宋公禎漢。袁公弘勳。科臣荐者。鍾公爌。陳公獻策。部臣周公京。或推起廢。或推減俸考選。而公循資平進。爲松理。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往郡理。但署官評。以制漕舟之橫。而今且協催漕粟。以刑獄而兼錢穀。以刑官而代縣官。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華上青漕額三十五萬。上海居十一萬餘。地不產米。民且貴饑。公與方郡伯設法賑之力。拒兌七折三之說。以補足三千六百石之額。乃大河舟李師靖以折兌瀕呈。而

漕使者以公遲誤削級。此郡理所未始有也。公前以後合郡之公呈公揭。傾城涵野而出。上兩臺。上閣部當路。又爲之會疏題留。此郡理所未始有也。題留雖堅。候旨未下。委之轄舊事。辭。委之揖華篆。又辭。此郡理所未始有也。舊漕甫完。新漕又接。經營兌局者。歲尾歲首。幾匝四年。僅開兩級。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去年風雨彌旬。棉花如掃。漕粟半有半無。漕賦長且日欺。日玩。賴縣大夫以輯顏好語。慰且勞之。公以嚴聲厲色。剋督之。跡若異同。心期共濟。此亦郡理所未始有也。今東南無官不難。而獨難於理官。無地不難。而獨難於上海。甬當及瓜之期。仍負積薪之恨。凡父老之爲公寢食不安。意色不平者。嚙嚙蟠屈而無所之。則請付之七尺代言之石倉。漕所貯也。倉之舊縣署。公所憇也。公甘棠在此。則俎豆而尸祝之亦應在此。父老某某等請碑之宿意也。亦二百年以來郡理所未始有也。若夫公之清如水。明如鏡。直如矢。四郡誦之如慈父。僚友信之如胞兄弟。當道倚之如左右手。其見於口碑。荐積不勝書。而膏兌漕之始末獨詳。蓋漕雖累公。而松之士大夫父老。終不忍負公也。即日開俸復級。以銓諫特徵。亦還公應得故物。而公年來遭逢之不振。俯仰屈伸之不如意。此碑其左驗矣。故感慨而爲之記。

郡司馬黃公署上海惠政碑記

我黃公仲石。所至人愛。所去人思。蜀楚之政。播在朝聽。主爵氏推擢松郡司馬。專轄海防。蓋人與地交重也。公起閩中世家。與伯氏太史。自少砥礪相師友。博練朝家掌故。及三教方聞之書。願盼慷慨。留心當世。已而俯就一郡。出其土宜精餘。直可刃游穎脫。而不足辨者。公下車。分別將吏之勤惰。蒐討阨塞之險易。稽核軍伍。

之虛實。酌調糧餉之後。先移樞樞理。總巖巖治。舉無餘便。橐無餘私。自千石以上。兩臺以下。皆交手受成。以服公之才。誠兩合。而公亦廓落大度。益發舒其所長。或擊畫於數言。或取裁於俄頃。不吐不茹。不聽不悚。沛如也。會當路檄公。捍郡篆。一習華亭。再習上海。華上老稚交奪於境上。惟恐公後之。上海最苦役。役最苦花詭。大中丞曰。均役莫若均田。公曰。均田莫若均貼。因計田以論貼之多寡。又計役以論貼之重輕。使小民無無田之役。而巨室無不貼之田。中丞之法伸。而縉紳之體重。此公之功也。故事漕兌者。左軍輒抑民。左民輒抑軍。自徐侯中漕簡。後事者惴惴有戒心。公與弁約曰。粟不良。責在我。軍不馴。責在汝。請各嚴約束。遵漕規。相與平亭。畫一而後止。軍無噪譁。倉有餘粟。此又公之功也。邑令之出入。臺察之送迎。勢不能不具舟楫以從。臨時責辦。此曹非倚豪家。則竄而匿矣。於是編及大戶。而多金營脫者有之。累歲賠償者有之。名雖埠頭。實稱劇役。公募以官帑。不煩民間。而城野始得安枕。此又公之功也。上海城三面襟黃浦。前許侯築堤護之。水嚙堤圯。公見曰。無堤是無城。無城是無民也。及今不修。後費滋巨。乃捐俸召工。畚鍤雲集。甃石銅鐵。屹如金湯。其長以百丈計。此又公之功也。其他汰債帥。擒博徒。鋤治游手惡少年。暴酷賜膳。疫民賜藥。羈囚賜葺。其冥德種種不一。而公明不市察。清不市名。恩不市德。勞不市功。不惟自處無事。而且欲使人無事。不惟不使人知。而且不欲使當路要人知之。然桃李無言。藜藿罷採。士民信爲神君。臺察諸大夫信如左右手。亦由公長馭遠略。繫東南半壁之重。若使朝宁超格用公。授之麾幢節鉞。卽周文襄海忠介何難。鴈行哉。輿有頌。口有碑。士大夫別有記。他日探風聽謠者。自當與伯氏文苑吏績並傳。碑而屋之。以代俎豆。

戶部念劬劉公濟聖權政碑記

楚念劬劉公辛永邑。實政有錄。去思有碑。條畫便宜。皆可令當世法。擢戶部尚書郎。司權濟聖。公難之大。司空曰。金銀百鍊而彌堅。玉炊三日而不變。非劉君潔士。疇能當此者乎。公下車。咨問疾苦。謂竭澤則病商。漏網則病國。而稍以已與之。則商與國交病。計無若倡之以廉。廉則胥史膠拳。駟贖斂手。莫敢挾使者威。指名宣索。而長年買客亦且安於故常。而無所恫喝搖撼。蓋權政本源之地清矣。於是議釐革。若鋪家供應。若行戶。若加耗。若小港委官。若白役。若白攔。是也。議錮免。若船之丈尺五寸以下。若回空。若農庄。若鬻蔬販豕。是也。故例一日啓關者再。公一日啓關者三。不壅不滯。不爭不諱。遠近聞之。皆踴躍稱快。恨不朝發而暮集關下。而公遭時不辰。其艱難有十倍於曩時者。當癸亥秋冬之間。火星入斗。斗故吳越分野處也。土燥水涸。芥舟爲膠。有司檄疏鑿。檄築壩。買客長年收帆。駐機數百里外。則道塗之艱一也。妖言煽亂。無風而搖。而吳越爲最甚。恐怖熒惑。惴惴然搖手相戒。莫敢前。則道塗之艱二也。當此二艱。類且大譴。若更威之如夏日。斂之如秋荼。人實有心。其肯熙熙碩穰而來乎。幸春間稍雨。水程始通。而妖言不逞之徒。擒雜強半。故商旅稍來集。公又去泰去甚。多方以招徠之。不旁聽詞訟。不苛削片紙。宴會出自官帑。市物與之時值。加意節縮。修官塘二千六百餘丈。修吳太伯張太傅沈烈女祠三所。期滿戒塗。而公之橐若掃矣。關讓而不征。古之道也。今水衡則佐將作。舟車則佐度支。甚則必欲取盈以佐軍興巨費。非付之廉吏仁人。鮮克濟者。公搜剔宿蠹。如拯湯火。綏惠商民。如護頭目。避遠金錢。如畏折賦。此商之所以攀帷臥轍。不忍一日釋公之行。去而思。思而碑。實出於感激涕零。而非可以

聲晉笑貌得也。公前宰永時。當福藩之國。力抗權璫。當靈寶之變。計散賊黨。定亂以不殺爲威。權關以不貪爲實。有人如此。使之善算國用。則張蒼。巧計軍儲。則馮勒。執奏宣索。則柳約。投之銅山金穴中。則伯夷也。一關使豈能盡公之才品哉。世有物色廉吏仁人者。請質公代言之石。公名應遇。號念劬。湖廣孝感人。

姚太史風樹堂記

往乙丑秋。操一葉。弔孟長節母於墓門東之十里餘。步月入村。太孺人輿輶猶在舟次。肅衣稽首。退而愴然賦詩以贈之。時夜分矣。猶聞丁丁啄木聲。余問何以。曰。先慈嘗欲結茅墓旁。而未之逮也。奉遺命。考室三楹。其中龕奉父母主。兩旁供如來。置苦塊。出入調於斯。春秋禴於斯。食於斯。寢於斯。生於斯。死於斯。題曰風樹堂。志悲也。堂之四周。長松數千章。老梅數十本。修竹數百竿。雜花繽紛。羣羽翕集。隰几絕巢燕之泥。橫渠下捕魚之柵。冠蓋闕希。瓢笠狎至。望見者。疑有僧寮農舍。而不知爲孟長太史公。雷吟鼠泣處也。孟長居廬。闕靜嚴潔。酒肉不御。國事不談。非特精講禮家言。抑亦得故士逐臣居貞儉難之體。但恨不早構此堂。以娛太孺人耳。太孺人而在。或爲介子推之母子。遷綿上而耕。或爲袁夏甫之母子。穴土室而視。今兩者無一焉。而以區區五斗之養。母且病而効於京。扶三千里之喪。至淮陰。聞殿譴。母且震而匍匐於道。老魅遺銀璫四出。窮捕鉤黨人。吳兒蜂擁。數萬餘。捉緹騎撲殺之。文起孟長莫能禁。命在其風斗口間。太孺人有靈。度且登於木。嘯於梁。盼而視曰。尙慎旃哉。而禍且岌岌矣。昔鄧元城。終夜熟睡。鼾聲撼牆屋。徐有功殺之三。宥之三。而神色不變。彼何人也。孟長何人也。徘徊墟墓。有時定睛不相屬。吁喘不相聞。俄裂眦作電光。俄大吼作霹靂。一似飲重恨。茹積哀。

絕未見繞繞震驚。有索死覓活之意。或勸之斷髮而逝。復壁而藏。弗應也。丁卯見母畢。會天子剪除元兇。拔登衆正。風木之堂。蕭蕭翹翹。卵不及瑕。巢不及覆。孟長行且告墓出山矣。其言曰。重耳以十九年霸晉。勾踐以二十年霸吳。老氏胎於腹中者七十餘年。髮垂白而後始出世。今某褫繫於乙丑。賜環於戊辰。雖之離母也。學道修行人之去死地也。得無太早乎。子何以教我。陳子曰。孟長。鐵漢也。廬墓之三載。直抵重耳勾踐老氏之數十年。良醫成於折肱。神仙成於息踵。名相成於憂患。出山非早。請爲脂車秣馬。以壯君之行。但願孟長坐中書政事堂。如坐姚家村風樹堂中可矣。於是爲記。

白石樵真稿 卷之五

記

五學學田記

大中丞徐公鎮江南。甫下車。檄四郡長吏曰。今天下賦煩役重。吳爲最。吳中民苦田。土苦無田。坐是日益貧。惟四郡爲最。此皆我司土者責也。甦百姓之困。無若清役田。欲贖多士之貧。無若置學田。於是嚴查四郡花廳。率旨永著爲令。勒石成書矣。適蘇郡丞許君攝關務。得濟墅羨金六千一百有奇。牒聞大中丞。大中丞質之。直指房公靜公曰。以此贖土可乎。松郡那守張公受命。銀必親發。田必躬勘。刻畫圖號。使售田者不敢借瘠爲腴。佃田者不敢隱多爲寡。至是而大中丞愛民養士之心。始兩快而無遺憾矣。古者士有塾。塾有田。今高才生餽於官者。循故額止矣。而士之蛙鼃不黔。螢案不膏。鶉衣不結。鯨居不仇。馬鬣不封者。得大中丞而始克有濟。善一。履畝有籍。徵租有程。歲出有經。歲入有會。塞奸詭隱射之門。杜豪強兼井之竇。善二。非贖錢。非沒產。非強富人之樂輸者。取諸權羨而自足。善三。以權羨聞之朝。則恐開增額之漸。置之公家。則又恐那移飛借。或化爲烏有子虛。今不惟貧士沾恩。抑且大中丞見節。善四。松學田。創自宋泰寧間。又再創於郡守黃公潤。歲久籍亡。

不聞有給自大中丞者。有之自徐公始。善五。大中丞起家松司理。人疑其義切并州。而推之徧及於旁郡邑子弟。無公門桃李之私。而有萬物一體之量。善六。一舉而六善具。大中丞足以記矣。說者曰。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爲然。嗟乎。士當以此自責。上不當以此責士。顏氏之貧也。而簞瓢。曾子之貧也。而肘見。子路之貧也。而負米。聖門且然。而况後世之寒書生。獨望其以苦節固窺見。夫乃非人情乎。然則大中丞之學田。其關係於士風士氣。亦甚弘且鉅矣。雖然。易之願有云。觀願吉。觀其所養也。願貞吉。養正則吉也。夫士能養正。而後始不負大中丞置田養士之德意。請以爲記。并以爲松士勸焉。

修松江府學記

晉江蔡侯守松郡。安重廉明。吏畏而民懷之。政既成。則與郡博士沈君等。謀所以維新學宮者。工竣。諸生訪余請一言記之。昔者宋仍五代兵革之後。開基四世。歷六十餘年。而海內之庠序。十不與一。眞宗初卽位。好飾太平。猶曰州縣士滿二百。始得立學。其不及額者。許立孔子廟而已。故宋之名士大夫。廟有記。建學有記。而修學之記無聞焉。我朝廟爲主而學輔之。其制度視宋加等。而人才猶少。遜於昔者。何哉。高孝基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劉邵云。觀人者必先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夫器識不足。則聰明皆爲浮氣。所驅使。於是內濃而外躁。寡守而多營。日盼盼長吏之庭。以非分相假。以不急相干。有司望見。引避惟恐後。或謁廟而不登堂。登堂而不橫講席。排列殿呵。疾趨以出。况肯徘徊嘆息於廊廡闕廟之間者乎。卽有好文長吏。閒欲修舉。而監司不督責。簿書不期會。一切以迂闊視之。相與刻日待遷。如郵亭敗壁。掉臂而去耳。其銳意學校者。老師宿儒。挑之以堪

與不可知之事。叢之以更張紛擾不可竟之功。始而懼。既而疑。不得不姑且議罷。以俟後之人。而後之來者。又若是。學其能久支耶。蔡侯爲松守。有經術。待士寬嚴折衷。皆有恩禮。郡諸生以修學請。侯即日移牒兩臺。限日度材。計時。凡若干日。計費。凡若干兩。其左右前後河工。稱是。是役也。財以俸倡。故其用給人。以悅使。故其工倍。不撤他舍。不鑿旁河。故好議者服。好動者止。此皆侯之嘿寓不爭。而教士以淡者也。昔蜀文翁爲太守。重學校。蜀人用殿旁石室以像翁。王沂公守青。興學於齊。守鄆。興學於魯。齊魯之學者。祀之不廢。今蔡侯有文翁沂公之心。未知郡學生洒掃一席地。當置誰左。請伐石記之。以徵信於永永。沈君經行潔修。淡然德素。雅與侯同心。紀綱學事。多得其力。法得並書。

修志始末記

郡伯禹修方公祖下車以來。一塵不染。百廢具興。歲積人和。惟焚香披閱圖史而已。展及顧文僖公舊志。屈指百二十年。人文漸覺凋落。有感於大方伯七澤張公之勸請也。申之臺察。謀之寮屬。誦吉告文於方正學先生。而薦紳孝秀咸集焉。約十日一赴求忠書院。分曹議之。久則或至或否。又久之。凡郡中零星故實。亦無復有投牒掌記者矣。於是郡伯敦趨不佞。儒更亟。儒遂巡避如前。俞彥直曰。我將助子。先大夫私錄志事。祕笥中。竊嘗欲稟承先志。以成一郡之書。鳩異聞。蒐佚籍。移舟不憚千里。挑燈每及五更。今且傾篋授子矣。儒大喜。乃由山入郡。不佞住東頭。彥直住西頭。繪圖雕篆。始肇厥工。而郡伯又聘章吉甫。以匡儒之不逮。儒謂吉甫曰。自來修志者。比擬於修史。吾獨謂史易而志難。史有起居註。有編管章奏。事繫歲。歲繫月。月繫日。先後班班可考。

鏡而志有是乎。一難也。史不得求之譜。今故家子姓如鄭子之能言其祖。王弘日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者。誰乎。堂構雖仍。譜系不熟。一難也。先輩陸澄有地里贊。顧野王有輿地志。非郡史材乎。目前了無可尋。卽楊潛徐碩張之翰孫鼎諸舊本亦類龜毛兔角矣。一難也。倭奴踰內地轉餉徵師。闕未書。城上海邑青浦。闕未書。鄭僉憲均田。林侍御均限。徐中丞均役。闕未書。張江陵下履畝之令。縮弓溢額。闕未書。海忠介潛吳淞。闕未書。靖辛酉萬曆戊子戊申大災大賑。闕未書。十年編里甲。五年編收解。闕未書。諸如此類。書之則其詞不雅馴。雅馴矣而情形不必其精核洞達。一難也。史臣祿在禁廷。監以勳戚。總以公孤。雖外僚不敢妄親著作尺寸之地。今圖史縱橫於蓬牖。賓朋剝啄於衡門。一難也。儒以七十四老人荷擔一百二十年曠典。狹書細字。複界重行。贖贖行霧露中耳。且才者遜之而拙者任之。上衰遜之而布衣任之。又一難也。志之難如此。可奈何。吉甫曰。是不難。頃奉郡檄。人物如史例。生不立傳矣。郡伯留觀。得從容設處。以觀厥成。干旌不時至矣。康饋不時餽矣。舊志徵引書籍寥寥無幾。今采輯至三四千卷餘。如累朝之實錄。及省直郡縣之通志。拈出無遺。儲蓄多。則排綴便矣。同事者或工於考古。或敏於濶削。或嚴於訂訛。或密於收納部署。少者助若老。健者助若鈍。同事踰年。俱銷歸於太和爐冶中矣。志何甚難之有。陳子曰。善。乃與諸君子杜期竣事。稿甫脫。而剞劂隨之。視願志卷帙。多。歲月頗速。而整齊精簡。以補隆萬之遺。則俟彥直歸而謀之。而余志始無憾。余力已止。此汲深寤於短絆。道遠躋於疾行。志雖不工。不愈於今人而姑待後人。今歲而復待他歲者乎。若其中役法荒政。郡伯謂東南民力民命所關。不惜饞舌盡言之。而小敘之似諷似諫。則區區微寓芻蕘。倘亦司牧者問織問耕。師蟻師馬之少助。

哉。此崇禎庚午辛未修志之始末也。是爲記。

上海呂侯疏河碑記

上海澤國也。百餘年來。縣不得水之益。城中市民龐雜。宜礫雜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岸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不久則更相傳。更相售。以爲固然。予大夫有議疏者。顧盼不敢動。輒議輒止。故市民旱則涓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蒸厲。火則延燼。此城中腸胃之大害也。城西某河。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即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比城外咽喉之大害也。呂公甫下車。顧而嘆曰。古者居民立國。必通川澤之分。今海上水利久淤。司土者泄泄然略不經懷。父母忍乎哉。非無良父母。直無醫師耳。請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之。如河故址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溼十八里。城北虬江達嘉定。溼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多曠。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矣。汲者舍浦而城矣。行者舍騎而舟矣。步夫爭担者息矣。疫厲不作。祝融無權矣。怒風暴雨。沸波狂瀾。莫復爲梗矣。赤田高壤。耕者有溉灌矣。舟可夜行。捕盜無所掠矣。脫有急。水泉足。輪輓便。不苦渴。不苦飢矣。是數者近則貽目前之利。遠則垂數百世之利。目前之利。細細民利。商賈利。豪家大族。數百世之利。利人文。利城守。其初創議。常人難與慮始。今里曰呂公街。河曰呂公泉。二悠悠之言。終不勝億萬姓。塗歌巷舞之口。禹鑿龍門而聚礫。西門約鑿十二渠。而曰百歲後。令父老子弟思我。今視呂公。果然矣。海上洋洋大國。邇來百度廢弛。幾如郵傳。莫知稅駕。公修疊序。修城槽。以及衢路厲壇。圍園。

亭長亭等皆綜理之。制作煥然。如更闢東南一精采巖邑。而無若疏河工尤最鉅。公腰無媚骨。故不懼。心無嗜好。故不染。目無塵翳。故用人得盡其所長。而不敢欺。而總之皆行所無事也。公嘗曰。易卦鼎之後。繼以震。震之後。繼以艮。凡勢不得已乃鼎革。革不得已乃震動。初與民更始。今與民休息。其惟艮乎。疏河以後。諸父老子弟。可以長無事矣。博士王公某。沙公某曰。公賢善。請記之。并記疏河之始末。以碑之石。

重修柳橋澄鑒寺記

澄鑒寺與洙涇楓涇東西相望。前後皆空水。而有甫田居其中。溝塍環匝於四旁。柳橋橫攔之於巽上。今橋圯岸斷不可行。獨僧寮佛閣露於蕪蒲竹樹之間。景幽地僻。游人未嘗過而問焉。此寺建於唐天寶六年。者為隆禪師。燬而重建者。為宋本一淨慧禪師。入吾明至嘉靖。因倭因役。寺頽僧孤。自筠所果林二公至。畚土礮。薙草萊。募修四殿。而後敢葺靜室。栽蔬種竹。稍稍有一枝之安。自是招集法侶。為慧燈。梵龕。空外梵儀。紹初了微。廬岳一音。經營拮据。殫厥心力。日誦誦水聲中。絕不與世緣相附麗。余聞其鐘鼓分明。又見其僧儀嚴肅。就之談。無秋毫塵土粥飯氣。嘆曰。此浮屠中避世隱君子也。因信信宿宿。朝朝暮暮。或泛月放棹。或聽雨聯床。慨然想慕白牛居士之高風。船子夾山之古德。而不及見。猶幸有寺中本色道人。可與聚頭磕膝。作無生話耳。因相與商略指點。按休咎。顧向背。漸次部署整頓之。由榆陰逶迤而入。為山門。額曰柳上第一山。由門而入。兩天玉踞於左右。額曰澄鑒禪寺。又入。額曰大雄寶殿。供如來應尊。由殿東南寶一門。額曰小補陀。其內曰大參同。曰觀音殿。由西北寶一門。曰收綸禪。又寶一門。曰清音堂。清音堂之後。曰竹君堂。竹君堂之左。曰香印齋。香印

齋之左。曰竹籬東偏頭。其他靜照軒。挂笠軒。庖廚場圃之屬。不勝紀。東南竹扉。濱水而居。舍筏登者自此始。曰渡錫。渡錫而外。無橋可接。無市城村聚。落人往來。其地以水勝。以月勝。以竹勝。其僧以戒律勝。以詩畫勝。以幽淡枯寂勝。其內外榜書。以剛峯海中丞。元美王司寇。荊石王文肅。思白董宗伯。凡夫趙徵君。署題勝。此皆緣主僧上慈而下孝。前恭而後儉。好莊嚴聖像。門庭。而不好私藏。好文好潔。而不好求人知。故士大夫樂與之游。願其地。綠淨不敢入。吐其室。如見草衣木食之高流。動色相敬。周旋徙倚。而不忍遽舍去也。今筠所梵儀果林。已供影堂。而諸弟子念其權輿之所自始。如燕壘。如螳宮。瓣泥撮土。一一從口血啣。掇中來。廢刹中興。厥惟艱哉。後之繼者。辛勤善守之。大檀度。宰官長者。悲憫而擁護之。此寺世世金湯不朽矣。故陳子諾照白之勸請而爲之記。

嘉興東塔寺免役碑記

古者佛法付國王大臣。故唐有裴休之與黃蘗。宋有蘇子瞻之與了源辯才。張無垢之與兜率悅。其名位勳德。如雷如霆。皆當世號稱巨公偉人。而獨好方外奇衲之游。擁護叢林。如衛頭目。以三昧力。搏取梵釋龍王之宮。置於人天。摩霄戛雲。駢星麗日。末法數衰。無復大總持出。而羽翼之。而里胥狡獪者。耽耽睨於其中。巧峻橫索。甚則困之踐更。鉢貲不繼。則悉繫長住物應之。又不繼。相率鳥獸散。屋殘竈墮。如村落。逃亡者往往而是。嗚呼。彼獨非王民也歟哉。嘉興東塔寺。漢會稽太守朱賈臣之墓在焉。肇於蕭梁。而盛於唐宋。爲華嚴五山之一。唐中宗文宗之御贊。宋孝宗之奇跡。以至名公卿高僧之題咏。不勝紀。頃者陸冢宰五臺。馮祭酒具區。包舉

憲瑠溪。孝廉心弦。捐貲創助。凡多寶塔。普光明殿。毘盧寶閣。禪堂。悉次第修舉。頓復舊觀。真浙中第一名勝地也。寺址僅一十六畝餘。里猶以僧籍溷報。坐坊廂之役者十之六。奔走疲命。衣鉢如掃。其欲控而無從者久矣。婁江陸侯令嘉禾。號稱神明。編審寺中。平直如砥。已顧寺僧而嘆曰。僧佛弟子也。披緇髡髮。而與編民肩摩訟堂中。一宜免。地額不滿二十畝。二宜免。導春東郊自此始。三宜免。爲先賢漢臣塚。四宜免。漏澤會龍城隍巖秀。有故例。五宜免。吾且以手勅印帖給汝。凡以後一切無名之征。不急之賦。悉與蠲除。此非及我而止也。且以告後之賢者。寺僧稽首臚拜。雨泣而謝曰。侯豈惟再造我。實再造漢冢梁刹。及諸賢聖像也。念無以報侯。請勒石爲記。舊禪堂之東爲廊廡。其西址可十丈許。今議創屋三楹。曰金湯。別室中以祀侯。而陸馮二公。及包公父子。侑食其間。世世且晚存一瓣香。一杯水可乎。余曰善哉。若隨侯者。乘慧力作宰官。乘願力爲嘉禾福星。又以餘力爲汝寺之金湯大護法。此裴行儉蘇子瞻張无垢之流。復生人間。蓋東塔寺一奇遷也。觀於東塔。而士民之謳歌思慕侯。又可知矣。是不可無記。請記者爲明道玄。手書華嚴經一部。凡塔殿堂閣。經營拮据爲多。心精戒潔。故能冥感隨侯如此。侯名猷。明丁未進士。蘇州太倉人。

觀音菴記

南方衆生。目不能記。舌不能憶者。耳能納之久。而靡忘。六根之中。耳根最利。大士以圓真實。進於聞思修。故觀音大士。獨與南方震且有緣。而南方稱揚佛號者。亦惟於觀音大士頂禮不去口。雖然。音聲生滅。皆從耳起。耳若憤聽。聲亦無權。如無心者。耳亦物等。乃知聲不托於物。而托於耳。耳不托於聽。而托於心。心之變化。周

統六虛。恢張萬有。觸目成觀。在耳成聽。以一精明。分兩和合。觀即是聽。則目即是耳。耳目可併。則音聲可觀。此心體之祕藏。而大士三鉢磨之第一義也。顧公子方。爲德於鄉。修梁建祠。種種殊勝。而又爲大士崇祀香火。相與祝帝。罄祈穰歲年。豈非仁人長者之心乎。余謂大士所在爲烈。緇白膜拜以求福。曰大士感之。如燈取影。如水取月。彌响彌應。而無有說觀音二字法者。故撮楞嚴之餘。以記於此。并以記子方功德云。

華嚴墨海閣記

華嚴閣者。烏戍密印寺之子院也。梁昭明蕭統讀書烏戍。創密印寺。后宋崇寧間。有晉水法師。講華嚴寺中。天花飛下。花瓣結成晉水二字。遂建此閣。西去密印寺不百步。然環匝市廛中。莫爲拔除者久矣。有僧祖芳。與程居士尙甫。結人外之契。往來閣下。慨然久之。居士曰。先子貞靖先生。授經孺子。燈光熒熒東壁間。自辛亥捐杯椽后。已三周矣。願謀所以薦冥福者。祖芳曰。不慧有私誓。願乞當代名流。書寫華嚴一部。永鎮此閣。居士亦有意乎。居士欣然捐施經紙三部。并助往來資糧。自壬子至戊午。歷六載始竣。居士精延戒淄。轉經禮懺。以資貞靜先生冥福。經三部。合二百四十三卷。寫經者。宰官十一人。白衣道士十五人。比丘三十三人。名媛四人。董玄宰顏其閣曰華嚴墨海。昔人云。不讀華嚴經。不知佛富貴。夫華嚴豈侈言富貴。妙在四種無碍耳。龍勝菩薩以夙智通力誦此經。實又難陀以入世間智力譯此經。清涼國師以達佛知見力釋此經。晉水法師以夙淨願堅固力講此經。祖公程居士。晦無師智自然智。專用衆智。纂名筆書此經。夫攝龍勝又難陀清涼晉水之法。力。諸善信之筆力。祖公之願力。羣力輻輳。運轉程居士孝輪如鷗鵬乘風。蛟龍挾雨。何幽不照。何脆不堅。貞靖

先生從此解脫。八十地。四無碍。直一彈指間耳。古今翰墨家甚多。而以筆墨作佛事者甚少。自有祖公程居士。纂書此經。使一切名人賢媛。洗濯從前文字綺語之習。五色筆花。盡散而爲晉水法師之天花。其利益豈特。灑程氏父子哉。故不辭而爲之記。

重建文昌閣記

嘉靖初。秦州如皋縣。有文昌閣。直學宮之異隅。歲久垂剝。縣大夫高安李公。既修學廟。復念是閣圯甚。議撤而新之。博士呂君謀。諸士紳及形家。僉謂乾當天門。奎壁一宿。繼於乾亥。此天上圖書府也。法當徙異向。乾吉。乃經始於萬曆乙卯仲夏。竣工孟秋八月。余君大美。遂登魁選。諸縫衣騰踴。踴躍。始有蓬蓬天蜚之意。是舉也。材中虛。甃中陶。工中程。陰陽向背中禮。費貲八百金。有奇。率取給邑中俸。及縉紳協贊。未嘗損民間半。致一銀。而此閣儼然。遂驚雲霄之表。猗歟偉矣。按文昌星。載在天官書。其靈異之跡。又載在常璩華陽志。而詳見於蜀。曰張亞。曰仲子者。其姓名與字也。曰生於越雋。戰歿於晉武帝朝者。其生卒之自也。曰修將隆準。龍體肥碩。目大而露。口方而朱。頰廣而方。耳大而朝口者。其相也。曰葬梓潼縣東之二十里者。其墓也。神在六朝。嘗授如意於姚萇。在唐。迎玄宗於萬里橋。在宋。吳曦僭號。則裂其祝板於几下。旋就誅夷。累朝親賜御讀。及玉冊加秩。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特以其司祿判桂籍。故文昌帝君封號最著。我二祖用武定天下。以文守之。國初。命禮官刊定百神祀典。文昌祠獨不第廢。肅皇帝又賜神像。於二三閣臣。使得崇奉香火。此非神道設教。實欲明示右文之德意耳。蓋文昌大指。首重忠孝。視六經約。視二氏精。其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

嘗虐民酷吏。周人之孤。濟人之急。憫人之危。容人之過。如此聽命於天。必降之福。信若神言。真可揭爲多士法。又曰。世事日非。數不可挽。無地可居。有天可依。信若神言。又可揭爲多士戒。法戒具備。思子必孝。思臣必忠。落筆必緯地經天。救世必移星易宿。文昌不在天上。其游行人間乎。若謂文昌能司祿判桂籍。以此歡動多士。而士以此禮一瓣香。則上與下猶市心焉。非建閣本念也。棟強能支。人強能任。吾朝劉玉兩文成。有如此閣矣。文人云乎哉。呂公曰。君言大。請著其闕繫始末。以爲之記。

徐氏尋樂公五圖記

今天下推江東望族。首吳門徐氏。徐之先。由南昌徙處川。自永始。其亢宗自尋樂公始。公自少工書。負饒。執鄉三老目屬之。比長不能婚。抱伏糶出贅里中。投筆客游梁。轉入楚。拓業於三泖。卜居於金閶。生平犯風濤。格盜賊。出必經年。動必數千里。其且仆且起。且死且生。以幾一日之安者。亦良苦矣。垂老倦還。乃履閩東村高。圖都南濠先生撰記。記中第修公勝。而未及其往來行役持捃之狀。於是太僕景文公。復倩名手吳宜遠重摹五圖。張之堂中。使後人觀者。習知祖父之艱難云耳。昔劉裕嘗以葛燈繩拂及耕耨之具。盡藏深宮。文帝見之。有慚色。孝武見之曰。田舍翁得此足矣。大抵由貧而富者。恥名其先。自賤而貴者。不錄其祖。而庸詎知晏安爲。坎毒。美好爲不祥。勞筋骨。餓體膚。乃聖賢之所由躍冶者乎。是故事感不諱牛。梁鴻不諱豕。百里奚不諱屨。尋樂公亦不諱伏糶。公是時特筑筑一孤童。贅婿耳。不三十年而擁上貨。又不再傳而一門九列。兩世重綸。子孫衣冠而朝於墓者。且以百數。譬若泰山有雲。俄而瀾川滿谷。俄而鞭風走電。而其初特自膚寸起。夫尋樂公。

晴寸之雲。乃徐氏之子孫所爲霖雨天下者也。若之何其弗思也。太僕公居安思危。在未謀始。瞿然有剝復損益之感焉。是靈豈直與王令箱魏公笏並傳。卽謂徐氏一卷幽風圖可也。故樂而爲之記。

朱世甫楓野圖記

朱之先。分派徽國。其後有宋工部侍郎瞻頤公。封爵休甯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饒葬楓林之野。族冢附焉。楓野公因以自號。志本也。楓野公捐館時。長者家祥能受書。次家祚字世甫。才二齡。呱呱襁中啼耳。世甫稍知。從家人鄉父老問狀。爲彷彿言。言公短長肥瘠。及生平孝友義俠之事。輒飲泣不自勝。每行游楓林。躬巡丘壠。薙草香葉。未嘗不凄然掩袂以返也。于是復繪楓野圖。裝卷自隨。曰。庶幾如朝夕起居吾父云。夫感風木而興哀。讀蓼莪而罷講。世甫其有古人之心哉。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沈后。勅陸王昇平公主及大臣行訪天下。而高力士女以假后聞。索驗。詢屈。帝涕泣實之曰。吾嘗受百妄。冀得一真。歲月推遷。迄無影響。德宗竭天子四海之力。不如壽昌窮匹夫一念之誠。父母豈有貴賤哉。直視其精神。有至有不至耳。朱世甫追念楓野公。方展畫圖。涕泗交下。其一刻足當四十年。此圖卽壽昌之血經也。特壽昌之母。失可復得。而世甫之父。死不可以復生。同一朱孝子。而世甫則更悲矣。今人居喪草草。素冠紅袖。哂笑錯出。始則僕妄。既且嘆。久則禮法正人。比肩而爭席。甚者又嘉導焉。嗚呼。怪哉。此豈可令世甫見之耶。故感楓野圖而題數語於後。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超然圖記

超然圖者秀州名士孫弘範圖其父儀蜃先生讀書處也。先生爲簡肅公仲子。頽而長。美髯。神觀。玉立自綺。歲博綜羣籍。願得一高第。以佐兩尊人。權已卯。簡肅公七十。恭人六十。賓戚葢履錯堂下。而先生正以南都存報至。羔羊斗酒傾閭巷。簡肅公謝不納。第願恭人斟酒一再行而已。里人慕其榮壽而豔傳之。比後屢上春官。以數奇罷免。而簡肅公亦以壽薨。先生遂不樂仕進。營一廬曰超然。地不求方幅。樹不問位置。鼎彝圖史。具體而微。暇則與昆弟故人。拂拭酒罍。以自快。客去。則召諸子授書其旁。曰。恭儉溫文。無忘先公之遺訓。弘範賜而受教。至今凜凜紳帶間也。先生既捐館。弘範哀思不置。既繪超然圖。復請余題數言以記之。夫世之親死而遂忘者多矣。或外直杖而內錦綺。或哭踊未絕而歌舞旋作。或藏書付之蠹魚酒醜。或斬丘木。捐田宅。不易世而轉輾於子虛。亡是公者何限。是皆弘範之罪人耳。夫先生才高不售。手撰家譜。有良史之風。而弘範孝謹。爲拔。其才能繩簡肅以補先生未竟之志。是何孫氏之多善人君子也。故樂而爲之記。

白石樵真稿卷之五終

白石樵真稿

100

白石樵真稿 卷之六

壽言

壽汪太公九十有一序

新都汪叔圖孝廉君。以明經登壬午籍。癸巳調吾鄉邑博。甲午江右臺使者徵君入棘。所得知名士。極一時之選。而君又嘗奏余以公車牘。詔辨雄爽。似其爲人。余于輩亦得飲君懸河之潤。以自飽。叔圖豈匏繫一官者哉。余退而疑。以質君。君曰。翁春秋高矣。昔人負米捧檄。凡以爲親屈也。親老敢擇仕耶。余聞而心奇之。而叔圖又爲予言翁狀甚悉。公新都兌山之名家子也。今以九十稱鄉祭酒。少時嘗三致千金。悉散去。振其族黨。故人之貧者。性嗜俠。不耐苛碎。以氣誼然諸折里中。老而鬻馬休休。丹輔碧腫。飲噉步趨。往往猶能踞健少年上。即古者修羊公與祝雞老人。無以過也。翁有二丈夫子。伯氏賈而才。仲氏以文行昌於時。諸孫玉樹珠玕。映帶左右。而翁若長庚太白。灼然獨耀於衆星之間。由今大養以遞期頤。直煩十屈指耳。况叔圖君次第榮顯。進冠服以壽翁。首宿之饌。易而大官。廣文之餼。易而畫錦。郡國守相。且將賜几投杖。式翁廬而請焉。豈特爲一鄉一國之瑞哉。夫箕範以九宮。隸算以九章。少室之面壁。神仙之大還。皆九也。造化之數。陽老於九。而返於一。自一

而變以至三百六十有四之不可勝窮。翁正九十而更一矣。雖有巧曆。誰能窮之。新都初屬丹陽。自吳晉而下。號爲東越。與區豳川。如龍蜿蜒欲前。而黃山紫陽諸峯。南北綰結。又若翔鸞。後先挾霞霧而起。故其中多隱君子。異人。翁之老而游於斯也。倘亦一遇之。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祕。能却老而長視者。余敢因叔圖而請焉。翁其有以許我否。

壽大宗伯平翁八十有二序(代)

往先生八十時。天子採御史大夫。拜先生官保于里第。已又遣郡縣行羊酒存問禮。維時海內士大夫。輸琛輦璧。登樂獻歌。布武先生之堂。天下無不聞而豔之。去丁亥至庚寅。先生加八有二。其子伯達君成進士。以行人歸。視公於家。披錦衣。舞而進觴。諸孫如玉。婉孌膝上。先生綬紫鬚白。笑更三爵。喜可知也。已丑榜焦太史而下。凡三百人。以與公之子有兄弟懽。于是徵文獻言。前介公壽。而屬青溪使君司執。解之役。諸君則灑酒再拜。遙廣南山之詩以頌。古禮三年大比。與賢者能者則。卿大夫率其吏與其衆。宴國之大老。而賓禮之。以示型焉。今鄧使君儼然卿大夫也。而請君率又彬彬以賢能起家。則今日彷彿古鄉飲之制。而悼大賓之享。舍宗伯先生。其誰當之。是役也。禮也。歡生晚。幸爲先生之邦人。蓋嘗妄親先生之學。本于六經。而公家敬興及金谿兩兄弟。則又從千古之上。啓關鑰而授之。故其傳獨正。晚而游衍于竺乾之書。與裴相國白香山揖讓同堂。故其神情獨曠。嗟分宜而避其濁。稅江陵而瀛其橫。詔三起而三辭之。故其出處獨高。若是者。是亦足以仰親先生之萬一。然皆貌得其粗。而未睹先生之神者也。嘗聞先生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乞歸十五年。京

洛之下。竿牘如山。卒不得先生片言隻字。其危峻如此。至于告政家居。召布衲爲上客。呼漁樵爲老友。所以提獎後輩。談語而耳囑之者。靡不肯察中心。得所欲而去。嘗譬之其立朝如泰岱峨眉。雪中雲半。可望而不可登。退而遊于鄉社之間。如甫田平疇。芸夫牧豎。皆得以嬉笑而托足焉。先生以伯夷之風。而兼下惠之量者耶。夷清如秋。惠和如春。春秋相成。萬物化生。吾于先生得壽原矣。夫至人而躋上壽。非特身係天下安危者數十年。卽後生晚達。亦得以有所觀型而銷其塵鄙。昔人有言。遇伯夷展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先生一日而在。則人人遙制。惟恐宗伯陸先生知。媿無以稱先生之子同榜兄弟也。記曰。式黃髮下鄉位三百。諸君以之。詩曰。我有嘉賓。君子是則是傲。先生以之。

壽大司馬楊震翁八十序（代）

大司馬楊公以萬歷庚子躋大叢邦大夫與臺使者。以公宿齒耆德。授雲間宮保陸公例。特疏以請。上深居法宮。卽他請或不得俞旨。而獨于國家憲老故典。欲有所崇重。以風示海內。且暮度且下尺一。命守臣勸公于家。三吳父老。雖以爲勝事。而不佞其宜。有一言以壽。當嘉靖初。公由進士授司空郎。出歷藩省。典名城。著有勞績。所在俎豆咏歌之。方伯入覲。加賚金綺。于是建節江右。陪佐邦土。聲實煒然于朝野間。余在內閣。嘗草草向意公。而公亦以言官疏荐。起爲南京御史大夫。一時清聲峻格。不在公家震縮后。余解政還山。公亦挂冠以去。天子累召公爲大司馬。不赴。公春秋高。或不可強起。乃今八十。矯步健嗽。聰明精采如壯時。則其請老。蓋有所托。非淺夫躁士所可測識也。自頃朝習一變。豪者插眉樹領。鑽骨置羽。以譏嘲凌侮。務得罪爲高。其次則陰

陽委蛇。修繞指帖膝之態。以希合當世。上不成狂。下不成愚。是二者皆非。迆續吉祥之齒。而獨楊公不悠悠而和。不噉噉而介。立朝居鄉。一以坦心直道衡之。而天下無不稱其爲寬然大臣長者。此不獨可薰蕕敦鄙。爲國家陰釀和平之福。要之。不茹不吐。不虧不崩。則斷然大臣相也。公與雲間陸公同籍登朝。陸公九十有二。公亦八十矣。其名位相埒。子孫賢孝亦相等。天子之恩。敷加禮於老者。亦且后先相映耀。有如集會名園。圖形僧舍。則公非香山洛社之冠哉。昔滯公以書英招司馬君實。君實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后。而王宜徽則貽書願入會中。今申公與余皆未七十。亦不敢肩隨事公。但其知齒乞閒。幸不爲少年所描畫。抑或勇退如公者。所樂許而與游也。若否否者。請無援君實而援王宜徽例。對百歲觴。從公而後矣。

壽太子少保楊震野八十存問序（代）

吳門少保楊公。以萬歷庚子爲公攬揆之辰。凡里黨賓客無遠近。謀所以斟酒上壽于公。近者布武。遠者傳祝。蓋履錯珠而人鳴玉矣。公委蛇謝客。戒調者無得內庭實。而顧謂孫僊徐子。子爲我乞言于華亭陸公。以贈我。陸公我老友也。壽九十有二。其言信而有徵。余惟肅皇帝辛丑。與公綰綬登朝。皆在踰歲。公由司空郎歷踐藩省。所在祠石可紀。既而方伯內視。帝賚金綺以旌其能。出鎮江右。入佐邦土。特進宗伯。再掌司馬。今予已過耄。公亦髮種種且八十矣。天下士君子咸幸公再起。以竟維持世道之志。而因亦幸公永錫難老。以助天子億萬年無疆之祚。乃以謙著循墻。功成納履。雖名賢推轂。聖主賜環。而乞假凡數十章。家食者凡二十載。駟馬可旋。門雀可羅。驟調之。不知公三事九列也。屏城府揭肝膽。不飲醇而醉。不挾纊而暖。久習之。亦不知公剛正。

練達。侃侃名世老臣也。其少知公者。以爲公勇退類疏傳。知足類香山。獨樂標園。投閒洛社。類君實。而余獨以爲公家。二楊先生近之。楊震清白。却暮夜金。楊翰入相。聞者滅虜從。輟聲樂。墨吏望風解綬而去。則庶幾公之清標峻格乎哉。然而事亦有不能盡公者。當肅皇帝三殿災。公于郎署經營拮据。日夜不交睫。所省資甚鉅。有中貴人意欲染指。增金至八萬餘。大司空不能奪。公爭之。詞色俱厲。中貴人踴階謝罪而止。此余所目擊。而公猶紳尙能道其事。頃者兩宮三殿。肇舉大工。天子遣中舍人鑿山截河。礦稅四出。當事者疏上不報。莫敢誰何。假令有強項如公。則此曹豈能盜旒轡之明。竭山川之髓。一至于此。乃知老成善德。退而在野。則桀恬抑。砥柱回波。進而在朝。批逆鱗。落奸膽。其功真有出于少年流俗之上者。故公之顛笑飲噉。海內聞之。以下公之盛衰。公之盛衰海內聞之。更卜世教之輕重。然則公今日之壽而且康也。豈特一家瑞。一國瑞。其天下之瑞與。太史占星者言。壽星照牛斗分野間。吳越人多得壽。予長公十有二年。兩勤聖問。今臺使者援余例。走牒長安。置書駢繁。行復自天而下。予與公一唱一和。並歌帝力于永永矣。况公孝廉君善養能文章。所謂楊氏果世爲三公者。將在于是。余雖老。尙能攜杖酌酒相賀。公能進我于九老堂否。特書一通。付徐子曾孫。書之屏以質之。

壽大參陽谷王公八十序

往癸巳。余有天台游。因訪公于永嘉。公下榻容余者一月餘。出則窮披諸勝。入則臥名園。飽聲樂。往往滿至四十。猶相與高談抵掌不少倦。公如太白長庚。獨殿衆星之末。而余亦如孤竹之當長松。請得白首待公。爲烟霄物外人。卽百年可期也。計甲午。公春秋八十矣。余過公。荐千秋觴。且復問津于天台桃花。以一言爲祝。

公永嘉之名閥也。以才識見賞于張文忠。文忠不敢待以甥禮而嚴事之。在師友之間。東崖公事無大小。悉調其峭岸憤壯者。以寬大佐之。其苦心隱行。不可勝數。而嗣后一舉西華公。再舉陽谷公。伯仲先后以進士起家。而公尤侷儻闊大。樂善好施。立族約。拓義田。建鄉塾。嚴家訓。又爲設粥糜以賑飢。築城堡以禦寇。此數者。公皆與西華公推東崖未竟之緒。以垂數世樂利之澤。而永嘉父老所爲。稽首以願。公長世者也。公出入郡縣。荐歷藩臬。所至以恩威著稱。江陵操切時。公絕不喜爲煩絃急羽之政。陰以希援當路。惟務從寬貸。至有與兩臺面折而不顧者。吳中以是絕不聞桴鼓聲。而公又精青鳥家言。凡一經指畫。科第溢他額。士民至今無不追而思之。其所爲稽首願公長世者。猶永嘉也。公負百鍊不回之才。萬人必往之氣。胸中落落。僅一再試其奇。旋出而旋收之。乃飄然投劾。托陽湖之濱。以自老。其囊中之穎。斂而不試。而以試于養生家。謝其所謂進賢者。而創鑄以爲冠衣之綉。更以鑿是之囊。更以塵其經世之略。姑試之以部署于家園。山水花竹臺榭之間。其名位不大。而公志。而子姓玉樹琅玕。秀映左右。皆能揚家聲而嗣國寶。藉令公資適逢年。以黃髮服宮闕下。雖能談笑而操鼎食鍾銘之業。然烏能如今日碧瞳丹輔。卽八十猶灼然童孺之色乎。夫八者。數之始也。天道以八節成歲。地道以八方正疆域。晉以從律。風以宣氣。咸八也。伏羲作易。始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演之爲四千九百六十。過此以往。雖有巧摩。誰能窮之。公今正壽域之始也。公所居刺天之峯。其巔有吹臺。相傳爲子晉吹笙處。子晉故王氏飛仙之祖。而公又吸神仙和。畜其用世之具。以從事于逍遙遊。其東海晴山。又多異人隱君子。公之老而翔于斯也。倘亦一遇之與。遇則必有琅函蕊笈之祕。可以却老而長視者。願因壽公之日而請焉。且烟霞

物外之盟。公業已許余得從杖履間矣。

壽觀察張受所先生八十序

往太史奏壽星照斗牛分野間。斗牛吳屬也。其下主多壽。余謂星翁歷師之言。浮誇而少驗。意竊自戊戌以迄庚子辛丑間。而後知天意降祥在吳。又獨鍾于吾吳之貴且賢者。陸宗伯九十。兩勸靈書。其次郡守蔡公。京兆馮公。相國袁公。及今觀察使受所張公。皆相繼八十。而張公尤矯健壯旺不少衰。張氏爲江東四大姓之一。莊懿公以名位勳伐冠冕一代。而公以進士起家。由司馬郎出歷藩省。典名城。凡更楚夏江右。更滇南。又更齊魯而歸。歸臥山中二十二年矣。當徐文貞柄政。一時郭尖李錐之徒。繞指炙面。揣形附聲。惟恐盼膝吐涕不及。既而虞卿印解。翟公客散。桃李化爲蒺藜。衷甲起于入幕。閃倏變遷。莫可摹狀。而公以肺腑密戚。前不爲苟問。后不爲求異。能使仇文貞者。心無所置其疑。而詔新鄭者。口無所獻其譖。豈非公之推誠任素。素信于士大夫間哉。公居家孝友有禮法。遇子弟不肅而嚴。遇賓戚不言而信。遇出處怨恩。醜好嗔笑。不辨而晰。不習而忘。巖然如定僧高士。渙然如春冰釋。而秋纜解也。貌日以閑。而望日以重。后生晚進。禮之爲庚桑。而郡國守相。尊之爲祭酒。教壯飲則社往。教賓筵則賓筵往。甚則布衣窮巷。吉凶之禮。却巾車不御。挈子弟徒步往。路人狎習之。不知爲觀察張公。即知公。亦不知公于文貞新鄭時。嶽嶽中立。有萬夫不可奪。而九折不能回者。昔樂天處牛李交惡之會。身名泰然。其退休早也。于瞻上可侍玉皇。下可陪乞院。其晚年挫折多也。公于二公之所遭。兩無處焉。而生平素風大節。則甚近之。然樂天無子。今適公膝前者。皆賢子孫。孫且登賢書矣。古籍一編。殘棋數

局所在休休。又無子瞻儻耳。還讀之苦。至于八十大壽。而且康。又非二公所敢望也。彈丸峯泖。黃髮宿齒。實相望于里中。公與馮京兆諸先生。映帶宗伯。若曉月之輔長庚。眞足侈東南一時盛事。何必羨耆英于畫圖史冊之上哉。余往矣。不及登堂爲公斟酒佐饗。乃授言于猶子維鯤。獻之。而遙望壽星在牛斗間。則請爲之灑酒三祝。

壽鍾封公面溪先生八十序

丁未小春。爲面溪鍾封公攬揆之辰。蓋八十矣。余獲與公游。而又與權甫最。公以小友遇之。嘗陰識公生平。類大儒。類俠。類尊官。類處士。類禪。類仙。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少習經生。言不售。眩其書。盡授之子黃門公。黃門爲名臣。授之孫。孫爲名士。閒談古今成敗。授據經史。即通人書。不能難也。類大儒。解紛排難。片言立決。里中不之官府而之公。又好爲德于鄉。所振給甚衆。而公略不介一毫顏色。類俠。車騎冠劍。雍雍甚都。監司而下。爭虛左。引重公爲駭客。類尊官。退則閉戶吟誦。從里社長老。運梁市中。類處士。名僧古剎。所至留連。解脫自在。獨往獨來。類禪。性好游名山。行必千里。出必經年。即猿鳥漁樵。不能述公。而公彌老彌健。讀其詩若紀。皆以爲揚許碧落中語。類仙。坦中直腸。遇人無貴賤。面折無少遜。所撰雲間史。有董狐孫盛之風。此眞直道而行者。類三代以上人物。公其龍乎。吾不得而相矣。吾松風俗日薄。封公憑藉子弟。友馬騶奴。赫奕道上。或關說長吏。以爲里閭雄。一旦移苑爲枯。覆公客輒閉門自絕。出則聲折僂僂。不能向人吐一語。是皆公所羞也。公遇變無窘容。處盈無泰色。公不假黃門自重。而人亦不敢以黃門有無輕重公。今已八十。飲噉聰明如故。被服淡素。

議論慷慨如故。吾松得公。而炎涼之俗一變。布衣之禮始尊。豈不大快人意哉。繼甫有道君子也。請以余言質公。公卽拊客觴。能不爲我一引滿加酌否。

壽龍江董公八十序

龍江董公以甲寅季冬壽八十矣。遠近東錦蓋璧者。洞里巷。而公堅謝曰。無以鐘鼓駭我。往者七十。眉公。有壽言。實稱知己。至今度之。箇中不敢忘。垂十年而奉天竺古先生之教。于學道更有得。子盍爲我更徵之。于是孝廉次公再拜而請之。陳子。陳子返其幣而告之曰。余與公游。凡三世矣。公曩者隱委巷陋室中。炊烟如縷。門槿不閉。里父老過戶外。輒聞讀書聲不絕。識者曰。此中故有人。毋輕視之。而公亦以此解嘲。曰。吾二孺子非久貧者。蓋一謂長公。一謂次公云。公坦中直腸。淡面鈍口。與人交。魚魚雅雅。自王公大人。以至草褐下賤。悉以平等視之。胸中不識有涼煖。目中亦不配有菴枯得喪之變。一獲而得長公。中甲午榜。再獲而次公。繼之。中丙午榜。公無秦色。長公夭。次公貧。公無窘容。公嘗曰。吾由吳閩入松。每見貴者。十輪九戟。接轡傳圭。而今門可張雀矣。富者左朱右頰。田園甲一郡。法書名畫走四方。而今皆化爲飄風冷雲矣。其少年嚙之歌舞。傀儡場之啼笑。千迴百變。日化日新。而總之。博不得北窗一夢。是故月之魄。有盈昃。潮之期。有往還。花之候。有開謝。天地不能逃晝夜之運。聖賢不能逃寒暑之數。而蚩蚩者。適欲捭險走捷。角而留之。是皆爲學道人所笑也。次公凜凜庭訓。故所居僅庇風雨。童子犢衣繡帽。僅供掃除。負郭無二頃。稅田無十石。進能以狷潔見重于長吏。而退亦幸悻能見信于公。薦公酒則飲。薦公山穀溪莖則飽。荐公輿則塗。大布短筴。逡巡僧舍田叟之間。不知

其子爲孝廉。卽公亦不自謂孝廉父也。齋居謝客。賢子孫滿前。而公顧日稱佛號。喃喃以萬計。無論門外事。卽一切兒女之情緣。閩史之臧否。多付之垂燻塞兌中。宛然一龐居士。王龍舒矣。余嘗嘆雲棲老人。與吳門申少師皆八十。申公于世福。人願其日增。而雲棲于世福。自願其日減。及今較算。而增減之味。不言可知。此公之學道所以度越世人。而壽不可量也。夫公方無意於我相壽者相。而以此勤祝于達人之前。將無爲公所笑。雖然。文行如孝廉。公雖欲却世福。而亦有不得辭者矣。請無引古先生戒。而姑爲我一醉大斗何如。

壽見州黃次公八十序

往丙午秋。遇光祿中祿黃公于武林。光祿邀余。出示古法書名畫。及金石鼎彝。相與評賞。而中祿愛駿馬。調試西湖柳堤上。奔軼絕塵。一時兩兄弟皆岸偉有錦衣玉食之氣。而平居斌斌德素。不輕爲然諾。余識而心奇之。已徵予詩壽其尊人。得次公風格甚詳。乃知三君蓋有門行焉。至是。吳伯恭過請余曰。黃次公又八十矣。余與公諸子累世姻婭。又結昆弟交。請子一言以佐百歲懺。余喜曰。余諾詩三載。不及奏。微君請。且當屬辭獻次公。次公偉人也。亦真人也。當七歲少孤。里中不逞者。將卵而覆之。次公深墨自如。彊直檢衛。豪傑自屬公。卒與伯兄拓上庠。退而折節爲恭儉。所以緩急贖質于鄉者。惟力是視。閩史書上善。寶筵肅上客。公之淳心實行。皎然信于賢士大夫及鄉三老之口矣。其最異者。母孺人不戒于火。次公從夢中驚起。冒烈燄。負之而出。鬚眉幾盡。子母兩全。見者噴噴難之。而次公遂巡退避。自若曰。是人子事。何忍以此市孝名。夫要譽鄉黨。卽恆人無意於孺子。而公豈有心于母哉。特其仁孝迫切之極。蓋天蓋地。所見止有一母。心目剝那。實無有火。亦無有身。

卽此一念卽至人入火不焦之境界也。公于此非惟得母且得道矣。得道以後視一切菀枯譽誹得失榮辱之途。凡氣燥而心熱者皆附光之蛾。而何足以辱公一晒哉。冷不掙于俗情。炎不入于胸次。氣靜神清。大年無涯。而八十又何足云。且吾聞羣真列仙。其登名于絳簡丹籙者。太上惟忠臣孝子。其次節義。其次積累功德澆泊之士。孝行如次公。又輔之以任俠。百里頌義。千里頌德。卽置身仙行中。度無愧色。故曰。次公偉人亦真人也。伯恭請持余言。屬光祿中祕三君子。率諸孫屬而進觴。次公能無爲余掀髯加酌否。

壽陳公八十序

我朝二百餘年。民間富庶。頗類漢之文景。然每讀文景詔書。孜孜以孝弟力田三老爲鄉縣師。卽武帝雄才大略。狹小前代制作。然養老之典。往往歲下民間。賜牛酒。賜黍粟。賜淖糜。其八十以外者。卽遣長吏閱視。丞尉致其家。蓋猶有古意焉。今世俗務末黷本。大賈操計悅之。誓入叨牙齶。嚕出則裘馬休休。志敵意得。莫可誰何。而里中白首孝悌力田者。顧反出其下。坐以不急之征。無名之費。脊脊焉竭。蹶重購而不得怡。是周之幽風。不如漢之鹽鐵論也。余與于大夫語次富家亶室。休養而生息之。可以點綴太平。支吾緩急。而乃使之化爲子虛而後已。竊爲扼腕者久之。而鑑川翁獨不然。翁之言曰。奉公故樂天而不倦。守分故退讓而不爭。惟謙乃益。惟敬乃老。惟儉乃長。天之道也。翁自少精敏。善心計。不喜忤求。亦不專爲積蓄。能以拮据擁上貲。田廬日益增。陂塘水堰日益拓。家值以千指計。紅腐之粟以百庾計。遠近鄉父老。拱手遜爲素封矣。乃翁無重采。無樂肉。無園亭歌舞。無闌少年場。無逐大人游。每晨起。單複親視麥壩稻壩。與漁師農丈人卜水旱。話風雨。不知翁爲

鄉賦長也。郡縣召之役。則身詣郡縣。檄之督賦都門。則身詣都門。短褐蹇蹙。蹙蹙往來。亦不知翁爲鄉賦長之祭酒也。當戊子大旱。公捐粟數百石以賑飢民。戊申大潦亦如之。所活生靈無算。郡守南昌喻公。四明張公。邑令西蜀聶公。兵使者俞公。先後旌廬。特表冠服以章其善。督學楊侍御。建正學方先生祠。翁又捐金鳩工。崇祀廟貌。最爲弘厥。其他增城堞。刻蘇集。總縣額會計。無大小皆駢責于翁。如浮萍之散而復合。落葉之掃而復下。翁旋資旋辦。又幸而施賴無事。其飢不及餐。臥不甘枕。行不安步。漉盡數斗汗血。枯盡數壑白髮者。又不知幾矣。迄今日而健武善歌。尙得稱八十老翁。嘻。厥惟艱哉。夫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翁之所以勞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翁之所以能壽也。朝臣八十致政。翁有子如吉生。個儒爛文。多賢豪之交。是不可以弛担而樂乎。而翁故爲彼不爲此者。吾以是知翁之識過人遠矣。昔會稽五雲鄉陳氏。惟力耕給足。凡兼井之事。抵質買服。以取贏者。一切不爲。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飾。蔬食布襦。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陸放翁曰。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本魯墟農家。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聞陳氏事。未嘗不太息傷懷也。吉生誠念翁積累艱難。收斂元氣。恭儉恬素。耕讀並傳。豈特豪賈人挺險逐末者不敢望。即士大夫求田問舍。汲汲皇皇。進無銖黍。以急公家。退無尺寸。以庇桑梓。視翁父子。得失何如哉。翁少年會却奔女。其美德甚多。天之報翁大年。以祚其子孫者。未有艾。漢法徵孝悌力田三老。翁其人也。徵賢良文學。吉生其人也。公九十且近。長吏丞尉行至家。又不徒如放翁之嘆羨于五雲陳氏而已。請以壽翁。并以爲父子好善者之勸。

太子太保妻江王公。以癸卯登七十。中外士大夫醵琛與璧。登樂獻歌於公之堂者。履綦相錯。公卿門生某某。不敢以筐篚進。而請得余老人一言以壽公。王公聞而止之。曰。華亭老矣。天子憲老而不敢乞言。無以言潤陸公。余曰。吾雖髦業爲郡人士。與吳邑諸大夫。一再佐嚮矣。無已。敢效華封之野人。而祝公者三。昔孟氏論相業。而曰。養氣。羅豫章論王佐。而曰。無欲。夫世欲不足以難賢。賢智之難。難于名耳。故孔子之論平天下。而又本之以無他技。技者。名之謂也。大凡士君子。一有好名之心。則胸中決無剛大必伸之氣。視其氣之屈伸。以察其人之躁靜。卽賢愚修短禍福。十不失一焉。嘗獨事業而已乎。余曩在史局。每歎公科第文章。壓倒一世。然進而凌巡士大夫間。神清而貌溫。才高而心下。隱若出衆人後者。及新鄭柄政。公瓊嘈不合而出。江陵奪情。公正言面折之。又特請省侍以愧屈之。其氣之必伸者一。江陵敗。公拜相田間。羣少年彈冠易袒以趨公。公嶄然如絕壁斷崖。人無所附麗。俄劾其一二借事鼓譟者。相繼罷去。其氣之必伸者二。禁詔禁修。禁貪禁殘。禁撫按無饋贈。鑊禁河工無擬閣臣。不三月而精采濯濯矣。其氣之必伸者三。極論苑操。力剪鯨宦。其氣之必伸者四。清白一心。以風有位。有壽金壽公者。門人故吏。劾無貸。其氣之必伸者五。公念皇上深宮燕居。宜使數聞民隱。河南水旱。畫圖鴈蕩。直達御前。上爲之親降宸翰。中官及貴妃爲親發帑金。而公復以捐俸倡之。河洛之白骨而肉者。無算。非公能感動宮禁至此乎。其氣之必伸者六。儒議未定。皇上且疑挾制。疑樹功。疑離間。公密疏陳請。甚有手書手絨。同官不見。左右不聞者。至是而始下出閣之命。始定長幼之禮。其氣之必伸者七。公六十。移疾請致政。上遣鴻臚內官宣示。又發金疇于藥王三日。以祈公疾。而公意終不可。竟歸。其氣之必伸者八。夫四

夫負氣不能得之平交。公入朝以來。其浩然剛大之氣。無幾微小挫。天子英明神斷。每事委心俛首而從之。言以得此于君父哉。善乎延篤之言曰。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莊周云。舉天下譽之不加勸。舉天下非之不加阻。是二者。乃公養氣訣也。公方召對時。親承皇上面獎忠孝。退而質公之生平。微獨毀譽不能撼公。即公亦未嘗以毀譽徇天下士。獨斷獨行。不吐不茹。能爲大容。而不爲小忍。能爲面折。而不爲腹蔽。雖朝廷之奏牘。四方之筆札。必暢其喉吻之所欲言。而后止。譬之雷霆無遺聲。黃河無反勢。其胸中剛大之氣。鬱勃而不可遏者如此。而曾有一毫顧忌。爲市名地乎。故文章博大巨麗。而不欲以文名。滑德可師。而不欲以廉名。進而入告。出而焚草。而不欲以忠告名。辭會典訓錄玉牒之世蔭。而不欲以讓名。爲諫臣調護。爲地方請恤援解。而不欲以長者名。孝行若會史。家法若鄒魯。而不欲以道德名。此宰相中無名公也。龍之爲物。潛見飛躍。變化無窮。然劉累氏可以蒙。豫且可以困。則以尙有龍之名在。公無名。則無欲。無欲則生平無不伸之氣。氣伸者神活。神活者命固。公之壽。其可涯量哉。余九十有五。間隱几而讀長生之書。蟪蛄神氣。似不無小證。然養氣不如無欲。無欲不如忘名。則吾於婁江王公。更有進焉。公家編修君聞道甚早。試以吾言質之。

壽靈泉許太公七十序

靈泉許太公七十時。遠近祝者布堂下。琅函寶軸。組纒而進之。太公謝曰。此以加老。不駭則走。惟有折枯松。塞圭竇耳。客前觴如初。公堅不得辭。則大集賓客者數日夜。始得罷。太公笑曰。吾行遊。每見鄉父老七八十時。南面坐場圃。拔飯瓠肉。子婦捧盃而進祝曰。願兒長有貧賤。歲得上壽如此日。嚙決未竟。而曾孫男以束脯

滿頂領上。至口不及受。噴案相視笑。蓋嘈嘈歌舞茆茨間也。今所善客壽我。多屈辭。蓋度之高閣。爲我徵博史氏。釋則進曰。謀野則獲。無若陳子。于是介張宿甫而命陳子言。陳子聞靈泉許太公者。廬山谷中。其居多偉木古藤。清泉奇石。最爲蔚映。太公隨時單複。行不拄杖。日與農師宗老。修詩書耒耜之業。有市官挑者掩耳走。遽還粥粥。退讓有道君子也。前是求吾翁少食貧。太公從祝孺人居于祝。已太公娶董惠文女。則又從董孺人居于董。既補諸生。戰藝三北。左次陋巷。祝孺人歿。結一椽以奉求吾翁。而后獲有寧宇。公嘗夢龍出懷。得子爲釋。則使君。君初令上饒。又令無錫。皆西南壯邑。迎太公官邸。至則聞多異政。號稱神明。爲解頤久之。已竊嘆曰。將無妬者目攝何。既中讒歸。太公迎慰曰。兒來乎。泣民大飢。得汝歲無害。其鄉多賢者。有延陵季札之風。皆以孺子爲可敬。不汝瑕也。而汝棄又精然。吾何以求多孺子哉。且千金壽。何如廉吏一杯羹。河陽花。何如柴桑柳。折腰令。何如強項兒。兒誠善事我。公引滿大酌。又分瀝以勞釋。則皆盡醉。蓋父子間自爲知己。乃如此。假令太公少達人之觀。或對案不食。或蒙袂而嘆。釋則雖一日三朝。袒而百拜以謝無狀。太公能洒然樂此大年否。釋則生平磊落。意甚豪。視一官如蟬翼。視名宿重人如海鷗鳥。不知者疑爲傲吏。釋則知太公實不願以俗吏望我也。客曰。太公即賢達。獨不爲冠劍車騎地耶。太公則大笑曰。曩癸卯見舉于鄉。督學檄衣冠授我。不受。還進吾父以佐九十。今吾年視吾父尙遠。燈下能讀書。飛步山坂。攀藤葛。逐麋兔。甚健亦甚樂也。章服非所急。若九十捧綸。以娛老人。爲孺子一再御行。當揮鋤松菊間。不復問塞上得失矣。陳子聞太公言而善之。命副墨勅之野史。而且以覈許氏之月且云。

壽侍御秦公七十序

萬曆庚寅八月海上鳳樓先生壽七袞。凡鳴玉大夫。蓬衣先生。咸捧卮而歌南山以壽。公爲引滿加酌。已子若孫及從孫。進士國士。雁行庭下。復手斟酒者三。公又引滿。神益爲王。宗人賓客咸退而喜曰。公壽至此。豈其棲海上。逍遙而從飛仙者游。故若壽壽若康乎。余聞之曰。非也。夫修短之數。不制于司命之手。而常制於人。人能權其有餘不足。而善爲之誦信強弛。則所謂出土直以治天下。歛精實以治身者。皆悉舉而聽至人之掌握。雖造化莫得與焉。余持此以徵鳳樓先生。而知公之善爲壽也。公以進士爲名御史。所上封事。天子辭歸。改容出而按部。則紛紛出聲樂。解印綬去者。若風之偃草。公以百鍊之才。挾之以百折不回之氣。故其手采獨露。而亦終與吏議去。飄然挂其冠歸。公乃掀髯自謂主爵實知我。是將置我於春申之濱而逸我。以老也。於是選勝。築菟裘其中。召故人爲香山洛下之社。習其國曰鷗適。以揚揚栩栩。示止足也。皂之囊。白之簡。還之臺中。而塵尾羽扇。日不去手。鏡豸驄馬。放而之乎。無何有之鄉。而身與玄鶴白樂。影相隨。性相安也。故公七十矣。方隴丹輔。鬢髮甚鬢。嬌如童孺。望見者以爲神仙。藉令公資適逢年。雖能談笑而探鼎食。鍾銘之業若契然。烏龍如今日。坐不憑几。行不杖策者乎。造化欲畜公之遇。而公獨借造化之意。以畜其神。欲公拙于衛時。而不能詘公之巧。于自衛。進爲名臣。退爲鄉先生。公之爲公亦得矣。豈特杖于國已哉。公濱於海上。海上之客。多長生羽衣者流。秋月如璧。天高露涼。剝安期之棗。而啖金母之桃。其佐公紫霞觴白雲醕者。當接武于公席矣。公其許我以執輝之役。予請騎青雀而過。爲公歌明月之章。

壽繩翁何老師七十序

吾師何公已未登七袞。遠近祝者纍纍。以戊午歲先期至。三邑孝廉計偕南宮。則詣堂酌大斗而後別。此盛典曩時所未有也。某束髮受經吾師。今已六十老書生。鬚眉垂雪。而吾師碧瞳丹輔。灼然有童子之容。蓋嘗思其故而不得。已而悟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豈吾師養生主乎。先儒曰。人之精神謂之聖。夫金經百鍊而愈剛。玉炊三日而不變。此非炊與鍊之力。乃金玉之精神。本如是耳。吾師自少工文章。試必冠軍。六館之士。盼望軍中。不知以爲何如人。壬午魁捷北京兆。中外額手稱慶。而師又匹馬南還。省觀兩尊人于家。不謂難。已拜紹興理。人疑大相鄉。逆之則易吐。順之則易茹。師笑曰。太尉之祖無左右。吾行所無事止矣。不謂難。師居官抗擯。要洗冤獄。胥僮厭之如神君。士民愛之如慈母。臺察倚之如諍友。流水之轍。如山之贖。談笑而應之。不謂難。既中讜。猶可量移至通顯。豈能遂擢雞肋。師飄然挂冠不復出。不謂難。歸則依鳳凰之麓。行營高敞。卜壤坎親。而餘乘老梧修竹之隙。位置欄戶岩居。刻期而就。不謂難。十一詣山。十九居園。花竹水石。擬於輞川平章。又時時疊而疏之。月異而歲不同。不謂難。園成而客躡屐者至。士問奇者至。輜軒使者干旄至。師新樽折俎。取辦咄嗟。既旨且嘉。甚整而暇。不謂難。良宵十五。上客三千。華屋張燈。星懸斗檠。使人如度中秋月。如入不夜城。主客勸酬。申且不寐。不謂難。里有曲直。非特親知。卽當道率取平於師。甚則大疑不釋。累結不解者。出片言。立決以去。不謂難。與人無町畦。無城府。無老稚貴賤恩怨。待之如砥。不解人間有反覆事。亦不解人情有操戈衷甲事。稍一忤理。輒頽面戟手。呵嘗無所隱。久之而憤如平生。不謂難。緩急借力。推轂游揚。借舌借筆。自五屬以及四

方自門弟故誤。以及浮屠老子之屬。雖非時請。雖不識面請。人人應之如響。不謂難。師集業已藏名山。府羣玉。頃又著何氏類錄。手不暇停。日不暇給。書成數十萬言。如珠淵玉海。不謂難。吾師之精神。幾近于聖矣。精神等耳。時他人分於牙籌。握算。而師獨否。分於鑿室。季女。而師獨否。分於宦途之走捷。時局之挺險。而師獨否。分于賢愚心太察。恩仇心太明。而師獨否。年雖七十。實赤子心。位不滿二千石。實大人相。投之百鍊。而渾金如故也。試之三炊。而璞玉如故也。出則以循吏騰荐牒。處則以鄉祭酒重賓筵。保元吉。享上壽。不亦宜乎。夫有餘不足。天之道也。吾師于諸生。受知于鄉衮徐文貞。已受知於許新安張新建。又受知于朱山陰。申茂苑。王婁江。皆一時宗工偉人。目師館局之器。師出諸公門。未嘗以登龍祈點類。亦未嘗以羅雀懷二心。一經守心。三尺守法。雖科名稍遜同社。而風節無愧古人。今者天報之以長公元翰。孜孜好學。廩廩好修。宛然吾師家法也。吾師之精神廣大。如雷雨滿盈。元翰之精神約束。如霜月澄澈。如是而後家法可長。德澤可久。晚景可移。大年可永。父子張弛之間。天若巧爲調劑。以報吾師之冥德者。一門之富貴壽考。寧有涯量哉。師精神不難應世。豈難今日賓客。幸浮大巨羅無讓。

白石樵真稿 卷之七

壽言

壽肖坡莊太公七十序

陳子與赤雉先生游。蓋心異之。先生力修古學。以明經魁辛丑。非讀中祕書。且得拜劇曹郎。顧退而就吾郡博士。鐫戶讀書。晏如也。既補南雍。擢司空。怯于獻酬。而勇于求同心之賢者。不務爲學章。又不樂刻急峻削。以鋒穎射天下。第與古人黯澹相師友而已。余蓋聞而心異之。及是。得習太公之風格甚詳。而後知先生蓋有隱行焉。太公綺歲稱博學大儒。既壯。謝學使者。與終養。盡祛故實授先生。成進士。封如其官。服被淡素。儼止。惡橫。童隸膠拳。奉教勅。寂無言聲。屏機械。遠囂競。自圖史山澤而外。城市跡可月數也。公府跡可歲數也。余嘗嘆晚世衰薄。子弟垂纓帶綬。父兄不相裁量。日擁舍人兒。膏沐鮮怒。呵噉坊陌。旁獵他事。則旅進旅退。蹲候于郡邑馬廐。折腰重趄。而不知疲者。余嘗見一二老翁矣。子弟不敢諫。托之賓客。賓客不敢諫。諷之以省事寡欲。積德齋神。而彌老彌積。以至于六擊相擿。百年須臾者。又嘗見一二老翁矣。是皆太公所笑也。有司迫太公見。邀之賓飲。曰。觴酒豆肉。有老母在。先生除舍迎之。官曰。祝饌。噎。搔疴。癢。有汝祖母在。今年已酉元且之春王。太公

壽以習。母洪安人。壽以禮。合子母春秋共百有六十矣。赤雉先生官司空。以課行。得觴里門。親知近者頌。遠者
矚。太公謝不納。先生遺書謀之。陳子曰。吾太公居恆視甘言。危辭如爰居之駭鐘鼓。何敢以通人之姓名奏。則
請徵子言以勸。陳子曰。吾聞之。親在不稱老。太公遂巡三讓而不受。觴夫乃爲洪安人地乎。若然。觴無踰太公。
朱壽昌七歲失母。長大追求。刺血寫經。四十餘年。乃得見母。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母沈后。迄無影响。今洪
安人安坐善噉。左右流盼視。不知爲九十母。太公贈甘。百拜而進之。雜戲堂上。又不知此爲七十歲小兒。以此
視德宗。苦樂奚啻天壤。且孫曾繞前。衣冠烏奔。司空郎掬卮斟酒。鳴玉垂魚。鏗然委地。朱壽昌母子有此孫否。
太公卽不忍稱老。獨不爲母子百有六十一加酌也。先生曰。善。請持子言以報太公。暨余王母。陳子曰。樂哉。此
非余創之。莊生有云。可以事親。可以盡年。蓋本之而家南華老仙云。

壽敬新杜太公七十序

杜太公有伯子。以給諫持節益藩還。視太公于里第。壬子當杖國之辰。出而介圭。入而介觴。鳴玉佩魚。鏗
然委地。遠近聞而體之。于是邦君具牛酒。鄉紳具羔雁。太公謝不納。曰。無以危辭諛我。文繡組我。無已。姑賜之
一言。傳示世世。庶幾杜氏之天球河圖哉。開陽施君乃以屬陳子。陳子曰。不佞聞史也。習太公隱德甚。哲。太公
初舉時。其父夢黃衣公抱而送之。五歲。篤行有孝童之目。以博士弟子上公車。罷免。會伯子仲子後。先以笄第
斷。遂謝去鉛槧。一以孝友爲政。而大約本於收斂元氣爲主。伯子初令楚。再令浙。太公曰。爾無以刑書累百姓。
既以卓異拜給諫。則又曰。爾無以諫書累賢士大夫。伯子謹奉教。歸而檢其棄。棄如洗。讀其所條上封事。在官

官。無若請停刑。請釋詔獄。請臣爲大。在鄉官鄉。無若請賑請蠲。救東南水災爲大。太公聞之曰。是兒不走名。不樹黨。不叛師友。不誑君父。其庶幾獨復哉。吾杜氏元氣尙在此。眞吾子矣。杜氏自東黃公以名宦聞。而夷凌與給諫繼之。仲孝廉。季茂才。又雅負競爽之譽。太公俯仰泰然。兩脣綸綍。略怨恩。置寵辱。過里門必趨。遇故時父老。偃僂却步而後敢進。所居多場圃。所談皆先世艱難。與詩書耒耜之業。兄弟雍睦。請子皆樸重狷謹。望而知其爲古人。亦望而知其爲杜氏之子弟也。非太公世德世教。曷克臻此。自古國家之興敗。視元氣之盛衰。門戶煊赫。則祖父勤儉之意無幾矣。權勢薰灼。則國家忠厚之意無幾矣。兩者無如今臺省爲甚。而給諫君獨不然。吾以知仁人之言其利溥。哲父之教其澤深也。元氣所在。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漢。在人爲鳳麟。着于草木。薰而爲芝。含於美石。輒而爲璧。而况父子君臣之際乎。父以此教子。可以保家。以此事君。可以保國。可以保身。太公之元氣具矣。豈惟百歲無有害。卽世德世教。日引而月長之。安知杜衍如晦。不出諸子間哉。太公直端委俟之而已。施君曰善。請以此奏之太公。酌春酒介壽而退。

壽鴻臚程翁七十序

歲己未。一水程翁登七十。凡鄉衮宗長。巨儒豪姓。率餽酒簇樂。實相望于堂。新安人洞巷來觀。體爲盛事。而啓明兄弟子姓。獨徵陳子一言以佐觴。啓明入山中。余出近所撰俠林序示之。啓明鬚眉開張。輒指某某曰。是類吾父。已又指某某曰。是又類吾父。時晚酌甫罷。啓明揮蚊剪燭。具顛末千餘言。明發歸而進余。則皆一水翁生平義氣男子事。余竦然受之。此異日俠林中張本也。翁少習制舉。博綜典墳。蟠言微動。悉軌于孝弟。而時

時俠輔之。客齊魯燕冀荆襄吳越間。五載始歸。爲諸友弟娶婦。又極無方之養。以怡兩尊人。其族梅軒公心偉之。咨買策。翁舉吳興對。梅軒公乃擢雁里湖北二質庫。屬翁爲總持。不數年。拓貲數倍。梅軒公大喜。置酒實嘗。堂。歎血矢誓曰。愿我父子世世無相忘。安樂患難共之。翁唯唯。惟力是視。不私秋毫。梅軒公以此遂甲素封。某歲礦稅起。上遣大嚮陳增來。而新安人程守訓爲增幕客。怙勢噉食人。垂及程氏。曰。程以三千金壽我。禍立解。時梅軒長公少軒君。強項不肯賂。翁請再三。昇如數。旋悔之。翁手書貽守訓。守訓不敢匿。悉輿歸。少軒君見之。且喜且怖。不一月。增上疏。得嚴旨。以欽罰坐名矣。少軒君走金陵。與故所善貴人謀。悉搖手莫敢應。第曰。而家一水翁。曉練杖信義。度足辦此。少軒君負疾歸。增增業已遣游徼索少軒君急。少軒君邀翁密語。翁至。則正門屢久矣。翁問何也。曰。恐緹騎至也。翁笑曰。緹騎至。寧堅鑪可拒乎。是召之侮也。翁挺立。必洞開重門。乃入。入則舉家迎拜翁。翁笑曰。無恐。某在斯。因與少軒君定計。挈囊金。及其子某俱。陰求所以紓禍者。聞增望甚者。又聞增且飛疏中之不法。翁追至河西務。遮邀歸。進見增。言詞慷慨。無所屈撓。增意折。削其五之四。納金竣。增厚膏金帛贈翁。翁倍加金帛。詎還之。增感愧交集。且私詫曰。程氏有人。不可動也。已矣。自是守訓莫敢復披猖。鋒劍屏息。程氏安。而新安之巨室舉安。故曰快也。若夫護祖墓。撫孤甥。割股以起親疾。置妾以廣弟嗣。捐百金以脫某之縲絏。焚血祭以完某之夫婦。走京都以全某之兄弟。其潛德隱行。奪人負我。無我負人。奪天知有餘。人知不足。然而義熱有瑞蓮。新居有巢鶴。拜日則日爲重暉。拜風則風爲反火。惹四蒂。麥兩歧。種種吉祥。一似通天。地而格鬼神者。今春秋七十。猶闊步勇嘍。與士大夫抵掌三教之書。旁及青烏養生主。哀哀不少衰。客歲跨驢。

朝太山夜半觀日出。與七十二代封禪處。近爲遂左畫策。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才識軒雲霄。精神透金石。雄談如古劍客。飛行如古列仙。日月而往。大年何可量哉。翁嘗與黃無心張過過游。與象寥廓。了無一物挂胸懷。牙爛開。卽縣大矣。以賓禮旌。廬引爲鴻臚丞。重非翁之志也。而况數十年一切快腸熱血。更從何處暴乎。羞稱其。無翁之遺。在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有程氏之盟約在。今二子孝謹辨博。嶽嶽有父風。天之嘿報。翁多矣。無爲問往事矣。

壽余太公七十序

新安山磊砢而水百折。皆外朝。故其人好游。游者或以買。或以舌。買游則修卓鄣計白之策。而舌游則結。躬聯轡。隱然如魯仲連。劇孟者流。其游不同。其好義重然諾。任俠一也。余于新安善履康汪君。因善從謙。從謙爲余言。余太公七十矣。其人慷慨。喜爲德于鄉。而退然不傲。爲聲章。引繩而趨。畫地而陷。遂浚粥粥。蓋古之吉德君子也。太公事後王母如母。撫後王母之子稚而孤者如子。伯有寡妻在。三十年吉凶倚辦。無悒容。舅氏隨兒。則卵而翼之。迨長爲之婚。且授之資斧。其他建石梁。葺宗祠。卜親墳。動費數千計。太公捐棄惟恐後。拮据。蹙寒暑中不顧也。太公初爲中下賈。已後跳身南北。涉江隴河。經數年而拓貲。與上賈埒。節腹約口。克意爲恭儉。凡一切光車駿馬。鳴琴粘履。貌爲豪舉者。皆恥不爲。亦不樂與機事。人同縷處。實行仁心。與物無競而已。太公春秋高。碧瞳丹輔。疾走健嗽。不類七十翁。其約謹亦不類新安故習。今有一二名家。以舌爲市。所至都邑。盡。能使辛相施床。上公倒屣。度其氣誼才識。厚足以雄蓋一時。而士大夫亦以爲魯仲連劇孟之徒。復出。欣然

委心頽首而樂爲之用。若他人百做而一不似。不如退而廩廩修閭巷處士之節。千里誦義。百里誦德。借卓鄰之資。以修萬石太丘之鄉行。其規摹尺幅。不至與古人夔絕。而精神亦易辦。才韻鋒鏘亦易斂。豈惟涉世。卽長世亦不出此矣。太公非其人哉。余一桂曰。甚矣。先生之知我父也。請徵詞歸壽一觴。并因太公之言以告閭史。

壽李希白先生七十序

古之隱者不在金馬門。則在青山白雲中。今獨不然。金馬門風塵撲天。坑塹滿地。非復東方生歲星隨沈之時。青山白雲。豈無隱籍。顧妻孥宦僕。各乘異尚。往往笑薛荔而回車。噴桃花而拂袖者矣。如其季孟之間。無如隱居教授爲樂。吾得一人曰希白李公。公名家子。幼有至性。孝友聞于閭黨。弱冠謝舉子。以句讀爲里中兒師。所成名士甚衆。與人交。無少長悉御以誠。平生不知有城府岸峭之色。而人亦不忍以所長傲公。以機數籠公。坦中直腸。微言溫笑。自挾書課子而外。入閉門。出循牆。視一切角小慧而游大人者。直秋葉之墮前耳。憶余爲兒時。與長公約爲布衣兄弟。拜公堂上。公肯肯巖巖。卽草蔬豆飴。必相與斐亶終日。以爲快。雜卉滿庭。殘葍一局。甚樂也。長公之才十倍余。余中年以逍遙廢書。而長公猶躡躡青氍毹間。居恆得子弟糴以佐公權。諸孫大者已婉孌能文章。皆楚楚縉紳公膝下。故公雖家稱貧而樂彌甚。其年七十。彌老而貌彌淨。噫。此豈有所祕受。備置於歲星之助乎哉。有榮啓期之健。而謝其行歌拾穗之勞。有許武仲之高。而汰其臨風棄瓢之癖。處不遠親。貞不絕俗。公之隱居也。與子言孝。與父言慈。公之教授也。余侍公二十年餘。雅以隱操自處。上不屑金馬門。下不能青山白雲。稍做公意。以授經他里。而終不能自固其匹夫徑徑之節。俟公百歲。醜顏童頂。如君家游龍老。

柱史。余請授文如先生故事。向公乞五千言。公共有以許我乎。某也鄙。請從青牛而後也。

壽殷太公七十序

余鮮知交。而交有忘年者。爲隱君方叔。故余于方叔父必稱太公云。辛丑始多十一日。爲太公七十攬揆之辰。余步往壽之。時南面坐一繡床。案列鮭菜三四器。方叔持壘。孫志伊捧盃。相率跪進。太公曰。願兒常有貴。歲得奉觴如此日。太公喜。爲受飲。飲未滿。而會孫男女以束脯擁項上。爭佐太公酒。余遂以次入拜。且問太公所由致七十者。太公曰。老人有田一隅。屋一楹。不解耕處。棄之他人。直以無用。生活七十年耳。余乃嘆曰。眼前四世。已是真樂。而無用一語。復是真壽。壽何真。賢之有。亦在有用無用之間。余卽此一朝暮頃。所稱富貴人。七十如太公。有子若孫。稱壽如太公。不知凡幾。要不過案肉流飲。唱竹吟絲。四座親賓。以喬松款慰而已。至其所以取貴擢官。必有七十年不能自解于中者在。凡以有用故也。是雖齒登大耋。終屬賢年。孰若太公生管人。負我。未嘗我負人。其心閒閔。不爲用擾。真有日作足以當人句。夜息足以當人畫。不趨子瞻所謂百四十者。况復後七十而爲年者乎。此余真壽之說也。且無用之壽。不獨太公。方叔以賣藥讀書。豈取貴擢富有用之徒哉。然當今不易有太公而有之。有太公。則不可無方叔。既有方叔。不得復望志伊。而更生志伊。未相詩書。一門三。其素風高。惟薄陽翟氏足與千載方叔。而真壽一語。又不足爲太公重矣。

壽徐太公七十序

吾友徐思贖綺歲時。目鬚開張。欲闢而上。邇杜門如伏鶴枯蟬。每相見。嘿嘿不能吐一語。卽吐輒逆嘖而

止。一似腹臆間有介介者。曰念太公老且善病耳。太公由經生入國子。性簡淡寡交。居恆匡坐莊語。或挑以機事。輒笑不解。謂何與人處。無腹背。而好行其德于鄉。今年七十。患心氣。飢飽倚思贖手。索啖梨棗餅餌。如嬰兒然。脫者以爲壽徵。而思贖獨不解于懷。入則委蛇侍言笑。出則對賓客頽而嘆。或擲書不竟讀。曰余孺子。豈獨太公飲啄所仗。蓋一書生雄飛雌伏之日。太公之小年。大年繫焉。往太公聞余試不人後。輒津津喜動眉睫。否則食不怡。曰唉。孺子何以報許太守。某聞之。恨不能穴地入也。脫也。孺子一朝策賢良書。太公即老養罷曳。偃仰在床。當蹶然投枕而起。如猛獸驚鳥之發其腋。而受觴非太公旨也。陳子曰。思贖不讀易之困乎。困之未過也。曰有言不信。曰三歲不覲。既而君子以致命遂志。則曰來徐徐。困金車。困赤紱。昔溫子昇博覽百家。廣陽王深賤之。因辱馬廐中。其後梁武使張舉傳其文于海外。夏陽守傅生。使吐谷渾。見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士之遇不遇。乃如此。思贖言語妙天下。不減子昇。直須致命遂志以俟之耳。思贖曰。孺子數窮百六。敢不坐而待歲。奈太公何。陳子曰。昔趙嘉篤疾。勅子立碑道左。而壽至九十餘。丙吉臨封博陽侯。疾甚。宣帝以爲憂。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吉未獲報。無恙也。後果愈。由此觀之。太公不爲嘉。則爲吉。即臥疾。尙當食思贖之報。且伯子醇謹。請孫環侍。姑進一斗慰之。曰。公且起。金車赤紱行且至。易所謂來徐徐者。意者思贖徐子當之云。

壽願涇陽先生六十序

涇陽先生之學道也。不知老之將至。垂六十。而先生通家子陳藝之徵文爲壽。先生將無反走大笑。而不

受與藝之云。聞命于先生矣。他管籥庭實不敢內。信以陳子言。敢不拜賜。余嘗憶己丑歲。先生儼然相訪。以不朽見屬。既明年。復邀同舟至秀州。談甚快。嗣后書問遞至。邀入東林。而余以疾不得往。然每嘆天下有偉人。先生與南阜鄭公。皆以文章風節鎮天下。望之如二曜麗天。而皆砥礪聖學。爲后進倡。先生恂恂自將。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退然如寒書生。而至于抗色立朝。清言格衆。一時權要。能以嘖笑喜怒榮辱進退人。終不得引先生自助。先生獨往獨來。凡所以批其逆鱗而摧其角距者。甚力。至褫官削籍以歸。無幾微見顏色。讀易杜門。晏如也。十五年來。國家老成彫謝幾盡。而碩果不食者。惟南阜公與先生尙在。先生忘世。世不能忘先生。凡遠近執經問道。士大夫東西行禮于其廬者。舟車相屬。郡縣監司以不識先生爲可恥。臺省諸曹郎不首推先生名。則啓事皆指爲故常而不足重。激揚聖賢。不得先生印可。則不敢自信。而私以其學術行于世。世之歸心先生。真如川之赴海。山之宗岱。其盛莫以加矣。及今甫六十。蓋孔子耳順之年。夫所謂耳順者。謂其無復有逆耳之言也。不佞請以龍德之言獻。先生壽彌多。名彌高。而責亦愈備。蓋灼然指爲天子之龍首矣。神龍見首而不見尾。非無尾也。尾之所在。卽英雄豪傑之末路也。沒者欲得其珠。旱者欲得其霖。噓雲御風而隨之者。欲得其騰擲變化之勢。而先生何以謝天下。六龍之爲潛。爲見。爲躍。爲亢。總之皆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主。武公年聳。箴警不忘于國。召公告老。敬德猶慎于身。蓋古聖賢之致微末路如此。而龍谿子乃謂孔子舍七十而進。必將舍矩而就規。此言似巧而實非也。佛氏圓通。以規言。儒者敬直內而義方外。以矩言。此聖賢二氏之辨也。規則少年借之以行其無忌憚之私。而矩則約之卽爲禮。繫之卽可以平天下。日老則日就規矩中。卽使夫

子纓蒙而望期頤。安能舍短而更有他適哉。何也。易之所謂乾乾夕惕者。厲者短在是。龍德亦在是。先生居龍首。見龍尾。一惟以夫子龍德爲師。日新月盛。必能挽回天下之文章。皆正脈。培養天下之風節。皆正氣。唱和切磋。皆正學。處同林。出同朝。聚頭磕膝。皆正人君子。以此壽身壽家。壽國壽天下。而寧知老之將至乎。先生聞之。曰。善。不佞有小心齋節記。雅與陳子之旨合。小心者。乾乾夕惕若之謂也。陳子無事祝我矣。

壽洪九霞太守六十序

戊午孟秋十七日。九霞洪公登六袞矣。賀者函書馳觴。請公閱。公遂巡辭者再四。生平門不入庭實。耳不納諛詞。無已。則屬故人陳子侑一言。此野中惇史也。且實知我。余惟公嶽崎磊落人也。少孤。事母孝。事兄友。撫二妹。悉具裝遣。與朋友處。坦直無他腸。爲諸生。試輒高等。不屑與曹耦乘熱噉名。既進士起家。領壯邑。岩郡長所。至臥轍立祠。終不通京洛膏。走要津路。官南司馬。去淮去梁溪。僅一衣帶水。不屑爲附和。已局稍更。又不屑爲異同。居家庫屋瘠田。不屑治家人產。其貧如故也。落落穆穆如故也。獨往獨來如故也。公嘗憤風俗如蟬。蟬人情如蟬翼。是非如蟬。噉噉迄無定論。故杜門半。讀書半。而時駕一漁刀。訪余于山舍。余把酒問之曰。吾老矣。已癩煙霞。公才大。非檜山澤者。今日暇。請爲縷而問公。聞公在歸化。案牘閒暇。每魚服入村墟。慰勞諸父老。且率村先生引子弟見。與畧文藝。論孝弟。聚而聽者。堵立如家人。垂髫兒摘蔬獻公。公倍與之直。然乎。公唯唯。在台俗。生女不收視。公廉爲保結。民間一女生。輒報公。公給月廩。溺者罪。厚嫁而破產者罪。而俗爲之一變。然乎。公唯唯。台濱海。倭漂至不能擊。往往擒商舶。指爲倭。掠奪之。又論死。公廉得實。力控諸當路。釋還鄉。活者以

自計。然乎。公唯唯。公于台。捐俸置津度。鑿石通渠。造大浮艦以濟。陸者不病涉。然乎。公唯唯。正學先生之裔。寓於松。自洪國揚侍御搜其後。得忠枝忠奕。由松至台。筑筑無依也。公爲之買田娶婦。築室給章服。又請助於臺。察而忠臣血胤。始獲有寧宇。然乎。公唯唯。聞歸化有妖狐。台有羣虎。公齋戒操文告之神。狐雷擊死。黑虎黃彪去渡河。又有自斃死者。然乎。公唯唯。公職方南曹。汰老弱。不懼謗。當戊申歲飢。南御史疏請預借來歲餼以餉軍。得旨而大司農持不發。且噪而脫巾。公星馳諭散。得無事。然乎。公唯唯。公恨南軍積弱。別募浙江三千人。曰。隨兵。標營。擇名將訓練之。親爲操閱。某年稱勁矣。無何。中讒歸。竟未有明。公苦心者。然乎。公唯唯。語至此。公且潸嘆罷飲。而余亦爲公踟躕數四。而不能問也。頃者奴酋吞食遼左。覆軍殺將。督撫與經略倉皇四顧。動以千里徵師爲萬全之策。廷議南都陸營兵尙可用。移咨調發。第不知當時誰創之。誰募之。而又誰練之。同事者已去。後事者又罔知。追求其所自始。積薪不謂下。徙薪不謂功。勞薪不謂苦。蓋志士之心灰。而國家求奇材異能之網。亦已疎矣。假令得公三四人。樽俎羽書之間。居則握兵如老種。出則持節宣使如公家洪忠宣。何遽出兩公下。而惜乎冉冉且老。有鳳笈驥櫪之嘆。則天生豪傑初意。竟何爲乎。雖然。公爲老種。且未免據鞍示蹙。若爲洪忠宣使塞外。則十九年冰山雪窖。固不如今日岩居川觀之爲適也。公笑曰。是乃浮大白醉陳子。爲長齋而出。

壽岡卿申公玄渚六十序

己未仲春岡卿玄渚申公春秋六十。尙寶王遜之貽書陳子曰。先文肅與申文定。同籍同詞垣同政府。其

歸而蒙賜存問又同。每憶文定過婁東。丹顏素髮。望之如神仙。罔卿順然待其后。所謂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見。萬人亦見也。今罔卿已周甲。鬣鬚垂雪矣。罔卿護視我。教誨我。其事之若父師焉。敢徵子一言以爲壽。余惟申公自少嫻家學。擢第歸。卽有志經世大略。上則列聖累朝之故實。下則官府六曹。九大鎮之情形。皆一一網羅胸中。指視掌上。官司馬郎。居職方最久。時邊陲多故。羽書無虛日。公居中調度。或粹裁片語。或立草封事。數十通。能使債帥革心。名王稽顙。皇上且下特旨以大中丞擬公矣。積資晉太僕。疏兩廣制府賞格太濫。疏折馬價十萬餘。時雖諱之。識者已知公實心報國。非優游養望以觀換節者。公門地如此。才地如彼。顧乃粥粥類寒賤。恂恂類弱書生。其意色常下。其中常悒悒不自怡。此其故難言之矣。公爲相公子。義不得外交。又明經起進士。不得閉門如寒蟬。噤不發一語。公置身出處潛見聞則甚難。文定清如水。介如石。求者不能。往往假津梁于公。公吐之則何嚙以復友。茹之則何辭以對父。則甚難。言事譎者。逐者。詔杖者。文定百計經營。始得回蓋高之聽。而人且責文定曰。曷不焚詔裂麻爲諍臣。責公曰。曷不痛哭流涕爲諍子。則甚難。文定既歸。門戶曹起。操戈而衷甲者。非起于親知。則出于二三名公不得志之君子。公嶽嶽中立。鮮所詭隨。寧忤朋友。不忍誤君父。寧左時名。不忍右時局。則甚難。凡公所謂數難者。有一于此。皆能使人心膽俱碎。鬚眉爲白。而公茹荼食蓼六十年。非惟無世家錦衣玉食之習。并不知有田夫野老嬉戲臥之安。里中緩急告者。非時至。戶外造請投謁者。不識面至。公隨叩隨應。日不暇給。而比爲文定乞卹典。建特祠。徵文于四方宗人巨公。事事皆整暇而辨。又蒿目遠左。上書南北樞。謂客兵不可調。海運必當復。搖筆數千言。反覆論利害甚哲。才勝人。識勝人。精審神用。又謬

人豈非難之難哉。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也。初文定當晉楚鼎革之會。大約以避事權收物情爲主。公夾袋貯正人。推轂引後進。苦心密計。調護居多。已文定雲臥方酣。遺簪絕響。鄉里惡少年無端塗面而彈射之一時。門生故吏。多飲恨莫可誰何。公發憤上疏。判白幼狀。唾罵讒夫。某某氏且進且却。且悔且慚。俄化爲異物。而公父子之心跡光明洞達如故。余以此難公。亦以此服公之孝而快。有百鍊不折之剛。仁而勇。有萬人必往之氣。孔子得顏淵而門人益親。得子路而惡言不入于耳。其公侍文定之謂乎。遜之曰。罔卿前所難。先文肅父子所同也。後所難。罔卿所獨也。請以是轉而壽公。公感慨往事往人。可以洒然而進一觴矣。

壽司空陸澹翁六十序

六朝重門第。其江左四大姓。曰朱張顧陸。垂千年而無若陸氏爲最顯。當湖之陸。接笏連圭。排綸比戟。不獨甲越。實甲天下。而無若司空大夫澹園爲最賢。大夫者。太宰莊簡公仲子也。自少博學能文章。爲聞人。鉅公所賞識。而以莊簡當要路。遂巡公車。不獲售。退而考論朝野掌故。及二氏九家言。澗然以李習皇韓稚圭自許。曰。爲人子而不負家聲。爲人臣而不負國恩。斯亦足以老矣。公倜儻伉直。最得莊簡公心。莊簡收采人物。吐握名雋。公置夾袋。書姓名以進。而不使人知。莊簡好爲德于鄉。公荒施糜。扶旆師。吉凶施助。紛難施解。浮屠老子之官施護。義廩以外。善事非一。能使人歸德莊簡。而又不使莊簡公知。莊簡薨后。抵燕上疏。特給全典。歸與贖。伯仲拮据大事而后即安。蓋公之不負家聲者如此。參軍後府。有勾嬖實伍者。公請之司馬。成絕則削其籍。既補水衡郎。督理通惠河政。議城隍。治河道。建橋梁。發義井。修學校。賑貧生。而最鉅者。搜獲先朝大木于灘村泥。

沙之中以千計。所省鑑金以二百萬計。所縮隴蜀樵採之煩。水陸舟輦之費。其道里又不知數千計。生靈又不知數萬億計。蓋公之不負國恩者又如此。自古賢達之論。莫歸于世家。莫危于世澤。故王氏之旣。魏公之笏。世不以爲榮。而瓜蔓而枯。桂老而蠹。有識者竊竊然憂之。不得不傳火于薪。盡之初。疏泉于井。凜之后。然後元氣日益培。引年日益永。子姓絃誦而處。衣冠而朝者。日益昌以大。則今日司空陸公是已。以陸公之忠孝世家。與才識經濟。豈宜老之丘園山澤中。第世方以資格困人。以閱閱親人。以巧妬中人。卽稚圭贊皇復生。度不能度。越超拜。以爲我所欲爲。而孰若公左拍兄弟肩。右引子孫膝。讀先世萬卷之書。守之百頌訓。樂善好義。爲里中庚柔。爲陸氏鄰魯。豈不大愉快哉。昔張杖位未半其父。而世稱之曰賢。張釋之長公不能取容當世。官僅大夫。免歸。而識者反多釋之有後。上君子豈以爵位通顯輕人。願視其承家報國若何耳。項太史孟瑄曰。君言善。請傳而獻之婦翁。以庀一爨。且以告賢人君子之能世其家者。

壽奉直大夫褚孟汀六十序

昔兩漢重行誼。廷舉孝弟力田者。詔禮官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或遣長吏致羊酒詣家。其優勞異等。加明經上。唐宋去漢遠甚。僅賜粟帛棹楔。其齒隲者不獲登之史書。吾朝非賢子姓。微言于當路作者。則老而溘。溘山澤中。故壽言非獨佐百歲。卽不朽亦繫之矣。海上奉直大夫孟汀楮公。少個儻。以儀軌自居。豪杰三老。目屬之。性孝友。割股療父。夢神人益算二十年。家中落。遂裏千里裝。游燕趙韓晉間。盡傾其名豪。拮据三十載。以此起上貨。歸與諸昆弟均分。絕不潤私橐。此皆古人所難。假令引漢廷故事。公且應明詔不次需。擢爵爲上。

卿大吏。乃僅仕廣東鹽課司提舉。署市舶司事。居官敏練。著有聲績。臺使者下檄交旌公。公颯然解綬東歸。杜門課子。斟酌召客。其爲德于鄉日益甚。說者謂公孝友如姜肱。薛苞。善策善聚如計然。白圭。善急公家如御史。而余獨喜公善散如范大夫。夫天下惟能用物者。不爲多寡有無所制。不爲多寡有無所制者。非謂其以無爲有。以寡爲多也。能盡物之用也。能盡物之用。則淮陰之飯。桑下之食。蘆中人之盜漿。與子敬二困。全珠千斛。其高義無以異。苟不能盡物之用。銅山易崩。金穴可破。雖牙籌百萬計。一蔓藥嫂耳。公性慷慨。不侵然諾。又多稔念人。其他賜藥施藥。以至橋梁道路。浮屠老子之獻。藉公而振者何限。公真以散爲聚。不爲有無多寡所制者也。余嘗謂范大夫爲千古任俠之祖。置之貨殖傳中。大是負屈。然太史公非以三致千金重。以三散千金重也。若使公寸鑑尺楮。刃腐不忍予。出而有市心。退而有難色。豈能好行其德。聲施遠近若此哉。甚哉公之似范大夫也。公聞之笑曰。孝友是人子事。爲人脫緩急禍。樂施不倦。是男子事。何足以侈君言。第諸兒孝謹能文章。余無所他慮。但今六十後。冥心收魂。日與山農野衲。翻遺諷貝。修乾竺出世法。以爲快。覺范大夫霸越之后。拈据千金。乃公未免多事。余則請拊髀雀躍遊矣。余曰。公且糠粃陶朱。而余乃引漢孝弟力田。以爲公重。無乃爲達人所笑。雖然。以此佐百歲。飴何如。

壽沈母陳孺人七十序

往予讀書瑯琊太原所。因得與司韶游。諸兄弟雁行而隨之。凡竹林蓮社。詩壇觴政。坐無可詔。不盡歡。司韶僦屋在西城闔。資園澹圃左右列。修竹名花。參差墻垣。籬落開。諸兄弟過從。司韶甚歡。司韶見必留。留必醉。

往往月白霜清。歌嘯振林木。宿鳥驚飛以去。司韶未聽客歸。傾釀割炙復如初。余笑曰。吾與子皆貧士。投轄猶可。而乃欲效石季倫咄嗟辦乎。司韶曰。子無慮。此吾母氏所受餐也。我雖貧。奉母甚謹。朝而叩門以詩文徵者。即不啻古人一字一絹。然時時有所潤。市豐甘而進之。吾母食之輒解頤。既而撤案笑曰。分其半佐保讀書。貯其半以佐客。庶不至釜爇而罄恥耳。余曰。老人不耐齒決。喜啜糜。子以客故而奪母供。奈母何。司韶曰。否。否。吾母蓋性安之。往先君子鳴遠公。喜客。而最又喜擇名士教兒。凡境內外以孝秀者。吾母悉出其囊藏。至簪珥銅佩衫襦之類。皆以饌先生酒食。至今沙谿市。雅知有詩書師友之力者。則母氏以也。鳴遠公中道背。母氏泣撫窺孤。外支門戶。產雖落。所以待白首翁者。宛轉萬狀。每呼不肖曰。大父在。無爲老故廢禮。貧故廢甘。不肖唯唯。卽一菜一鮭。手掬上食。春秋八十餘。爲州司察。舉飲于鄉。鄉三老過翁。翁命具斗酒。宛然道故。吾母未嘗不應聲而至。故曰母氏性安之。子無慮。余大笑無以應。司韶性鯁直。與賢士大夫交。意有所不樂。如含瓦石。必吐而後已。少子垂髫。裏逢拔負雋聲。伯子雖未遇。才穎翰墨。照映婁東。父子皆以文行重。遠方名士輻湊歸之。雖寒僕。犢衣繡帽。欣欣皆有好客之色。余每嘗以貧孟嘗目司韶。司韶笑曰。子無慮。余孺子能爲茅容。而吾母不欲以草蔬飯客。不能爲陶士行。而吾母必欲以截髮銜薦供客。予之得與二三兄弟匪朝伊夕。而毫無間言者。其母氏之賜哉。余曰。審若是。吾曹安所報母。母春秋正七十。請酌大斗。屬一辭。授司韶。歸進堂下。而還報千金。則請俟異日何如。

壽張母洪太君序(代)

往明州張公由西曹拜松郡守。初命下。松人士走問紹興理何士抑。士抑云。張公事母孝。其愛我松民也。必慈。且稔聞其里人云。馮方伯爲女擇佳士。得公。卽董中。馮夫人旣爲婦。每食必念姑。蓋公之孝刑于家如此。已酉。公蒞松。松大潦。公遣迎洪太君。太君曰。我方健。暇視疾走。無以我爲念。汝哺飢且不暇。而暇顧老人爲。俟歲登。我就子祿養。且以觀政成與否。客冬。洪太君渡江來。公端冕郊迎。扶輿就道。辟除子舍甚潔。每蚤。馮夫人沃盥上食。太君食之甘。眉睫間津津有喜色。已召公前。曰。試爲我次第奏治狀。公謝不敏。已而進曰。松自大潦后。斗粟至千錢。兒偏調當路。爲民請命。還發備痔。通市糶。爲賑飢弭盜之備。復設粥局者十八餘所。容有食糜多。民且斃。兒曰。斃于飢。與斃于飽孰是。又有謂流民聚易而散難者。兒應曰。民以飽盜乎。飢盜乎。比時躬定窮鄉。視蠶汲。管旨否。又糶之散錢給粟。而民始無大恐。是歲改折之命下。檄三邑平亭之。西北得其十。東南得其二。而恩澤無偏頗者。太君曰善。歲不汝虐矣。士大夫皆自好。間有以歲時筐饋相屬者。兒一切謝罷之。相安于簡靜。而于造請送迎。又未嘗敢廢禮。太君曰善。士大夫不汝瑕矣。兒出西曹。頗留心獻牒。其聽訟。寧速無緩。寧晝無夜。卽大吏顯人。不得置重輕出入于其間。太君曰善。民不汝讎矣。松士子嫻文學。馴行誼者。不時延見。與之討論經術。又月課其制義。定爲甲乙。使小有所勸懲。否則雖名雋。詞色無假焉。太君曰善。士不汝譴矣。里中節婦二。榜其俎豆之所。曰。女中張許。方遜志先生之血胤在松。則爲之復姓立祠。其門生故友保孤仗義者。皆配享于燕寢之后。春秋饋祀。以爲名節倡。正學其有興乎。太君曰善。人鬼不汝恫矣。公委蛇謝曰。孺子不敏。是皆率母氏教。以庶幾夙夜于天子之成命。頃者三載奏考。而母適至。又且與壽辰會。母無棄孺子。其尙有

令乎。太君曰。吾深居官署中。烏知民間短長。度此時民且播種。而曠月不雨。幾有旱徵。有如循故事露。民心騷然。粟且翔踊。其姑靜鎮之。晝無停半月之勢。緩舊甲之征。而清三邑之獄乎。若是則和氣薰蒸。氓庶歌舞。政孰有急此者。而壽我孰有過此者。松人士聞之曰。此太君所以有吾公也。昔張黼位至三公。其父歲來省視。公卿大夫皆上壽。今省視獨太君在。公以此爲歎。然獨不聞張齊賢母乎。母八十餘。封晉國夫人。每入謁禁中。帝嘉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絡繹。今有公如此。洪太君何患無此日。請以此慰公。而并以介壽勸之祝。

白石樵真稿 卷之八

祭文

祭荆石王相公文

古云。千人諾諾。一士譁譁。自余事公。而始味此語之無作。憶當乙酉。公批余文。疑有仙骨。恨羽毛之尙薄。時與辰玉同應南舉。同罷公車。辰玉有志於再戰。而余則決意乎蓬壺。丙戌。辰玉別余入都。予裂青衿而招之。云。豈歸乎來。相與逍遙。從楊許於碧落。公聞而笑。是子也。不鳴不舞。無乃類羊公之鶴。戊子。領解。辰玉向亨。余遁自若。既而辰玉且譽且誹。且戰且却。乃寄書戲余爲李文靖。而公亦歎余之不爲名縛。辛丑。辰玉上第。馳昭故鄉。金縷玉絡。公也笑迎。幸衣鉢之有託。何期冢孫云亡。辰玉病劇。種種衰相。如青天之忽散爲冰霰。而春花之竟隕爲秋籟。晚而司馬再相。召命入洛。人以爲慶。予以爲愕。未幾。不祥之事。與不解之詬。遂彌天而大作。昔者登龍。今者羅雀。余再詣門。慰公寂寞。餘波及之。幾不免兢兢之饑。嗚。然而心本無他。豪傑所覺。積霧浮陰。漸解漸駭。而公已騎箕尾而游冥漠。嗚呼痛哉。公忠孝簡於帝心。羽翼定於儲幄。社稷大計。非山澤之所能圖度。獨其門無四知之金。室無姬貳之樂。不市恩。不修鄰。不人才牢籠。不名譽雕琢。殘花數畦。枯棋數着。公自諒機。

心機事之盡忘。人亦訝世情世法之太略。而不知者。猶猜其退而營進。坦而藏錫。老而強飯。病而不藥。及今盡
精。而果信公邯鄲之夢。絕不及於平津之閣。嗚呼冤哉。嗚呼痛哉。夫老臣心迹不明。猶望有朝議之是非如昨。
是非不明。猶望有常情之恩怨如昨。恩怨不明。猶望有天道之善惡報應如昨。今天以摧殘。人以譎詭。門祚凋
謝。子孫單弱。三者一無憑焉。豈月盈必虧。果碩必剝。晷不共笑。齒不並角。即公且不能逃盛衰之數。而幽明古
今。原如此之混沌而舛錯者耶。帝闡茫茫。坐視爲虐。鬼神憤憤。似復相譴。物情三變。劫運五濁。夫何言哉。不如
夜整。

祭孫雪居文

惟公起自世家。出爲循吏。早歲掛冠。退有餘地。季鷹遠生。仲長樂志。豪舉沒身。實強人意。東臯之上。花樹
月臺。曲折回互。妙有化裁。輞川清祕。老而不埃。錦纏綺席。塗冊捲白。擊鼓考鐘。卜晝及夕。舞袖歌喉。老而不歇。
好客之癖。聞於江東。履綦如雲。談笑生風。坐上酒尊。老而不空。爾橐則虛。爾腸則熱。飢寒惜色。交游借舌。緩急
稱施。老而不絕。名畫法書。遠近購求。寸縑是寶。片紙千秋。硯田長稔。老而不愁。書畫共推。風流自命。中無俗情。
戲有律令。坦化儻然。老而不病。爲火神仙。爲貧孟嘗。享福則清。得壽則康。物情不妬。上帝不殃。與角缺齒。伯道
何妨。况公高名。無脛而走。彼青紫者。反落公後。誰彭誰殤。誰傳誰朽。快哉公乎。醉我一缶。

祭方伯張錫之

公性溫良。氣容與。長糶途。憚苛禮。削廉隅。鋤營壘。與人交。揭心膂。與人談。呼爾汝。我醉欲眠。類淵明之真。

率日出科頭似管寧之晏起。五載東陽。九年郎署。與吳淳夫同寅。而袖手不掌職方。與崔呈秀同門。而絕足不阿權貴。大節皎然。小心自喜。何羨蠅頭。何蹈虎尾。看火焰之亂投。笑冰山之徒倚。觀察則清淨絕塵。方伯則澹泊如水。或賦詩。或隱几。解羽鱗。釋囚繫。栽野蔬。灌庭卉。衣三碗。食單盞。且嘯且歌。爲湖山之蘇白。方內方外。爲衣冠之巢許。既用物之不宏。庶遐齡之可擬。何爲乎絕其伯道之兒。并絕其中郎之女。五日病危。七尺已矣。丹旛素旌。返於故里。空山蕭蕭。空齋僑僑。哭泣無人。我淚如雨。

祭馮烈婦文

余拜橋李丁烈婦墓歸。甫小憩。讀易而客復有以新豐馮烈婦事報者。余曰。此一部咸恆易也。夫易之咸而必繼之以恆者何也。咸爲良兌。少男女。夫婦之卦也。故恆之六二。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吉。一而終也。夫夫婦婦。最爲吉祥善事。若馮烈婦二十二而自縊殉夫。忍言吉哉。余曰。此正易之所謂恆也。忠孝節義。乃人道中之風雷。何地蔑有。烈婦不幸而得恆之正耳。烈婦嫁裔道。貧且病。病且就殉。非夫子凶乎。夫死於萬曆丁未五月壬申。而張氏就義於六月辛丑。從一而終。非恆其德貞乎。烈婦一死。而郡人奔走告駭。以爲奇。非震雷象乎。邑大夫與鄉衮孝秀。爭爲文若詩誄之。而遠近賢媛。聞之咸感心動矣。非巽風象乎。雷則震動一時。而風則巽入百世。雷風變而恆道成矣。非吉乎。嗚呼。此馮氏一部咸恆卦也。吾曹終日講易。而不知有心易。易乃在婦人女子。可愧也夫。可愧也夫。

祭餓死張烈婦文

維萬曆歲次丁未朔日癸亥。謹以首陽之薇。娥江之水。致祭於明故張烈婦陳氏之靈。曰。吾聞古之節婦。或戟面引鏡。或撻耳握刀。或割髮表心。或截鼻見旨。非外迫豪強。則內迫父母耳。張茂才彌留之際。烈婦以節許之。父母不忍傷烈婦心。愍然以白頭守節許烈婦矣。豈不能須臾忍而竟死耶。夫程嬰未死。以趙氏有朝在。張世傑陸秀夫未死。以宋氏有帝昴在。今烈婦誰倚乎。有孤則保孤爲重。孤無可立。則殉夫爲重。等死耳。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獸死。五日不汗死。七日不殺死。詎若烈婦今日之死爲快哉。村嫗竈婢。以緩死勸節婦。此若以蘇屬國洪忠宣勸人。夫屬國十九年而歸漢。忠宣十八年而歸宋。要自有天幸。不當與人臣道也。藉令數年之內。不幸以他故死。卽不忍爲逆劉豫所留。亦將爲降李陵所笑。文信國被執。就義稍緩。太學生王炎午作生祭文以速之。謄寫百篇。榜之水陸通衢。曰丞相欠一死耳。今烈婦飲毒飲金。繼之絕粒。必從張生地。下而後已。既不覲蘇屬國洪忠宣之生還。又不待王炎午之生祭。則烈婦之死。加忠臣一等矣。一死而後不辱張氏婦。一死而後不辱陳氏女。一死而九峯若首陽。三泖若娥江。使見者心膽皆慄。談者齒舌俱香。感激義烈。敬實一德。非止爲閩閩勸。蓋將廉頑起懦。告諸男子。慎無負七尺之鬚眉。而蔑百代之綱常也。

再祭張烈婦文

嗚呼。伯夷薇。仲子李。蘇武雪。豈不矯矯絕粒哉。然而夷也。猶寄命於薇也。仲也。猶寄命於李也。武也。猶寄命於雪也。且武則胡婦爲之左右。仲有辟爐。夷有叔齊。夫婦兄弟。一鼓一舞。烈婦毅然。獨身而已。有勳生。無勳死。則烈婦之不食殉夫。又非伯夷以下。隨君子可以同日論也。嗚呼奇哉。嗚呼痛哉。

祭橋李丁烈婦文

余讀嘉興柳志。志節婦僅兩人耳。蓋歎而悲之。夫禮義之鄉。度必有奇節。而委巷寒人婦。或閩史不記。國史不書。式廬表墓。闕如也。人固有幸不幸哉。丁烈婦。端平巷中寒人婦也。夫亡葬火。烈婦年十七。投焰者三。父母拔之。堅不死。數日。翁與姑將強嫁之。烈婦伏刀自刎。不死。傳以藥。手擊之。不死。皮肉綴附一絲許。號哭震裂。喉斷竟死矣。嗚呼。異哉。方烈婦之死也。翁姑顧而走。有小姑來視屍。鄰里父母繫其髮。屍上。椎骨之。不聽出。業訟之官。天暑。烈婦不得飲。吾友賀伯聞。聞而憐焉。身詣巷中。問其事。事核。爲解諭。呼翁姑來。釋小姑去。凡紀綱。獄。檮。幕。旆。悉無憾。郡呂長與士大夫爭爲文以祭。且贖金卜壤葬之。烈婦非特身名不辱。且不朽矣。夫橋李自二百年來。節婦湮滅不勝數。丁烈婦年甚少。家甚貧。一時老稚奔走告語。郡呂士大夫哀輓而表章之者。獨甚著。人真有幸有不幸哉。語云。無言不報。無德不報。烈婦其何以報鄉之人。大抵愚夫愚婦之死生。如飄風游塵。何關聚散。惟節義之精靈。莫爽。非覆爲神明。則轉爲男子。將無驅厲鬼。吞妖魅。以清此一方民。不可知。將無再世更生爲孝子忠臣。湯火唯命。不可知。將無生他方。吏於故鄉。爲監司郡邑長。整齊綱常。捍恤災患。如同室之救。不可知。嗚呼。是皆爾丁烈婦死後之實也。雖然。西子沼吳。隨范大夫。買臣妻法。更鏃閭吏。橋李至今。蓋稱之。有丁烈婦慷慨殺身。以張越勁。則烈婦之報橋李多矣。且以丁烈婦之故里。中聚談。或旁引某婦某女。或嫁或未嫁。或死或尙未死。或不及旌。或待旌。或賈賤格不得旌者。縷縷追述其年歲月里居。并及其父母夫之姓名。宛如昨日事。一丁烈婦死。而衆貞女烈婦皆生。則烈婦之報橋李又多矣。豈必微靈於烈婦之身後哉。嗚呼。

深閨寡婦。拭淚而施簪珥。立朝大臣。易姓而拖青紫。下玷丹書。上汗青史。彼何人哉。死而死矣。

祭吳江張烈婦（崇禎九年）

天王聖明。責重司牧。日照覆盆。春回黍谷。無使民間。含冤夜哭。吳江張子。才高運促。陳媛孤孀。抱嬰飢溺。何物鷲鷹。飛而攫肉。輪賄羣兇。百方圍局。中宵擄歸。誰不受辱。詭託禁鬻。會許疥禿。巧計難施。送返父族。邦君誤聽。速歸於獄。孤憤填膺。訶罵詆觸。甫出獄門。遽訴請鞠。佩刀斷喉。頃刻鬼錄。直指捐金。舍殮良木。拷掠朋謀。稽顙蒲伏。一息游魂。萬姓踏蹴。祭食如雲。香烟滿屋。行且疏聞。入告鞶轂。表墓旌廬。特祠尸祝。或爲明神。冥司曷隔。不早不涼。豐年雨穀。或化厲鬼。提兵水陸。奴酋可殲。流寇可逐。何恨百年。何愁萬斛。白骨馨香。青史瞻矚。獻耶囑耶。安施面目。

祭陸文定公平泉

天有元神。國有元氣。儒輿磅礴。百福悠萃。德位名壽。雖曰合符。古今疇兼。惟公耦俱。前茲辛丑。爲士冠冕。煌煌人文。奕奕天選。後茲辛丑。爲國老更。寵以命使。享以大烹。閱世則九。閱歲實百。現宰官身。過神仙曆。維公道宇。岳峙淵澄。維公局度。月皎風清。不得而親。不得而疎。既遠釣餌。寧挂網罟。不爲名尸。不爲智府。朱弦爲君。玄酒爲母。退也進基。不考而最。歷官七年。生致卿位。虛而實用。功在不言。啓沃密如。寅清穆然。六十罷官。人謂太早。置而善藏。不喪厥寶。六十生子。人謂太遲。共保歲寒。及子未衰。天之福公。可謂善巧。公之承天。翼翼小心。偃仰林泉。四十年多。鬚眉皓白。冠裳巍峨。一茗一爐。三豆三爵。燕居游息。執事亦恪。邦君國人。負牆以趨。半面

爲師片語作謨。聞演三車。以弼四教。德返嬰兒。羣狎鷗鳥。比聞監筭。時出近城。子孫祗祀。觀者闐闐。以公神旺。占國有慶。以公寡言。疑國則病。一旦憮然。乘化以歸。神輿尻馬。杳不可追。亦有壽者。蓋爾木石。維公之壽。如泉匯澤。霖雨之膏。厥施一時。泉深土肥。百世賴之。公今仙馭。或駐斗旁。騎箕再來。功業詎央。所嘯然者。藐予後進。是誨是攜。密印先正。予何人斯。敢比老彭。冀與吾黨。勉率典型。

祭陸平泉宮保（代）

人擬吾公。鍾靈峯泖。愚謂不然。斯言太小。五岳之光。含爲大老。非國非鄉。天下之寶。麟經魁士。鶴髮如童。年躋百歲。位列三公。立德立言。朝野所宗。廉頑起懦。執尸其功。出處相時。進難退易。心迹雙清。身名無累。一子晚成。諸孫繞聚。天不忌盈。人亦稱瑞。大瀛海中。眞如遊戲。釋曰吉祥。道曰蟬蛻。儒曰沒寧。三者何愧。觀公之化。易哭而歌。所不忍公。有女匪他。如攀高松。而附女蘿。松旣萎矣。蘿可奈何。遵公遺命。不考鐘鼓。飯僧千衆。以代束楚。瑤草仙都。蓮花淨土。惟意所如。爰得其所。

祭董中條

嗚呼。洛陽年少。賦弔湘纍。長吉嘔心。錦囊夜推。古來文人。動罹茲禍。扶禡抽玄。眞宰亦妬。區區一第。過眼浮名。君家故物。何至忌盈。厄丁陽九。年在龍蛇。天實爲之。君其何嗟。勿謂無年。名在天祿。勿謂客死。魂依輦轂。大隧融融。見爾祖考。或壽而康。或文而夭。玉石俱燬。蕭蘭同掃。曷問彭殤。總歸幻杳。二三兄弟。燕市悲歌。白衣送襯。遠涉滄沱。不爲楚詞。而爲齊諧。冀君聞之。長嘯夜臺。

祭朱封公

天錫名山乃挺人豪。若麟聚趾。若鳳吐苞。揆厥所自。惟嶽降神。原原本本。端繇先生。酣漱典墳。綦組雅道。引繩而趨。畫地而蹈。辨折鹿角。名播雞林。黃流玉瓊。竹箭南金。廣滿公車。抱瑟而學。郢曲寡和。宣數則奇。數奇且厄。難以券得。勉就一官。聊爾雞肋。絳帳春風。青氈夜雪。古有吏隱。何妨宦拙。高標獨行。本以逃名。有子令望。譽歸先生。響笏峨峨。恩綸奔旋。旄齋而躬。俄報而德。床頭一卷。花前一觴。鄉之祭酒。魯之靈光。既臻五福。胡靳百齡。載乘黃鵠。載游太清。南國上公。東方歲星。千古不復。白雲亭亭。太常之政。脫穎練川。潔已養民。折節下賢。某辱字下。以施則先。遂附末光。道誼惓惓。數年以來。跡雖異地。肝胆可合。手足奚啻。格外相期。國士見遇。豈直通家。實列子弟。未及登堂。陸聞報訃。若翁即翁。胸臆摧挫。爰納溪毛。爰潔醪漿。隨風遞食。雪涕沾裳。

祭張封公

落落宇宙。心膽罕同。唯都諫公。事予猶兄。爾壇爾篋。爾商爾宮。嗟哉先生。若翁吾翁。敦禮陷義。金精飲錫。蟬蛻塵氛。鴻冥丘壑。金之在壙。璧之在璞。能令少年。立回淳篤。能挽頽波。立返淳朴。至德未耀。厥後克昌。人倫麟鳳。名世珪璋。直貫勁節。青瑣名揚。天生聖明。推恩自出。綸誥煌煌。錦堂烏奕。身被異寵。得之若鷲。巾車葦履。恬若平生。有鶴者愛。有鳩者杖。清醅長盈。名花相向。萬石家風。羲皇以上。壽登八袞。捧觴侍養。黃竹紫芝。舞而廣唱。何期春風。遂掩蕙帳。嗚呼哀哉。先生家食。統澤而吁。予以子弟。時從起居。都諫曾旋。顧我則笑。躬親飲食。天感純孝。某因先生。追痛先君。匍匐闕里。莫展寸心。負罪曷贖。予憐國人。注食一觴。不知所云。

祭唐抑所宮保（代）

追維闡茂之歲。公曾是對。自茲而後。東壁文章。闢臺著述。大者雲漢。小亦黼黻。旃廡嚙咨。承華啓沃。且領官寮。且貳宗伯。既輝厥躬。且以人事。三分餘照。以作人。一開大冶。而造士。蓋極人間之榮貴。窮詞林之盛事。而人尤吝吝情公。操不見之功。而未顯其施。立有用之言。而未符其契。所尤恨者。三年東朝。不夙則夜。病不賜沐。勞不予假。淑問峨峨。社稷有藉。如海浴日。若星從月。日升海沉。月出星沒。將來歌龍蛇。而莫報。求岩樂而無憑。有鼎不實。有梅未燮。則公二十年。庶榮履盛。不過虹光蜃彩。而何足以慰公於九原也耶。當公始進。予典試役。余之知公。則以平日。第見公爲請生時。嚶嚶讓言。循循讓步。好不旁錯。交不外驚。則以爲處子之守。面似削瓜。行類瘦鶴。時慵筆硯。長避觴酌。則以爲山澤之癯。迨公之登仕也。而朝譽日新。全歸十年。身之所聞。十倍於前。有謂公雅志經時。於一切朝典世務。如刃遊大卻。車驟熟路者。有謂公屬當大計。深居養晦。而苞苴遂屏於萬里之外者。有謂公綢繆親切。竟日笑熙。而自不敢干以私者。此其爲處子乎。大人乎。山澤乎。廟堂乎。余無得而相焉。殆智員而行方。形弱而神旺者耶。今物望孚矣。夢卜夕下。乃一旦藏雷。沓雨於名山大川之中。而余願以無用之身。久留於天地。未補之過。轉望於後人。此余之所以戚然而長嘯也。

祭唐元徵宮保

嗚呼。人生何常。造物茫茫。廿年事業。一枕黃粱。總憶曩昔。隨兄雁行。兄儼城南。桑戶葭牆。闖入東薪。誰知國香。食有泰色。咀官嚙商。寒氈濁酒。語必昏黃。相視而笑。富貴無忘。剖玉三獻。人驚夜光。垂翅之翼。化爲鳳凰。

錦衣東歸。四牡乘黃。彼其之子。蒲伏道旁。名位愈灼。賓親滿堂。魃籌笑語。爭道吉祥。顧而事我。兄色獨莊。我亦道義。惟兄是匡。官箴鄉譽。朝典國防。掀髯抵掌。狂生不狂。兄謹謝教。書紳以藏。旁及片語。錄付奚囊。兄之重我。豈爲文章。同心之言。各有攸當。兄有正氣。如三秋霜。兄有堅守。如百鍊鋼。兄有冷面。惡員喜方。兄有熱腸。植弱鋤強。兄照當空。魑魅潛藏。兄魄升天。野鬼跳梁。安危所繫。齊獨故鄉。假兄相位。度必見長。正直忠厚。造福無疆。爲范仲淹。爲司馬光。天胡不仁。殲此棟梁。

祭楊石閭太史

嗚呼。人孰無友。心知實難。寸心苟異。離合多端。外雖膠漆。內實沙搏。和合之士。終必破丸。唯我與兄。終始金蘭。當兄未遇。盡死瑩乾。公車載牘。屢罷春官。憔悴低迷。仰屋而嘆。綈幣疊恥。對客損歡。余時過從。慰爾歲暮。代兄教子。漿糞共餐。涕笑錯沓。往往夜闌。遠兄鼎貴。視草金鑾。故人千里。峨及羽翰。匡以道義。毋受世彈。兄謙謝教。書紳及鞶。吏議鄉評。罕索垢癢。兩人名龍。或飛或蟠。兄無我騙。我無兄干。鐘鼎山林。彼此俱安。病捐之際。彌覺盤桓。苦言藥石。余心先殫。猶冀神明。相予衰殘。何期別後。竟戕一棺。新堂未登。素幃改觀。氣象慘惡。道路沈瀾。余何人哉。痛殺心酸。

遙祭李思弦太守

惟侯言慈貌慈。心古行古。三月政成。奪我李父。臥轍攀車。以譏得禍。借寇不能。樹碑道左。之子東來。如見明府。哲人云亡。自辰及午。今始知之。山川間阻。設位而哭。絮漿糞俎。萬姓傾哀。同余此苦。透骨清風。隨車甘雨。

遺愛在民。侯或贈汝。

祭沈侍御石樓（代撫臺）

憶昔先朝。帝重翰墨。華亭二沈。入侍西掖。伯仲巨卿。天寵駢錫。人得片楮。貴居拱壁。數傳及公。實世其澤。志繩祖武。才高數厄。壯心無堅。飲羽沒鏑。卒以名儒。脫穎通籍。拜官大行。飲水馨棗。駢駢四牡。每懷靡及。十年不調。六月偶息。氣恬意銷。雅忘失得。望重資深。爲邦司直。直道如弦。能補衰職。神羊觸邪。聽馬避跡。出視玉關。風行電擊。墨吏膽寒。債帥股栗。帝難厭任。廷推屢格。借重豫章。先聲辟易。衣繡鳴騶。光滿衢陌。何期中道。二豎見迫。法星麗天。隕而爲石。風雪殘燈。凄其古驛。嗚呼。官至侍御。退若逋客。仕宦念載。家徒四壁。兒衿半青。親艱已白。數卷遺書。寸心捧檄。傷哉痛哉。山陽短笛。

祭董宗伯文

嗚呼。兄長不佞。儒四歲。少而執手。長而隨肩。函蓋相合。磁石相連。八十餘歲。毫無間言。山林鐘鼎。並時人間。昔也吾兄。未登賢能之籍。儒已脫屣於青山白雲之巖。兄不我迂。我不兄羶。戊子己丑。科第蟬聯。屢進屢退。游書畫禪。神考拔之中祕。光考列之講筵。今皇帝擢容臺。以備顧問。掌詹事而寓優閒。上書告老。腰玉歸田。正席八座之上。疏恩三代之間。兄之祿位備矣。赤心耿耿在臆。黃髮皤皤滿頭。馳驛三千里。郡邑拜迎於車下。介觴千百歲。親朋填溢於道邊。兄之壽榮矣。揮毫拂素。筆大如椽。曄曄夏電。簇簇春蠶。四方借覆筆。以衣食者。養妻子。鬻金錢。傳播於外夷絕域。流通于廣廈細旃。而藩王中貴。曾不得其數行之墨。與半幅之箋。兄之名光矣。

大矣。寺上公而進退不愆。享上譽而福履不鏘。躋上壽而香山洛社。直與不佞平分清風明月之權。所未至者。宰相耳。宰相如小兒緊鞋襪。外雖可觀。內實不快。十九壁碎。十一瓦全。而兄不然。枚卜命下。追鋒召之。前席問之。鋪而入。縞而完。素旌丹旆而旋。哭別於春明門外者。纍纍滿長塗大川。而兄不然。瑤祠穢天下。狼狽入冰山之案。虜騎薄都城。倉皇辟烽火之烟。而兄不然。古之遺命。或分寶香履於銅雀。或垂戒木石於平泉。爲達者姍笑。爲識者痛憐。而兄不然。兄亦何戀。兄亦何牽。祖京年穉未婚。而婦翁如玉太常者。夙聞其家範之端嚴。雖子衿未青。而名師教之名兄輔之。豈難一博士弟子員。賜卹賜謚。諒朝廷必有書香履之惓惓。而奚俟子孫陳乞。與束帛之斐斐。道裝入木。道貌如仙。朝上帝於九關。謁祖宗於九原。其生也順。其歸也全。老友一杯。攀告几筵。高山流水。琴斷無弦。嗚呼痛哉。

祭某公

客歲乙未。再震者地。客冬木妖。火發神樹。占史狐疑。予嘆且喟。邦人當之。其應先孝。俄報計晉。翁騎箕去。綺年瀟第。艾歲懸車。出有民譽。歸有道書。不璫不彫。若冲若虛。憶昔高堂。子夜清輝。花籠步障。香印氎氈。燈光破玉。客履連珠。公俯而笑。光映鬚眉。退賦百詠。以序屬余。公之憐才。舉世無兩。氣誼彌敦。遂成世講。噉噉鵲冠。翬翬鶴豔。樂哉東山。抑何軒爽。拂尾笏頭。幸隨俯仰。長公次公。踰立人上。龍媒長嘶。獅技絕響。草蟲之鳴。亦復見賞。嗣予授經。越水吳嘉。公亦高臥。門掩蒼苔。雞犬相聞。不相往來。庶幾近之。彼此無猜。室邇人遠。跡踈心密。倘擬龍門。載瞻鳳德。何天不弔。白日竟夕。落梅在庭。愁雲抱城。風塵素裊。淡無春色。先慈棄予。公更捐客。生我

知我一朝永隔。萬痛攻心。百憂刺骨。公有哲嗣。干霄六翮。願予山滄。酌水何日。酒酒公前。彈淚欲碧。

祭潘浙厓

沿沿東溟。淑灑停泓。四公以生。於皇嘉隆。登明顯公。四公以庸。隆萬之間。紹珥蟬聯。四公以還。廊廟休休。碩畫弘猷。公讓一籌。禍躬廉慎。有忠必盡。公無少遜。越石楚金。不肯躬行。無限慨聲。乳酪酥糲。並爲世珠。亦佩華瑤。鐘鳴鼎食。孝友雍穆。是謂萬石。拓落一官。半老湖山。是謂考槃。坐而履豐。沒而哀榮。是謂考終。以祀于鄉。以範於邦。以歸於藏。泉臺之上。三光無恙。想見揖讓。落日晶晶。悲風冥冥。公其居歆。

祭袁微之

嗚哉。世不識兄。沒而獻嘲。我同知心。反哭爲謠。兄本丈夫。氣誼甚豪。明神竹素。陸目雲霄。旣綜經術。旁擅風騷。笑掇一第。如劍吹毛。胡期數奇。造物汝曠。感憤用壯。破其寂寥。脫身快游。紅樓素綯。更走塞下。控馬射鷹。千金垂盡。寸膽難消。肯視妻孥。米鹽細瑣。肯向市兒。足起眉嫵。肯握牙籌。賤同土賈。肯挾蟲編。敗如降虜。日月朝三。乾坤格五。誰蛇誰龍。誰鼠誰虎。殤子彭篋。等於破釜。正寢旅魂。終歸客土。兄本達人。且醉清醅。未了之事。有兒能補。

祭歸季思

嗚呼季思。初聞君名。疑鬼疑仙。權得君實。可聖可賢。讀君之文。煩憂以瀟。抱君之度。鄙吝盡捐。如空中雲。如潭底泉。雲歸無痕。旣妍以靜。水流無聲。旣甘且冷。依依若親。踏踏若避。不衣自煖。不酒亦醉。一試公車。再傳

東子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葬母以還。遂與世絕。木榻一匡。蘆絮百結。紙窗呼風。圭鬢捲雪。囊無剩錢。壤無遺藪。栗無退筆。皮無藏書。兀然一身。神明與居。誰應門者。長鬚裏頭。人謂君苦。君神休休。人謂君矯。君行油油。所資既廉。致用弗酬。斯人斯命。天也曷仇。念此人世。顛倒五濁。犬豺嗜骨。螻蝻競肉。誰策龜靈。實槁蟬腹。迎風而蛻。永謝世福。清虛之府。別有綿邈。

祭吳江沈母

百川東折。匯爲太湖。誕生邦媛。女而丈夫。曰曠德門。令儀孔多。聞雞薦蘋。繫馬刈芻。鬼神維歆。賓客則那。闔門之內。履及蹈矩。嘻嘻不聞。穆穆風軌。澤及衿裾。物勤筐饋。敬爾司箴。用對女史。國香入夢。文胤代昌。丹穴哺雛。鳳鳴鏘鏘。伯也主爵。啓事有章。仲也秉鐔。士罕留良。叔也執殳。衛我封疆。文武畫繡。雁序一堂。珈冕琉璃。帝寵未央。望雲陟屺。相繼懸車。花明石暗。二子扶輿。飛絲奏肉。駐爾春輝。彼居巷者。膏無忍而。方夢詠麟。俄驚賦鵬。宗媼隣嫗。走而聚哭。我邇徽音。嗚母不復。饋炙孔甘。尊酒初綠。酬酒吳江。殘楓漠漠。

祭常熟趙叔度

嗚呼。曩兄期我。信信宿宿。何以留連。虞山之麓。何以供養。香清茶熟。爾時書院。冠蓋雲逐。我謝令君。退守空谷。今乘素車。乃拊兄哭。遺言在耳。遺容在目。松影泉聲。傷心感觸。嗚呼痛哉。余憶庚子。授經瑯琊。兄亦避地。寄迹外家。一見驩然。兩心則遐。我實兄瑜。兄不我瑕。始而論文。賞歎靡已。深造之言。心精詞綺。嚼微含商。飲羽沒矢。吐涕笑談。可拾青紫。既而論事。如石投水。抵掌古今。洞徹骨髓。屈指交游。推見清穢。奇岸磊珂。偉哉男子。

久而論心。幾忘爾汝。爲人急難。靡憚風雨。泣血相明。義格神鬼。惠鼎布諾。懸於片語。吳閩客歲。夜談扁舟。鐘殘霜冷。兄不得留。豈期此別。遂訣千秋。嗚呼傷哉。人生實浮。恭惟少宰。手摩豺虎。投荒召還。有讜帝所。忠憤填胸。百無一吐。未了之事。待兄而補。何天奪之。氣竭三鼓。猶賴伯季。振其遺餘。衛寡及孤。泣血漣如。城有故處。篋有藏書。清白家風。豈惟舊畚。嗚呼傷哉。乾坤草莽。勳業荷珠。古來賢聖。誰其久居。况此末世。對面九疑。煎若鼎沸。戰若劫棋。皤皤黃髮。蒿目攢眉。嚙如兄哉。神馬夙興。

祭王元美大司寇

我明接夷。頓還二曜。獨於文章。殘氛未掃。奈何崛起。全力芟夷。譬之勝廣。斬木揭旗。以待龍準。非公其誰。公與于鱗。焚舟而濟。初爲敵國。晚難兄弟。公之虛左。亦有深意。以大事小。榮蕢必祭。待王皇案。遂稱黃冠。公不黃冠。胡奪不仙。遊金馬門。遂稱司寇。公不司寇。胡奪不朽。出亦無意。處亦無心。若空嘯風。若山吐雲。至人之迹。孰得而尋。儒者治外。二氏治內。彌縫其間。兀然一醉。香山子瞻。差足聯類。香山老矣。猶恨無兒。公之家庭。玉樹參差。子瞻半生。頭白窮海。公擁弇州。得大自在。斯文行世。大不可量。地峙五岳。天揭三光。施及重譯。以暨梯航。家傳戶誦。公亡不亡。采蘋采藻。稽首中堂。公乎歸來。來自帝鄉。

祭徐文貞公

相公之生。騎日御月。鞭雷策霆。前翼後衛。下離天門。相公之度。春風孕和。冬月瀝溫。未琢者璞。不雕者金。相公之學。飲流酌源。披華茹英。洙泗之境。濂洛之庭。相公之文。吐納雲霞。杼柚星辰。金匱丹書。石函洞經。相公

之功。心繫九廟。德奠三靈。龍袞補闕。麟閣繪形。相公之子。鳴鸞佩玉。箱紱垂纓。三槐奕葉。五桂繽紛。相公之孫。翥舒白雪。翱翔青雲。繩兩祖武。世其家聲。相公之歸。鄴架圖書。洛社琴樽。巍矣國寶。卓然鄉評。相公之壽。約文愾變。鶴算彌尊。黃封紫誥。飛錫玉京。何不昊天。億萬其齡。爰揮羽翰。爰曳霓旌。躬返赤霄。神遊紫清。天地震悼。神人涕零。林木若號。禽鳥欲鳴。某也宮牆私淑。几杖親承。攝衣梓邑。憑軾棠陰。覲乃聖矩。剽其德音。揭日而示。莫喻其明。懸河而流。孰究其深。拜謝公教。敬以書紳。玉山既倒。冰谷無春。感深國士。淚洒諸人。潤毛匪茹。江寧可歎。酌此清酒。奠於歲星。

祭韓懷愚給諫

古人定交。厥多古道。得一端人。告於禰廟。余與求仲。誼亦非淺。拜父登堂。未敘斯典。曩翁八十。客徵壽詞。余言不腆。以佐酒卮。公醉點首。是實知我。隱德苦心。得子而吐。知公何如。爲吏而循。有三不忍。格於鬼神。不忍屈法。以戍罪人。不忍曲筆。以汙正人。不忍讀武。以殲姦人。善積慶餘。聲聞帝座。求仲兩元。職斯之故。賀者在門。公邈不驕。妬者入朝。公笑不咄。時駕鹿車。時撥魚舫。花香月白。水溢山凹。事久天定。公論洞燭。青蠅之矢。棄玷拱玉。玉有定價。玦化爲環。環賜在邇。翁去何邇。吳興素封。謂翁也甲。檢點遺貨。竟棄槁葉。生長人知。殺乃見廉。凡百君子。無信人言。我是爵翁。莫敢筐篚。清白比德。一杯茗水。

祭顧仲菴司馬

嗚呼。將相公侯。草腐葉零。伊誰七尺。繫國重輕。於鑠顧公。實惟干城。九重昇倚。四夷知名。目若閃曜。貌若

天神高談雄辯。能駭四隣。沉謀英概。能奪萬人。聲色不動。嘿殲浙軍。公曰。肯甫。有張中丞。七子詞場。跳跋縱橫。公曰。弁州。有王先生。建節遼陽。談笑胡塵。半臂不動。斗極長尊。經略朝鮮。肅清海氣。後事之師。以付諸君。鼓刀而藏。口不言兵。帝則咨汝。無隲老臣。爲馬端肅。爲王文成。天何奪之。失此巨星。某本布衣。恥謁公卿。公乃先施。手札相聞。生死一面。終負幽冥。嗚呼哀哉。誰能如公。應敵設變。指揮若神。誰能如公。胡繼異種。所養家庭。誰能如公。財帛糞土。分賑親朋。誰能如公。位登制府。產謝中人。功德則偉。食報未盈。以嗣以續。端藉二卿。

祭王罔伯吏部

今海內屈指世家曰瑯琊。文苑曰弁州。而前未有擢解額者。自兄始。未有官吏部者。自兄始。兄非特不愧科名。而抑亦不愧司馬公之孫。與司寇公之子。節快填胸。交情透髓。片言懸合。則頸可刎。肺可揭。傾蓋而遂稱知己。若其不然。則露餼戟指。不能少忍。如下坂之丸。脫弦之矢。蓋習兄者。信其無他。而驟接者。疑其一意孤行。而無侶。故甫登要津。遂放黜於田里。人望益歸。三召尙璽。若幸而咫尺之命下。兄必拔茅連茹。進羣龍而駢狐鼠。胡天不造。遽奪之紀。朝野皆嘆。兄惜兄。而不知兄之溺於死者。數矣。昔在儀部。爲東朝爭冠婚。爭冊立。幾欲灑血闕下。以成希世之舉。兄激欲死。妖書之禍。斷螆腕而履虎尾。兄怖欲死。恩遣爲民。短衣繡帽。策蹇驢而同窮旅。一飯數驚。一夕數徙。兄愁欲死。同心諸賢。連鷄不飛。寒蟬不鳴。而皆圍圍馬鬣。伏於蓬萊。兄憤欲死。欲死不死。而今且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蟠腹益背。帶腰不移。聲洪而狀偉。可以不死。經營乎花木臺榭。旁及於鼎彝圖史。心傲而志得。可以不死。小物克勤。壯心未已。高談生風。落筆散綺。神王而氣揚。可以不死。可以不

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魏夫人未入土。兄不當死。李安人未卜壤。兄不當死。弱女未嫁。託孤之子未婚。兄不當死。性負剛氣。多酸酸而錚錚。腰無媚骨。恥諾諾而唯唯。天下想望兄之出。以扶正類。以定國是。兄不當死。不當死而死。吾不意兄之壽遂止於此。嗚呼。豈所謂慶弔相伏。盛衰相依。豐其枝者弱其幹。與其角者缺其齒者乎。幸而有子丈夫。直腸快語。以赤手治喪。以苦心事母。交廣則金湯有人。族大則鼎鑪有耳。舍飴則家有芝蘭。典棘則門多桃李。何目不瞑。何事不理。兄亦宜長嘯於九原。而追隨乎二美。况長安如弈棋。人生如傀儡。何愁何怨。何嗔何喜。何彭何殤。何仙何鬼。又何必紛紛於是非之蕉鹿。戀戀於功名之槐蟻。請浮白大笑而隱几。生平之交。盡於一誄。

祭袁非之太學

維我非之。可友可師。生若故常。歿乃繫思。少紓父難。饑斯粟斯。羊腸虎口。奉全以歸。晚錄父集。朝斯夕斯。蛛絲蠶腹。卒全以遺。新安新建。爲公祭酒。方拜三公。膏不一走。元徵開之。爲公社友。旣歸九原。時挂其口。公節而俠。公正而厚。公狷而狂。公孝而友。才高不售。數奇不偶。十上公車。人涉叩否。乃課菑畬。乃投山藪。較雨量晴。占河望斗。凡君所至。無問鄉城。老稚攢匝。側耳以聽。望而知之。必袁先生。以公之雄。入對九重。借箸畫笏。必移聖聽。以公之餘。出使虜幃。口折舌擊。必申國威。公時則非。公人則是。州郡之職。未獲少試。公不問天。天則公恥。其生也奇。爲天下士。其夢也奇。爲閩老子。客歲之言。今猶在耳。不遇何悲。不永何畏。公乎有靈。許我一醉。

祭郁伯承太學

四月纜棹。石湖樹杪。得君衆中。喜出意表。揮手別去。各自山行。明發遇君。支硎太平。君鬢着霜。我髮如雪。感歎踟躕。向晚難別。誰料此時。遂成永訣。嗚呼痛哉。世孰如君。癡癡事親。樂肉掩豆。製采重糲。世孰如君。友于兄弟。去必分甘。來必設醴。世孰如君。性癖異書。抄寫護藏。若寶瓊瑛。世孰如君。好客不倦。投轄傾醴。挫產磨怨。世孰如君。赴義如歸。柳鼎魯矢。人賴解圍。世孰如君。多聞直諒。片語違心。眼裂髻向。初受君者。似亦難堪。久而有味。若蔗回甘。勁而靡他。若松耐寒。時露風流。中多檢押。高談善噉。無一死法。胡疾而逝。星飛電掣。會不待賢。劉不待輔。嗚呼痛哉。浮生若寄。修短何常。君本達人。長嘯帝鄉。吾不釋者。知己難忘。誰護我短。誰容我狂。誰定我文。誰聯我床。久要之語。竟委道旁。靈兮歸來。歆此盈觴。酸風弄笛。陽斷山陽。

祭包儀甫門生

吾於病中。陸閉子計。浪傳得真。搥床幾破。痛絕心肝。酸淚無數。瘧疾轉篤。三月僵臥。哭子遲遲。職此之故。吾昔與子。蓋有三願。願子元魁。子取如券。願子廉吏。子甘蔬飯。願子名臣。子官鐵漢。循良之譽。自楚遠來。意子考選。非省則臺。子視功名。如風中埃。子視權貴。如灶下孩。肯惜正言。闔闔可排。豈惜任怨。車輪可埋。進能致身。退能乞骸。用物甚約。天不予裁。與世磨競。衆不予猜。何期中道。摧天下才。客魂旅櫬。朝野纏哀。嗚呼痛哉。昔與子別。擲手虎丘。三湘一去。僅托書郵。子祝我隱。齒剛舌柔。我祝子出。寧絃無鈎。愛情景光。爲千秋謀。反窮性命。爲二氏游。笑指青山。相期白頭。白頭未終。黃粱已熟。笑乃轉涕。老反少哭。九關安知。百身莫贖。子弟實佳。子當瞑目。包氏有人。堪繼孝肅。

祭楊淇園侍御

我公居鄉則淡泊寧靜。立朝則忠厚正直。臺中呼爲眞御史。吳下推爲眞導師。急流勇退於嗜飲之先。講學談道於湖山之下。出處無玷。心跡雙清。吾無間然矣。頃者聖主乘乾。明時開泰。識者方將推文章之宿老。體樂之明卿。以展八面之經綸。以備九重之顧問。而不意脫屣辭世。騎箕上天。膏獨鄉邦之不幸。亦朝野士林之不幸也。若某之痛心。則有更進是者。某本小人。未聞大道。公於巡方之日。特疏荐揚。願甘連坐。幸而留章不下。某亦得道餘生。不然。且將披髮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自來天道忌盈。人情責備。忽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儒。衆目睽睽。胡可掩也。衆口嗷嗷。胡可扞也。無過之獲。謂之禍。無實之名。謂之盜。公推轂過情。某獨不慚。欲死。懼欲死乎。數年以來。公與某踪跡甚疏。而洞察本懷甚悉。嘗謂董思老云。今而後。知眉公絕意進取。無所緣飾。白駒不可繫。黃鶴不可馴也。至是公稱眞知己。而某亦不屑以感恩待公矣。昔者徐孺子嘗謝太尉黃瓊之辟。瓊卒。孺子負糧徒步走江南。炙雞梨酒。設薄祭而去。崔司徒欲屈陸倕。投詔書於夸懷中。夸不顧。崔卒。夸索服受鄉人弔唱。此非古人報知己之已事乎。某今者開門受弔。雖未能遠同陸叟。而炙雞梨酒。亦庶幾不愧南州。自今以始。惟有被濯餘生。保全末路。無以國士負公。無以知人累公。此某之終日若惕。永矢勿諼者也。公如有靈。其式鑒之。

祭陳滬海觀察

往公春秋七十八。余操文而祝之曰。如元城不通政府之書。澹臺不瀾子游之室。公以竹素堂集徵賦。

余操文而敘之曰。公三鼓而氣不衰。百戰而鬥尤力。老筆紛披。如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帝之劉夢得。公笑以余爲知言。而余亦自附於通家知己之籍。其未盡公者。公能散千金。活溝中瘠。公能掉三寸。解里中阿。公能急窮交。解衣推食。公能引後進。倒屣設席。公能傾北海尊。公能延南州客。門停米家之船。園臥到公之石。載詠載觴。匪朝伊夕。其氣則萬人必往。其介則三公不易。雖是非太分明。賢愚太揀擇。口不諱雌黃。眼不移青白。而實則皎皎錚錚。使纖鄙爲之汗顏。脂韋因之有骨。其抑古之鐵漢。而邦之司直乎。公之存也。可以砥末路之風波。公之沒也。反以我。不情之鋒鏑。更何怪乎。毀巢之梟。與同舟之敵。孝子孤兒。憂心戚戚。尙其相之。以保元吉。天定勝人。終成完壁。

祭殷方叔

古者六十不越疆弔。我來哭公。厥惟同調。憶昔丁酉。授經秀州。如蘭之交。涉焉寡儔。側聞高賢。曰殷方叔。栖寄西郊。揭囊草屋。杖策訪之。讀靈光賦。爛然天真。居然德素。既得其父。復得其子。父子挑燈。丹鉛經史。隱德升聞。多長者車。生皆立傳。登昌志書。遠近男女。延以視疾。藟巷陋居。僞僕以入。沉疴立起。清譽益章。肅之賓籟。祭酒於鄉。溫溫恭士。謙謙吉人。身名俱泰。洽比其隣。友愛請季。孝養太公。諏日卜彙。窳之玄宮。是杏是謀。則惟我卽。公醉我山。我醉公室。折俎卍尊。累日及夜。忽別三年。公作逝者。嗚呼哀哉。伯承郁子。號貧孟管。二三兄弟。畢集草堂。郁既蚤世。子復繼之。落落辰星。元雅絃師。叔祥懿親。南北各半。觴咏之會。幾不可盼。我亦老矣。齒豁頭童。袖手炙背。爲圃爲農。死非不朽。生亦何適。得全全昌。公實罕匹。亦已焉哉。歎此一滴。

祭包心章

我之交兄。繇兄大夫。忘年忘分。小兒見呼。兄遂買棹。訪我菰蘆。人生之樂。莫樂新知。兄之知我。非止文詞。親之所愛。兄亦愛之。從此與兄。笑而莫逆。兩無愧心。亦無愧色。歲寒之盟。庶幾無數。何期須臾。奪以暴疾。考鐘鳴鼓。叩神露臚。不獲所請。中道而夭。人孰無死。兄死何早。人孰無死。兄死於孝。兄乎足矣。夫復奚悼。所可痛者。兄有遺書。塵積滿床。所可念者。兄有遺胤。影弔空堂。性喜義俠。解紛息爭。誰如兄者。爲俗干城。性喜好施。眼孤恤寡。誰如兄者。爲人外府。以兄之器。芙蓉寶鏘。千金未售。神銷光落。以兄之才。桃花寶騎。千里未馳。髻枯纓曠。客歲仲秋。落羽南旋。我來慰兄。手脈一編。歎息不遇。壯士無顏。我心許兄。梓之以傳。剗剗甫就。竟焚柩前。嗚呼哀哉。兄既先逝。長隔復歿。朋好幾何。零落殆絕。譬彼中天。隱雲殘月。感念君子。百憂中結。

祭何太老師

相彼時雨。膏沐人寰。孰隆施是。雲出名山。相彼流泉。以灌以溉。孰委輸是。源從大海。吾儕小子。事師有年。孰開先是。教本家傳。於穆先生。心古行古。吾師得之。性真鄙魯。畫地而陷。循牆而行。吾師得之。溫溫恭人。早擅一經。晚酣六籍。吾師得之。鶴起鶴立。誼敦老友。澤急窮親。吾師得之。熱腸如焚。無妄笑言。無輕臧否。吾師得之。黃中通理。不設城府。不立藩籬。吾師得之。光明坦夷。獨秉直心。邁種隱德。吾師得之。以昌世澤。世澤方滋。草木始芽。良果垂實。克大厥家。惟師與仲。爰及名孫。五色鳳彩。千里龍文。花照金曇。月籠玉樹。舞袖翩翩。式歌既醉。爲魯靈光。爲鄉祭酒。樂哉未央。百歲非久。何爲忽忽。日迫崦嵫。匪陽攻骨。哀絕吾師。凡吾及門。淵源道重。後時

舉觴忍觸師痛。荒日淡淡。寒風綏綏。酸涕入地。靈兮來歸。載翁載張。彷彿舉帷。紙錢不散。通信馥灰。

祭學憲包瑞溪

嗚呼吾公。竟至此耶。悠悠人世。其足特耶。憶昨客冬。別公言歸。徘徊中庭。霜月滿衣。問余來馭。燈以爲期。十三之日。猶動手書。何知訃音。旋起須臾。何知永訣。乃在河涓。嗚呼哀哉。知公如此。恨不當時。抵掌促膝。知公如此。恨不在坐。嘔心盡出。知公如此。恨不同遊。青山白石。知公如此。恨不徵歎。朱絃錦瑟。知公如此。恨不逍遙。扁舟竟日。知公如此。恨不笑談。清燈蠟夕。嗚呼。德無全福。仁無全壽。賓黨驚疑。余哀獨疚。孰如吾公。忘年而友。孰如吾公。忘形而久。孰如吾公。知余不苟。孰如吾公。望余不朽。家人國士。知己感恩。乾坤落落。罕見此人。鍾期絕調。鮑叔孤墳。一腔血熱。千行淚零。何以報之。曠日寸心。實聞斯言。賢子若孫。其以徼忱。告諸恭人。

祭孟澤夫

嗚呼。藏舟於壑。孰之能守。夜半有力。負之而走。所負伊何。澤夫分手。訣絕以來。日四十九。憶昔好古。縱討二酉。憶昔酒後。烏烏擊缶。憶昔操觚。肝腸欲嘔。憶昔附義。五內可剖。憶昔談禪。若獅子吼。憶昔窮文。若猶龍曳。憶昔賑施。心必應口。憶昔論交。要必白首。請事斯語。昔者吾友。何期今日。柳生於肘。賦作子虛。化爲烏有。以爲以泣。澤夫知否。君而有知。見我一觴。其忍舉之。君而無知。卽此一觴。酬亦何爲。我將求君。於延益堂。素帷朱廡。空爾翕張。我將求君。老親之側。但聞悲鳴。不見其迹。我將求君。谷水西園。野鳥哀啼。桃李不言。我將求君。金陵白門。六朝絃管。嘯歌無人。嗚呼哀哉。君竟何去。上下求之。黯然天地。徒有遺書。蠹魚章句。徒有遺胤。雪涕如雨。

嗚呼澤夫而今已矣。

祭黃貞父學憲

六橋三竺。辟若園池。不有主人。孰領略之。平泉輞川。非粉則脂。公於湖山。狎若縞綦。一壺濁酒。三百枯棋。風花雪月。日日有期。客來公出。公去客隨。名僧揮麈。名士執箕。琴簫畫船。閒擁皋比。生斯長斯。歌哭於斯。官路難平。考者自陷。炎炎易冰。切切易縲。雖有濃醴。不如簡淡。幸公當時。不為臺諫。南曹建禮。西北秉憲。徐步周行。自收竹箭。桃李不言。蹊成自見。良玉耐焚。純金耐鍊。長嘯歸來。烟雲滿面。福者洞天。壽者得占。縹緲文昂。換羊膏。賺弘。撲風流。在其月旦。紛紛世局。屢戰玄黃。公也旁觀。獨濯滄浪。不知田實。曷問金張。鷗閒鶴懶。鶴詩鴻翔。憂時有泪。江湖忍忘。勿弔張讓。何損和光。勿記南園。始遂清強。飲還正氣。歸之浩蒼。荏苒改歲。公在蓮鄉。有劍未挂。有藥未將。素交之誼。老泪千行。其泪伊何。凍為雪霜。孤山梅畔。飲我一觴。

祭徐孟孺

世有良賈。實推龍驤。乃不聘乎康莊。世有俊才。實惟棟梁。乃不構乎明堂。世有隱君。木之豫章。馬之飛黃。乃不遇乎匠石之與孫陽。漢有孺子。魏有偉長。合二子以並駕。斐清名於四方。如鵲之起於菰蘆。如鳳之鳴於高岡。如天半朱霞之掩映。如雲中白鶴之翱翔。何期黃絹。竟祕青箱。少有志於金馬。晚聞然而豹霧。黛眉如月。入窠見妬。操琴吹竽。數寄蹇步。畏風塵若含沙。不敢厝足於當路。慨雞豚之不逮。甘結廬以永錮。泌水衡門。焚香高枕。偶寄興於畫編。終下鍵而燕寢。方聞龍臥。忽驚蟬蛻。騎箕尾而上征。望玄扉而策轡。何二豎之不遇。極

三尺之永崇。通德之門。雲消蘭蕙。高隱之廬。雨埋蓬蔚。瞻仰清風。執之可轡。方千旌之在郊。乃盪焉而仙去。用君家法。生芻陳祭。眷言哲人。臨風結涕。

祭王和石（代）

震澤之脈。蜿蜒而東。匯爲葦水。靈秀所鍾。譬如大川。必生蛟龍。蟠結人文。聿生次公。公與吾師。兄弟師友。節義文章。千秋無偶。金溪二陸。眉山兩蘇。求之古人。庶幾其徒。立幟麟經。聯鷺雁翼。當吐蘭芬。金相玉質。含香儼部。握鑑銓曹。斗山愈重。月且騰逃。視學中州。清標外著。桃李無言。菁莪有譽。忽思初服。遽爾懸車。載壘載篋。其樂何如。君子道長。尺一屢下。縉紳拭目。行不俟駕。公乃家食。堅臥如前。雙枝玉樹。旃旒當筵。甫抱神駒。遽窳國寶。公亦隨殞。徽音俱杳。嗚呼。樂天伯道。莫恨無兒。夜臺女子。猶及見之。名位壽考。莫恨早蒿。封樹鬱然。而瘦孔碩。白楊瑟瑟。黃日荒荒。送客如雲。幸舉一觴。

祭王太夫人

嗚呼。衆人之母。賢不出里。宰相之母。至聞人主。若買黃中。召母禁庭。賦詩賜坐。頌養頻仍。若張齊顏。母亦八十。手詔存問。帝歎福德。我嘗以此。壽太夫人。詎子相公。眞社稷臣。金張絕援。丙魏同心。外朝滅樂。暮餽却金。無令養名。而各借名。務渙小羣。而成大羣。婉調衆心。曲回睿聽。陰霾忽開。斗柄期正。曩然拂衣。假給歸省。公謂東山。可以長請。家席未煖。使者屢宣。首柄國枋。召對御前。天光下霽。喜動聖顏。扶母遠來。忠孝兩全。溫諭如此。恩寵爲極。買張二母。嗟乎莫及。相公感奮。繼之以泣。羽翼帝儲。旋乾夾日。言路肅清。邊海寧一。功成脫屣。謙著

循牆板輿東旋。爲樂未央。何期蜚宿。中夜無光。公羸孺慕。搥拊欲傷。嗚呼。有子名相。有孫列仙。若太夫人可以解頰。辰玉名行。卓爾千古。若太夫人而氣亦吐。誰無百年。或計長安。素帷丹旆。山霧江濤。凌競雜沓。千里間關。惟太夫人而寢孔甘。又若潤州。忽遭百憂。熾炎下灼。石折金流。如問水濱。而駕膠舟。惟太夫人。樂哉首丘。某等世忝通家。國士見齒。聞母之喪。哀不能已。祭酒家風。有徐孺子。梅花一枝。以代湘芷。

祭王文肅元配朱夫人

兩宮弼教。南國化覃。夫人叶運。德耦太原。慈聖上賓。駘侍列仙。夫人攀馭。灑然人間。婦以夫貴。則惟相君。寵以綸音。火藻龍文。母以子賢。則惟辰玉。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母以女親。則惟疊真。環佩珊珊。麗於家庭。事靡專制。或贊或規。誕彌吉祥。爲仙爲儒。五疇萃止。四德攸宜。生榮死哀。夫亦何悲。余所悲者。辰玉至性。三婦早亡。未展溫清。寒捐諸孫。勞母動定。若蜂繒甘。若燕哺雛。恩斯勤斯。憂心孔多。上相之家。菽水非孝。辰玉北征。洒淚就道。言念病母。心動肉跳。秣馬脂車。以慰倚閭。跪而問母。支枕月餘。朝掖暮撫。計出塵所。願謁上帝。爲厲殺我。請代不從。奄爾下土。嗚呼痛哉。辰玉寡交。久而嗟余。十年之間。蛩蛩距虛。子之所愛。母亦愛之。遺言如在。餘德可思。昔與辰玉。細語夜央。燭花欲燼。管果頻將。夫人傳命。言多舌枯。雖既鳴矣。早寢則那。昔與辰玉。讀書支硎。仰臥松影。俯漱泉聲。夫人傳命。山風易寒。尙慎旗哉。重貽加餐。聞余至門。醴酒盈尊。聞余還里。夙戒行李。拜別非久。騎箕西歸。今來堂上。風戰空幃。痛我先慈。忽先朝露。辰玉繼之。亦遭大故。兩人同心。命亦同度。生何不戚。並此摧挫。辰玉賢者。永耀九泉。維余孺子。報母何年。泣奠一卮。閱默無言。

祭郁太夫人

古人定交。如子姓行。擔登千里。拜母登堂。維太夫人。若母猶母。不及捧觴。竟陳梨酒。嗚呼哀哉。吾哭夫人。微獨闔德。有厥孫子。爲余金石。氣誼節俠。干五色雲。才鋒韜略。空千里羣。初以風雅。頗稱同調。旣披腹素。習母陰教。聞鳩治績。雞鳴荇蘋。相彼君子。循吏儒林。秉禮蹈義。肅如朝典。有穀貽孫。瓜瓞斯衍。燕謀奕奕。鶴髮蕭蕭。安期之棗。金母之桃。何不百歲。或歌或醉。鸞鶴未來。虬車忽御。白雲諠冷。黃竹歌沉。迷離殘雪。慘淡孤燈。嗚呼哀哉。齒踰八旬。不爲不壽。身閱四世。不爲不久。玉樹琅玕。參差戶牖。况其長子。尤稱不朽。母目已瞑。母寢已甘。桂花在几。明月在簾。蒼顏老骨。清香滿天。

祭徐母王孺人

木必有本。水必有源。不知其母。請視子賢。伊子云何。經明行修。衡門泌水。恥干諸侯。有雀在羅。有駒在谷。孺人曰足。生子不辱。有羞匪鼎。有衣匪斑。孺人曰安。食旨且甘。嗟彼縉紳。鬚眉楚楚。與貧踐仇。如撼猛虎。豈意孺人。而氣則吐。豈意今人。而心則古。風雨機絲。雪霜燈火。髮若飛蓬。心無荼苦。方將令儀。指不再數。黔婁之妻。和靖之母。採西山薇。僅堪一豆。酌南山酒。僅堪一斗。跪而進之。爲孺人壽。何不百年。柳生於肘。青鳥西歸。白雲東走。在南岳頭。在瑤池口。某與之子。嘔肝露腸。宜如昔人。拜母登堂。乃從訃後。竟食空爨。唱蕤葉歌。蕪柏子香。靈輿可招。來格洋洋。

祭王母魏夫人

我思古人交不易得。一言千秋。比於金石。拜母登堂。起居而息。某於諸君。誼亦匪淺。布衣之交。未敘斯典。然聞徽音。母實賢媛。惟莊渠公。名德令聞。而我淑人。爲其女孫。惟琅琊公。列仙文伯。而我淑人。爲其元匹。能以醵巢。贊助羔羊。坤厚載物。元吉黃裳。再以樛木。弘衍瓜瓞。庭下參差。蘭芬玉茁。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主蘋蘩。惟筐及筥。庶人之婦。賢不出里。而德升聞。綸書至止。剴薦給容。挑燈課兒。視子猶子。恩斯勤斯。駕部長君。上書請告。非擬冥鴻。志在烏鳥。婆娑綵服。逍遙板輿。爲樂未央。遽爾言歸。嗚呼痛哉。某昔仲春。先慈見背。鷄骨半枯。鵲啼盡淚。今聞訃音。感動五內。進謁几筵。泣無乾地。凍雲不解。春暉已斜。紙錢戰風。寒掠窗紗。靈帷翕張。遠耶近耶。孺子酒薄。侑以梅花。

祭顧太君

余讀家人卦而有感也。曰閑有家。曰鳴鳴終吉。夫閭範無事他奇。一職重足以盡之。而後世明粧袿服。好爲豔。翔視媒語。好爲佻。寶車雷船。好爲冶游。以一輕而失百重。勢不可復反。始則識者嘆。繼則笑。已則里婦習爲故常。甚且慕而效之矣。如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太君諱吳。江都氏。曰嬪。清字公。清字方。以素封家。江東。而太君節衣約食。彬彬以恭儉德素先之。自少及老。不聽家樂。不親家園。不御樓船。不登山入廟。爲結隊隋堤之游。卽里有懷璧賣珠。師尼巫覡。及見鬼人等。直扞之戶外而已。青衣侍女。直課之札札弄機杼而已。此其難。難在正風俗。弘關雎之德。以逮請副。而後嗣昌。普鴈鳩之恩。以撫子孫。而恩禮一。此其難。難在齊家庭。清字公捐數千粟賑饑。捐十萬金之義田贖役。而太君慷慨無吝色。從更無後言。此其難。難在救桑梓。吾故曰如

顧太君者。千萬姓而不一觀也。昔漂母進一飯於韓王孫。其後王齊而贈之以千金。草澤老母進一豚於劉道真。其後爲吏部郎而超用其子至富貴。今太君清字公交相爲德。豈直飯豚而已哉。而飲德者何以報也。松人吳能報。而某敢代報之。以斗酒杯奠。太君其笑而來格來臨乎。

祭錢太夫人

曩母七十。客徵壽詞。擬俟明歲。八十爲期。不腆之言。請佐酒卮。轉賀爲弔。忽以訃馳。嗚呼哀哉。武塘名家。饒最烏奔。爰求良耦。母實世德。卜云其臧。納以雙璧。來嬾君子。且讀且續。豈無執綺。身曳大帛。豈無梁肉。口饜蔬食。折節恭儉。嫻於內則。程督文孫。遂振六翮。次公先登。熊軾隼輿。治兵督餉。節塞尾閭。長公廷對。卿雲爛如。玉皇香案。金馬祕書。紆青拖紫。車丹轂朱。穀于食子。原本慈闈。靈萱晝永。寸草春暉。帝謂母賢。雖離肅肅。潯類懸魚。介同蹙鹿。錫之恩綸。以介景福。有赫龍章。有儀象服。德矩敦家。素風管族。人外華胥。閩中名宿。女憲母師。日月未央。何不百歲。溘然云亡。停飲罷杵。遠近喪傷。矧余世好。涕泗難忘。斧冰作糜。裏絮漬漿。白雲去遠。青鳥來翔。西池南嶽。縹緲微茫。

祭范長白學憲元配徐安人

三吳之族。范最烏奔。文正忠宣。難乎其匹。學憲繼之。獲皇義澤。爰求良配。曰徐世德。有女君子。納以雙璧。少共齋鹽。如貧鐵掖。挑燈下帷。遂費六翮。爲司馬郎。老將執戟。爲滇中師。諸生膝席。所至冷然。飲冰茹漿。則惟安人。場以清白。大祭大賓。寸田寸宅。米鹽酒漿。筐篋刀尺。外無耗費。內鮮佚籍。檢括婢童。庾廩受職。時分餘曩。

遊於子墨。妙解文章。尤工詩律。桃李無顏。芙蓉奪色。既工書法。晉唐入室。其秀可餐。其翠欲滴。亦有家山。插如萬笏。乃構仙居。重開複壁。古松流泉。盤礴其側。白玉鏡臺。朱砂筆格。冰蘚新箋。綵鸞妙迹。字值千金。花蒙九錫。逍遙人間。膏質煙客。去歲己未。春秋六十。祝者奏詞。鏗金戛石。何期靈馭。遽返真宅。道韞龍詠。茂漪擲筆。風咽紫簾。塵絨寶瑟。瓊花絕種。蟠桃留核。絡繹遺音。一誦一泣。

祭瑯琊王敬美元配章安人

瑯琊二主。主盟當代。兄弟之國。龍門所在。勝流如雲。連軫接蓋。余非賢者。頗識其大。家風之美。安人是賴。憶昔司馬。爲相所鷗。孝子叫號。聲聞於天。義不反顧。追問舍田。安人拮据。百責攸肩。漢洗嚴姑。餘納橐饋。朝論日中。公起郎署。督學率常。俱強人意。安人相之。永有懿譽。爲文苑宗。爲清白吏。公之好客。不減弇州。崎園別墅。酒政詩籌。安人相之。傾釀具羞。取辦咄嗟。無愆乾餼。亦有貧士。亦有單族。恃公舉火。不一而足。安人相之。解襦推粟。旁施二氏。以望其腹。有丈夫子。鳳毛陸離。嚙問已出。鴈鳩視之。先教後食。先莊後慈。母也而父。母也而師。豈惟徵音。見於帝書。寬大顯信。庇及里閭。安人云亡。停春罷飲。余視猶母。禮皆後趨。聞訃之日。病臥枕席。百日支吾。銀床捫臂。迫此窮冬。酒淚一滴。斧冰作糜。靈兮來格。

祭王太安人

太安人自入太原以來。蒿目攢眉者。幾半世。尙實公辛勤報母。惟是五通之論。而太安人。不加榮。惟是三釜之養。而太安人。不加旨。翟冠象服。不加華。甲第名園。不加喜。則何以娛太安人。但盼盼六十初度之期耳。父

老具牛酒。邦君具羔雁。上自王侯將相六曹九列之長。函綵刺繡。賁相望於里門。鐘鼓沸天。五孫羅拜而前。爲傳。轉上壽。然而訃者已及途矣。哀哉。太安人處富貴而若窶貧。當康樂而若捫拾。刀尺筐篋。米鹽糲粳。必躬必親。詔尙實無敢佚也。機杼扎扎。牙籌嘈嘈。母錢子錢。不貸銖黍。詔尙實無敢侈也。不知者以太安人爲過儉。過勤。余獨以太安人爲養德養福。昔公父文伯之母續。文伯顯而諫之。其母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味斯言也。太安人其文伯之母乎。太安人以勤儉檢括其身。故尙實不妄取。亦不妄與。不妄交。亦不妄動。口吻無雌黃之評。朝野有清白之譽。皆太安人從禮而靜。以成子之有令德也。往尙實京都歸。如鳥脫籠。如魚脫鈎。將乞身侍母。不復出矣。余曰。今新天子御乾開泰。朝士莫不結綬彈冠。豈不脂車首途。請差還里。尙實謝曰。舍病母而就一官。與吳起鬻臂而盟。溫嶠絕裾而行者何異。吾寧奔走羣望。以徼倖母氏萬一身。而詎意其終不起也。稍可幸者。猶及親湯藥。視含歛。母子握手訣別。此天憐太安人未享人間之福。賜之孝兒。又賜之考終之報。使其母子無憾而後卽安也。尙實亦何必觸頭搶地。叩膺呼天。不爲生孝而爲死孝乎。棘人栞栞。太安人其式靈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八終

白石祖遺稿

白石樵真稿 卷之九

傳

陸文定公傳

公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學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家世習農。公稍長。獨嗜書。族人毀其書。驅就田。跌而耕。蘆刺入足。跣中。歸則挾書避人讀之。忽從杵臼間習爲文。拾殘紙錄文以呈族兄。驚以爲奇。勉就學。公父未之許也。公灑涕懇請。乃遣就里師授經。同舍生望見山衣田冠。媿笑之。久乃懼服。出試。補諸生高等。嘉靖庚子。舉春秋應天第五。辛丑會試第一。以庶吉士授編修。久之。晉司業。右諭德。太常卿。署祭酒。再進吏部右侍郎。公敏仕至老。頻告歸。頻召起家。壬申。今上嗣統。首召公禮部尙書。凡一歲。五疏懇辭。得俞。允。賜乘傳抵家。歸後。臺省交推無虛歲。上優異。賜輿廩。加太子少保。遣官詣里第存問者三。冢孫景元。伏闕陳謝。特賜入監讀書。乙巳。九十七。無疾薨。手書遺命。無請卹。兩臺以計聞。詔所司治葬。賜祭三壇。贈太子太保。賜諡文定。公前後立朝。徐文貞以鄉衰乘輿。推挽天下知名士。獨不得引公自近。其他分宜江陵。雖視士大夫。如嚙鷹殘鷄。繩索寄手中。公麟鳳不可馴擾。所在冥引。挺正不少下。然以名德高無所中。公退。亦未嘗不心服也。公居長安時。閉門養重。日

與海內正人砥礪名檢。一切車騎詩酒徵逐之會悉謝絕之。掌國子屏去苛碎。以弘雅博大爲宗。著汲古叢書及訓條十二篇。以式士。在禮部守法嚴勁。請託格不行。大司馬議增俺答歲幣。公力主罷之。湖行。上十事報聞。公宣業鄉行。始終以敦大體。重清議。堅晚節。爲第一義。其教子無趨捷徑。無暱權門。不通聲下書。不閱戶。知足寡欲。卽臧獲皆廩廩。莫公尺度。公貧時。邑令朱公闢以鍍金堅謝之。生徒從公游不竟業者。却其。旣貴。尤慎取與。不喜問生產。又不喜故爲敝衣。食以市名。且性好捐捨。迄白首不倦。所餘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而已。公豐頰竦肩。長七尺有咫。目靜深。含光內藏。當日中。抗對不瞬眦。每入闕。昂立朝行中。姿表特異。穆廟登極。久趨公不赴。趙文肅公寄聲云。我輩豈敢以機務煩公。第欲主上一見。采知先朝培養得如此偉人耳。嘗奉旨宴朝鮮陪臣。使者望見公。拱手改容曰。此隨公也耶。垂老家居。臺臣郡邑長。首謁公。度且艱於辭對。及見公衣冠甚偉。龐眉皓白。精神注射人。更端伸引。惟吏治士風閭師鄉三老之事。語不及私。當存問。端笏跨馬。郊迎朝使。拜趨翼如。事竣。跬步無失禮。皆詫歎以爲天人不可及。公少年善病。後益神旺。踰大耋。髮齒加黃。兩輔如渥丹。能作蠅頭字。月下視夾註書。髻髻間復生黑毫數莖。鼻息閉不入者。可兩時許。且晚臥起。飲嗽步履皆有常。終身不見祖袵。竟日危坐。亦絕無疾遽跛倚之色。御子弟。和而莊。客至。更衣肅入。初見。未聽客拜。凝視良久。乃揖。揖坐。復凝視如初。稍就溫洽。始相與纒纒道故。或旁論他事。隱若中客膏肓。無不意消而去。文章原本理學。尤遠於易。談笑題詠。必關於世教。或時以二氏微瀾助之。其稱說古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卽二三百年官爵里居。歲月姓氏。滾滾不爽毫髮。使人聽者慨然踴躍。若撫其會。余每恨國史郡志。不及成公。

乎。假公三朝見聞。裁以獨斷。其是非豈謬古人也。公雅志恬澹。精力克壯。堅意求退。甚於人之嗜進。弟中丞公。解節歸。尙未老。追隨杖履。人擬之二疏。公艱嗣。五十八始舉文夫子彥章。及見成進士。官行人。乞終養歸。又及見會玄孫者兩代。攜子孫出游。卽老雨葦風。俄頃開霽。每聞公至。聚觀者如堵墻。凡田童野老。以及緇黃者流。莫不受慕而樂就之。公下車。閱耕閭俗。咨便宜疾苦。閒遇水旱。必移膏議捐賑。民藉稍甦。生民之日。攜香楮爲公禱於塔廟者甚衆。繪畫公像。徧遠近名山。薄俗好訾議。或少年竊捷喜凌侮。實備先達。至語公皆斂衽嘆息。無間言。歿之日。悲惋交屬。會葬者萬餘人。里中幾于罷市。上陳當路。建特祠於龍潭。置祭田。郡縣春秋報享不絕。公生正德。歷肅穆二廟及今上。以身繫國家重輕者幾百年。身名俱完。父子兄弟皆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大行君當強仕爲文誓墓以見志。孫五人。恂恂恭謹有雋聲。

陳子曰。余聞之溫公云。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最愛者父子。其次祿位。人或老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舍。非勇者誰能割之。肅皇帝端居西齋宮。大僚競撰玄文以希上旨。公遜謝不預。是不畏天子也。分宜壽賀者皆衣紵。公獨否。庚戌廷試。分宜實私人上第。公掌卷。故混之。分宜粹無所得。聲色厲。不爲動。入都。江陵首謁公。公接對殊簡。還報謁。引席正南。不少假尺寸。江陵錢公。公偃牀見之。抗手而別。其後怙勢奪情。不弔江陵者。亦終公一人而已。是不畏執政也。公宗伯求去。江陵以微言婉之。公曰。一史官二十年始出山。豈爲收門生。觀宰輔耶。公弟中丞公則又挽公曰。兄卽倦游。宜爲孺子恩澤地。公目大行曰。吾得首丘。卽此兒行歌負薪。亦任之矣。是又非父子祿位所能動也。公真可謂大勇矣。余生晚。公以小友遇之。每相見。命几置幽隅。援筆講易圖。

寫父象。錯綜反覆。皆古人所未道。常手書示余。願締歲寒之交。遺牘至今。爛然笥中也。及是。其行君又奉公命。屬之傳。余惟公立朝大節。炳若三光。其生平動小物。護細行。世未必盡知之。余故識其小者。以備公四時之氣而已。然無如吾友周子紹節之善狀公也。周子嘗謂公高風漸遠。似陶元亮。而無耕粟之窮。書老宿德。似高倫。恭。而無夷主之危。祿位名壽。似郭汾陽。而無朝恩之諂。游戲禪宗。似白香山。而無伯道之悲。潛神藏寶。似邵堯夫。而無冬夏之苦。忠信篤敬。似文潞公。而無子方之辱。守正不阿。似司馬君實。而無介甫之爭。遂爲古今完人。知冒哉。

孝子高公傳

余里有兩孝子。垂四十年而始知之。其人爲誰。則孝卿高公子宏祚是也。先生沒。其子號慟幾殞。不入內。不肉食。凡三載如初喪時。是皆人情所難。而居恆又皆康康篤行君子也。余幸從君游。益習公。又得其銘狀于王侍御。及雪峯太史。詢之鄉父老。皆合。乃作孝卿高公傳。公諱承順。始字於理。自少開敏。大父審庵公奇愛之。爲摩頂志曰。是兒吾家玉樹也。尤喜隱者。其在斯乎。無何。審庵及張孺人捐館。先生未筓。哀泣動道路。少長與伯氏同受經。伯氏以病廢。公父南坡翁曼然止公曰。休矣孺子。雖骨不壞。與蠶魚爭飽。漢科有孝弟力田者。吾家法也。公唯唯謝去。課督賦獲。壘蕪土。成上腴。所入悉以致修澳。灑於兩尊人。又旁斥餘畝。列名花修竹實之。南坡翁山冠田衣。時行游圃中。每聞機杼。柝棹聲出籬落間。坦腹而笑。何如兩書生。伊吾下帷。作寒蠶語哉。南坡翁於是始大樂。凡取辦於公。皆咄嗟立應。而翁亦居恆謂客曰。吾曩歲產中落。賴兒聞闢拮据。以有今日。而

使我忘貧。卽歲稔。調甘而進之。使我忘無歲。嘗視余長安所紀漕事。省十之三。而使我忘役。客泖困疾。兒爲露禱于神。恍若大士投以刀圭。霍然起。歸舟幾覆。又叩舷籲天得免。而使我忘多難。嗟乎。兒如此。可老矣。客於是起壽翁。翁復泫然泣曰。吾老人安能至有今日。不聞曩余壬子事乎。至今魂夢皆戰也。壬子歲者。時烏倭竊海上。先生踉蹌率南坡翁走入城。猝與倭遇。南坡翁幾刺項矣。先生延頸請代。羣倭相顧。更爲勸解。南坡翁股栗不能前。先生負而渡河。至減頂。倭更引手援之。竟釋以去。既歸。父子且驚且泣。高氏聚族而觀之。更其字曰孝卿云。公執喪。皆柴毀。不欲生。所析箸。遍其肥者。而一切治丘塚祭葬。慨然獨身任之。歲時饋食。雖斑白。猶泣伏几下。起而覆視。地無乾土矣。南坡翁有侍兒。矢節自守。公禮而養之。伯兄貧。四時餽給不絕。從子失父。權力爲排解。繼之以泣。父子感動。懼如初。唐氏孀孀居無所倚。待公終身以老。塾師病且殆。醫禱宮楸。悉出公手。又收恤其孤。舅氏尹。疫旅中。左右莫敢近。公日褰床第。間手爲調羹。竟藉以無恙。公事諸父甚莊。卽小燕集。手爲斟酒。袒割。不敢以齒齊也。有緩急告公。不敢以難謝也。當南汀公沒。其子尙在襁褓。不任漕。公請以身代。南石公能任漕矣。迫戶內不能發。公董其事而歸。歸之日。棄無私裝。人莫不義之。公笑曰。吾昔脫徐生曹生於獄。又脫衛生於漕。茲三人交臂友耳。吾不難捐貲以急他姓。而難同室之人乎哉。且不省余便漕錄何爲者。公性質淳。無鮮怒之好。家居。蠶不貳。蠶不重也。至於慷慨赴人之困。雖傾廩無所憚。遇人恂恂。訓謹。一旦暨畫大事。卽武健不如。視世俛仰以帖熟取好者。蔑如也。余生晚。不及侍公言笑。其子引繩蹈矩。歷歷可師法。嘗聞公喜鼓琴彈碁。比其子出。就外傳。輒屏不御。曰。此王謝家物。非而于孫事也。嗚呼。此足以觀公教矣。野史氏曰。士風

之日薄也。其高者瀾聲文詞。其次徵逐于快游裘馬之集。以爲快。孰有不言而躬行。如高氏兩孝子者乎。公與余同里。開垂四十年。知公乃自今日始。殆類于老氏所謂雞犬相聞不相往來者。然余實心覈公父子有隱德。每引以教子弟。且恨未遇有力者聞之於朝。如南宋旌潘綜父子故事。表其家爲純孝里。則余世世無所事卜隣矣。

澄川李公傳

公諱益亨。號澄川。其先洛陽人。宋南贛徙武林。再徙上海。王渡。至五世。晟家華亭。晟生桺。桺生義。烏訓導。寔生五子。長日宣。日春。樓公。仲日章。日海。樓公。嘉靖癸未進士。歷官副使。春樓公與徐文貞才名頡頏。游成均。年六十有一。而舉公。恣愛之。異于常兒。公捧手斂容。絕無少年之過。既就藝。博綜六籍。百家言。歲治制舉文。以百數。會父沒。伯兄冉冉垂暮。公私交隨。輟鉛槧。應之。公笑曰。火傳薪。燈傳火。李氏書種。獨不有兒在乎。家無藏書。手抄課之。讀不丙夜不休。文中尺度不休。甚則奇寒酷暑。老雨甚風。以至出入荆溪白門之間。無跣步喘息必俱。卽慈姆察師不是過也。伯子素我公。嫻經術。甲辰成進士。令諸城。已擢北臺。已拜大理丞。封公如其官。而公遽巡善下。與田庚野老游。粥粥如也。與薦紳先生飲於社。與郡邑長吏飲於賓筵。隸隸如也。性恭儉。不喜敬名市德。然能量力緩急。人買米。遺數金而去。召還之。佃戶租稍溢額。給與之。有寃而置法者。公代爲贖緩。某編城且。公助之資斧。始得歸。其他掩河津之餒。瘞僧寮道廬。久暴之櫛。修東嶽祠。登橫涇石梁。凡所捐施。秋毫皆從節縮中來也。居恆庭訓。近情而不苛。大較以去泰去甚。知足知止爲第一義。素我公初令。公詔之。

曰。行濟人利物事。加省身克己功。此我座右銘。亦而今日理縣譜。御史按閩三年。不獲代。公曰。人臣義不顧家。若數數以家報遣聞。安知一紙書。不執三尺法乎。尋聞兩浙之命。索我公以地近疏辭。公大喜。比通政請告。公迎門笑曰。兒歸乎。此正合我意。是時。朝局已更張。漸露芽甲矣。一時冢宰御史大夫。憲察之長。皆海內名宿偉人。搏擊異類。不遺餘力。公竊竊爲世道憂之。已大瑯從中起。盡收太阿之柄。彪虎飛而食人矣。建祠媚灶。腥聞于天。至使父不願以此名其子。子不願以此名其父。獨索我公超然脫纜。弋而去之。不以且晚節絀之榮。換晨昏舞綵之樂。拭目捋鬚。父子故吾無恙也。人以此嘖嘖歎服公之先見云。公長身玉立。神明炯然。兩頰丹如。童敏步健。噉衣冠整潔。無倨侮草野之色。慶弔不失禮。出納取予不過度。削臧否。置恩怨。輯言溫語。惟恐傷人。望而知爲吉德之君子也。庚申。公與配金宜人。齊眉耦齒。羔鴈牛酒。賞相望。公痛念二帝賓天。謝不納。卽家。亦不復舉。識者謂其謹而有禮。壽七十有六。考終于家。

陳子曰。往公嘗與余夜談于將歲寒齋。曰。僕與適庵蔣公。少莫逆。指腹爲姻。蔣公以女妻吾兒。今爲御史婦。青衣紡木綿如故也。吾歲入田租。均分兒曹。卽御史兒亦如之。稔知其夫婦清苦。雖官。僅空囊耳。吾不欲以此累寒書生與廉吏也。素我公晚年得子。郡中歡聲如雷。某相國欲以女字之。謝曰。先君有言。婚娶勿求高門。况公甫拜相乎。此事細。然公家父子之德。素可紀也。亦可風也。

范牧之外傳

余宅隣牧之。少聞牧之以情死。不敢聞父老。比十年。奉化人之教。略已定情。乃始許牧之子。必宜作牧之。

傳。范生牧之名尤謙。伯父太僕。父光祿。爲文正忠宣公後。牧之以庚午舉鄉進士。生而頎。廣額頰頰。而下小削。目瞳清熒。骨爽氣俊。不甘處俗。華亭世家子。出必鮮怒。錦衣狐裘。舞於車上。童子駢肩而隨。簪玉膏沐。如婦女之麗。牧之見之。往往內媿肉動。毛孔蜩張。輒障面去。牧之居轡單衫白袷。着平頭弁。與諸少年頡頏而游。游遇豪貴人。牧之欠抑唯諾。陽嘯不敢言。衆以爲是生也。寒酸不上人眼。意輕之。牧之乃快。或坐客小覺。則拂衣疾趨出。急遣追呼者問牧之。牧之飄風逝矣。性嗜書。無所不讀。能跳梁于翰墨間。有才子之志。客非韻。斥門者不納。納必名香清酒爲供。或宴語夜央。喜不嗜寐。命童子更燭割炙。復張具如客初至時。屋下雞鳴。猶聞說琴落子聲。及醉而嘯者。至是四方之客日益集。牧之恢張心胸。厚往薄來。故雜賓亦稍稍得進。而未幾杜生之事起。杜生者。妓女也。以風態擅名。慷慨言笑。自題女俠。與牧之一遇于閨門。目成久之。退而執手嘆曰。吾兩人得死所矣。君勝情拔俗。余亦俠氣籠骨。他日枕骨而葬太湖之濱。誓令墓中紫氣。射爲長虹。羞作溷泆女兒。下指鴛鴦。上陳雙鵝。言罷大泣。衆驚其不祥。嗣後淹繫旬月。無復顧禮。毀頓精神。廢輟家政。客乃有爲文告神以絕牧之者。牧之答曰。僕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請君子俱當世賢者。僕雖不才。忝惠莊之遇舊矣。請君子一旦擗齊東。矢之神前。擊鐘伐鼓。以絕鄙人。一時觀者。莫不駭遽狂走。謂僕當得夷族之禍。以至於此。甚而造作端末。飛流短章。筆之險賤。付之尸祝。無煩檢考。遽定爰書。不須左驗。遂成文案。是忠告之義。同于擗歎。措搯之過。近於文致。使僕不能含生於覆載。強息於人世。辱云甚矣。僕亦何人。其能甘之。唯有蹈東海而死耳。牧之既深情膠粘不解。而復爲諸客所激。若圓石遇坂。轉觸轉下。勢不得不與俱盡。會太守窘杜生出。辱之庭。牧之忍愧以

身左右翼多悲辭。太守徘徊不令下轍。然終不許牧之以一妓女。雖實杜爲賈婦。牧之伴諾。陰使人贖爲山西賈。得之以藏於別第。俄載而與俱長安。居長安邸不三月。牧之病肺死。牧之既死。杜生勸家人裝治其喪。歸而以身從。杜入舟。忽忽微嘆。聞雜吟笑。如無意。價范者。至江心。命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宣和硯。右手提葦榻。一躍入水。左右驚視不能救。初見髮二三尺許。沉浮旋淵中。已復騰起。紫衣裊半摺。復轉睫間。而生杳然。沒矣。余聞牧之事。光祿公秦淑人。及遇弟允臨。斤斤孝友名教人也。因緣爲祟。卒耗俊姬。何哉。漢高項羽。英雄絕世。劍鋒淬人。眼不能眨。乃心銷神枯。終不能斷虞咸之愛。夫二公賴有此舉。小足破俗。不然。項乃偏強。老卒龍準公一村亭翁。故態耳。語云。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世無真英雄。則不特不及情。亦不敢情也。牧之者。得無老氏所謂勇於敵則殺者歟。定盟且誓。永焉勿緩。沉恨幽疑。泮然渙釋。兩人可謂誠得死所矣。使杜遇回。獨生或不欲生。而無幸以不汗病死。寥寥千古。含怨何期。今而後知杜生之有以謝牧之也。或曰。君家盡首倡風流。而唐杜牧之奇宕。僊達。半臥粉黛中。以老君於牧之。則諱姓。於盡則諱名。垂二千年。而合爲范牧之也。嗚呼。然歟否歟。

贊曰。余與牧之子必宜遊。生駒俊體。抑何其似牧之也。必宜入國而遇平康里。則疾回其車。市有倚門而挑者。恥若面黥。惟恐唾沫形影之及。必宜少孤。心不能記牧之短長肥瘠。而能不失尺度如是。父豈必身爲牧哉。夫會子于父之相反。而趙括之讀父書也。爲人後者。其奚擇也。

張聖清傳

張聖清諱積源。上海龍華人。按察使七澤公之仲子也。君生秀慧。弱不勝衣。十齡誦詩騷。十二嫻經術。神阿熊令君。淇園楊侍御。試而器之。補諸生高等。舉體無凡。寄情不近。望見者如驚。拳秋水。鶴唳寥天。莫得喻其意也。七澤公以秋官出守姑蔑。尋憲粵西。王子入賀。挈君北行。俾游國學。以便往來省親。母徐淑人。患中滿。君稱藥量水。揣色聽聲。惟恐跬步離左。右。購醫得虎頭人語。躬延顧。三劑而瘳。禮諸伯叔如父。撫季弟孤侄。嘔如良友。巧如導師。見緇素負隱匿。不急爲囑護。涕泣引諫。密祈改絃。七澤公廉於官。君辭餘饘。客有以緩急告者。以法書名畫售者。強半質貸。應之。否則惘。常累日。性度淹雅。能與物無忤。而德短湛然。絕不見縱情誕節。亦不聞以醴黃堅白鳴。至於調長吏。游大人。華裾細馬。追飛逐走於少年之場。君非特堅塞耳輪。且不欲安之。眉睫上矣。嘗借余手批南北史。爲丹鉛塗乙。不輒放一字。其他摘錄異書。不勝紀。攜竹安齋。又構兩隱軒。因詠雨。中三友。詠閒中好。其詩清真娟秀。做陶白。詞亦不減柳七娘。規造一舟。名自在天。凡釣竿詩卷。薰籠隱囊。以至盪洗管絃之屬。畢具。客至。命酌清酒一觴。枯茗一局。醉則命侍兒迦陵。弄新聲。君按牙以紫簫和之。渺渺度烟際而去。七澤公有小舟。曰載石。父子常相尾出游。而君獨時時入東。余訪余。揚檢典墳。討論桂朮。申旦徹夜。彼我忘疲。辛酉適越。次皂林。遇舟子爭道。驚穿君頰。旁隄二齒。君嘆曰。此宿業。勿創之。投調雲棲塔。受殺戒。過十八澗。買瘦藤。磊砢多奇。數之。正得十八節。遂名杖爲十八澗。挾此復游草蕩。中央夾山漾而歸。時七澤公移家龍華故里。君築室三楹。嚴事梅檀古先生像。一似浮圖法。俄匝歲。因肺疾。嗽噓噓。喘不續。吁。迦陵宛轉抱掖者百端。請代請殉。君不起。歿於樂無知齋中。有遺令曰。肯休錄。錄云。擇婿勿太急。立後勿太早。經營兩親壽藏。勿

太遲。家產半贖宗人。半作善事。生平玩好。分贈親知。而筮杖杯筴。則以遺眉道人爲訣。眉道人捧次。哭失聲。兒嘗驚怪。數年來不彈此泪久矣。嗚呼痛哉。君事七澤公。有至行。又有苦心。棄恥而不使見窘容。神憊而不使見病態。情深而不使見悼亡詩。一痛也。謁數名場。三戰三北。雖瓦注功名。而微抱牛衣紹裘之感。二痛也。詩文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不噉名。不市交。推重于吾曹。而遺賞于通都大邑。三痛也。中郎有女。伯道無兒。四痛也。閉廣寧破岸。憤絞衣。彎弧學射於山下。氣吞并州健兒。而不意命脆蛛絲。蛻同蝸甲。五痛也。君嘗戲謂我洞曉聲律。類戲願。若遇宋文。當給聲伎一部。好披樞垂綸。類張志和。若遇唐玄宗。當賜樵青釣童。今釣童無恙。而樵青化爲彩雲。隨風颺去。吾豈復有意人世哉。君蓋指白下姬幽妍也。幽妍予別有傳。傳成書一通。并焚君板前牘。乃載拜三爵酒。洒泣而後行。

唐李公子傳

余下第歸。抱幽憂之疾。以道書淘汰之。心猛氣深。強抑不下。乃搜讀稗官家。得李公子傳。唐書言鄴侯之子繁。不甚賢。今公子頗有奇韻。想繁之兄弟行也。但不知爲鄴侯第幾子耳。錄之左方。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侯既老。謝事辟穀。公子官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膳。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於殿前。公子方十九。眉目清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宜勞。再造邦家。會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

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敕札。并賜宮纈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鄙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閨如此。汾陽王雜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既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若欲滯首酒杯。從公顧笑。問乞煖熱。所謂蓮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織織。曰白娟。曰鶯翻。曰春英。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織織善箏。白娟善歌。春英善鑿古器。善笙。紅草善彈鳥。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活。又善騎馬。鶯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請美人起而和歌。歌無雜聲。其他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頭蕉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聞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臨焉。公子率織織以下。短謳長飲。鞞等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於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人。浮於荷花蕩中。衆攜

士本措大骨相。驕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舟。往來麗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坐。執酒卮。醜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讀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沉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妓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一黃衣妓者。秀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汝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曾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笑。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船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壘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因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溫。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剪裙裳。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酌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

篁中粉廊紅樹。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透以梅花五六十里。深秋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沉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既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着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啼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輳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纊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死生。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又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侍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住來三泖中。

楊幽妍別傳

幽妍。小字勝兒。生母劉。行一。在南院。負體聲。早歲落籍。去嗣陳氏。陳之姨董四娘。挈往金閨。習吳語。遂著吳歛。董笑曰。是兒甫八歲。如小燕新鶯。不知誰家郎。有禍死此。維手。陳歿。撫於楊姐。姐奇。戲課膏。課綉。課彈。著

妙有夙解。不督而能。女兄弟多方狡獪。嘲弄詒侮。終不能勾其一粲也。庚申。楊媼避難吳越。載幽妍與俱。年已破瓜矣。薄倖難嫁。有心未逢。俯首叩膺。形於詠嘆。一日。遇張聖清於秀林山之屯雲館。翠幃滿前。席糾無主。獨幽妍兀坐匡床。旁無轉鬪。掠鬢舐袖。笑而不言。私禱云。儂得耦此生。死可矣。張聖清者。才高筆雋。骨采神恬。造次將迎。綢繆熨帖。人莫覺其爲廉察使子也。舟中載圖史絃索。悉付小青衣排當。小青衣能射主人意中事。兼工竹肉。聖清曰。此西方迦陵鳥。以迦陵呼之。每攜入竹嶼花溪。灑作新弄。而最不喜平康狹邪之游。謂此輩正堪與鬚頭奴大腹長鬣買相徵逐。豈容邪魔入我心腑。至是與幽妍目成者久之。明日遂合鏡於舟次焉。于時溽暑。畫則布席長林。暮則移撓別渚。踈籬清簟。縈繞茶烟。翠管朱絃。淋漓酒氣。幽妍自謂十五歲以前。未嘗經此韻人韻事。卽聖清亦曰。世豈有閩中秀。林下風。具足如勝兒者乎。昵熱漸久。絕不角勁語。媿詞。兩人交相憐。亦復交相重。曰。吾曩過秀州草庵外。聞老尼經聲。躍然抱出世之想。自慚絆縛。不能掣韉奮飛。今昵君申珠纒臂。持戒精嚴。同心如蘭。願言倚玉。十年不死。請事空王。宿羽流螢。實聞斯語。聖清飲涕而謝之。七月應試白下。幽妍送別青溪。注盼捷音。屈指歸信。竝爾杳然。及重九言旋。而幽妍先驅渡江去矣。自此低迷憔悴。瘵疾轉深。屢減帶圍。肯見衣表。王修微謂余曰。吾生平不解相思病。何許狀。亦不識張郎何許人。今見楊家兒大可憐。始知張郎能使人病。病者又能願爲張郎死。郎不願。立枯爲人腊矣。聖清聞之。遺急足往視。幽妍開絨捧藥。涕泗洑瀾。姬兇怒。閉絕魚雁。消息不通。幽妍典簪珥。賂侍兒屬挑葉渡閩老。作字以達意焉。局鑄斗室。不見一人。卽王孫貴游剝啄者。指刀繩自矢而已。媼下怒竝甚。搗骨無人理。取死數四。救而復甦。不得已。復載之東來。聖清

偵狀。義不負心。有俠客徐內史。就中爲調人。彈壓悍媼。無得故慝。高價殺此鐵石兒。媼唯唯。聖清乃納聘。迎爲少婦。稽首廉察公。遂遂如女士。且覲宜男。勿詰責也。比入室。病甚。猶強起薰香澣衣。勢箋滌視。聖清手書唐人。巨絕句授之。讀皆上口。又雅能領略大謬。每環回離腸斷魂之句。掩抑不自勝。眞解語花也。病中解脫。了無怖容。佛號喃喃。手口頗相續。忽索鏡自照。不覺拍几慟哭曰。勝兒薄命。遂止於斯。又好言謂聖清曰。君自愛。切勿過爲情癡。旁招訶笑。妾如有知。當轉男子身以報君耳。又曰。妾命在呼吸。偃夫人新宅不祥。尙移就郡醫療之。歲偕除夕。聖清歸侍椒觴別去。幽妍悒悒。喘益促。侍兒問有何語傳寄郎君。但睜目搥胸。不復成聲矣。蓋壬戌臘月二十七日也。聖清奔入城。且號且含。徹延僧修懺。撤葷血者兼旬。雕刻紫檀主置座隅。或懷之出入衣袖。衾稠間。食寢必祝。祝必啼。啼曰。吾欲採不死藥。乞返魂香。起幽妍於地下而不可得。又欲金鑄之。絲綉之。倩畫師寫照百回而未必肖也。何如徵傳眉道人爲逝者重開生面乎。余曰。傳且就。恐挑哀端。俟君病良已。乃敢出。而詎料君之終不及見也。幽妍墓在龍華里。聖清選地結茆龕。祀文佛如來。償其始願。修竹老梅。環映左右。清芬涼影。颯如有人。畫眉郎。散花女。其將比肩捉臂。踏歌而嬉於此乎。古有盧江吏華山畿歐陽詹秦少游之義。媚糾結夙緣。一慟而卒。初疑出於誕妄。今乃信爲果然。如幽妍聖清者。少判在鳳窠羣鴛鴦膝中。豈死於情哉。死於數也。余不忍以介辭。爲作別傳。付子墨墨娥。相與流通之。死乎不死矣。

潔潭翁傳

潔潭翁。鄭姓。名景濂。古歙人。里有龍潭。其深不測。其清可鑿鬚眉。公常游而樂之。自號潔潭翁。鄭之初居

長齡村。自宋文顯公始。文顯公登王十朋榜進士。官迪功郎。爲諸王官講。今王龜齡贈言。以及符璽誥勅。一寶藏於家。傳及勝國。公卿纓綬。疊疊不絕。至洪武首科。鄭道同登第。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復與其叔徵君參政。鄭居貞同死。建文之難。詳雙忠祠記中。爾時潔潭翁之嫡祖。痛念同堂兄弟。忠而受戮。遺戒後人。舍讀而耕者。幾百年。至潔潭翁。始以詩書課督其子。若孫焉。公少習春秋。以父嬰痼疾。輒棄去。游廣陵。年弱冠。素裝廉薄。不任買。而翁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幹局。坐籌貴賤贏縮之徵。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而狙買心害其能。釀爲訟端。百方賂藉翁。久之訟稍挺。貨漸拓。翁乃捐百餘緡。封埴先壙松楸。厚撫婦翁程氏。婦母翁氏之胤。又擇宗人近屬。授之生計。俾有成立。妹未嫁。翁曰。于我乎婚。津遣奩具甚設。兩弟未娶。翁曰。于我乎娶。食之教之。自髻髻以逮胎背。臥起必與偕。資斧出入必與共。迄今五世。子姓食指以千數。同堂共爨。幾埒張公。藝陸子靜之義門。本翁孝友敦睦有教也。公雅慕儒而爲買奪。每聞誦讀聲。輒屬耳聽之。曰。飯金與腹笥孰多。卓鄭與鄒魯文學孰重。於是訪延孝秀。除館授餐。子孫斌斌庠序間。皆藍田丹穴。而一孫元勳。登甲子榜。一孫元禧。登丁卯榜。恨翁已前逝。然天理之報善人。不啻左券矣。初翁逼歲南歸。車徒遑疾。公不忍去也。聽同族先行。爲晏客所掠。呻吟草野間。翁次日見之。大具酒食助之歸。又曾以千金脫一貲郎於獄。不責價。後以他事過其門。貲郎夫婦望見羅拜。迎翁入。留彌月始發。舟至中途。夜半蛟出。雷雨怒飛。昏黑莫可辨。一葉飄蕩。逗入庵隩中。電光翕張。照見山有廟。廟有石案。甫登案。而水勢大壯。自趾及踝矣。水退。爭來認浮尸。貲郎奔訪。獲見翁。且喜且泣。曰。某幾死長者。幾死長者。各執手出涕。見者駭嘆聚觀。曰。豈公家世有其德耶。翁之父良鐸。歲暮

拾遺金數乘于下方渡口。宿逆旅旬日。必待亡金者還之。抵家元且矣。第曰遇雪擁。不復前耳。翁曾載典衣一
疋。過玉溪河。颶風覆舟。百人凍齒相噓。價且死。公急出其衣衣之。皆復活。其他息焚解結。折毀不實。償者無算。
夫天下但有積善之人。而無積善之家。翁家父子祖孫踴躍好義。天道佑善。其脫於暴客。免於陽侯。豈曰倖哉。
兩年不問生產。釀名酒。遊名山。卽聚雪燃燈。吞花鬪草。以及紙鷲竹馬之戲。悉與嬰雛共之。日偕汪孺人誦竺
乾先生書。精信因果。不市德。不市名。于孫滿前。婚媾皆江東名族。春秋八十有二。歿。而君子惜之。小人思之。真
可謂樂善不倦。寬樂令終者矣。陳子曰。吾往輯建文會編三十餘卷。每嘆忠義之後。子孫湮滅無可攷。心竊痛
之。嘗求方正學先生之血胤于雲間。上之督學洪園楊公。檄張郡侯毛司理爲建求忠祠。衣冠其子孫。使率俎
豆。今讀潔潭翁狀。又知歎長齡鄭氏爲建文死難。鄭居貞苗裔。凡數傳。而元禧元勳相繼登賢書。好俠嗜義。能
文章。俱磊落偉丈夫。此非獨潔潭翁善人之報。抑亦天不終絕居貞之忠。肯而錫之賢子若孫。以充鄭氏之宗
防于永永也。讀遜國紀者。尙其有徵于斯文。

白石樵真稿 卷之十

論

井田兵法之祖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姬之鼎。纍纍乎垂曳遷而後絕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翻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闊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即後之老於周官者。日以井田爲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由寓。即儒者猥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故聞。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姦宄。則不得不用兵。兵不祥之器。而投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於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爲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田井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於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

有營有陣有食。其屯聚有地。其校閱有時。其春秋夏冬畫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由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於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於周官田獵之制。夫方里而井。井九百畝。自箕子之九疇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伏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爲大將握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爲正兵以居四正。爲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陣包小陣。斷之而爲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爲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爲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此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於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潛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救盜賊同。聖人於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待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削其說曰田獵。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井田。止於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誠迂。惟其以田獵輔之而行。則所爲導民於富且強者。蓋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祕法。悉藏焉。公何迂闊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獵。以明四時不失職也。質明什旗。後至者誅。以嚴信誓也。假蘭艾之草以爲席。置通帛之旂以爲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礙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騶軌塵。馬候蹄。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踐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禮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巧變化。善藏其兵法於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缺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姦宄。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

潘第相謂曰。公以穠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假我。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豮。獻豨於公。至於公田。則思君。獻豨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爲公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反厚於室。而不吝不拔髮於鬪。或搆仇於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於拯水次之際。何者。其所居之習。然身令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於其鄉。歲時則相藉。子孫則更地。人譜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以此思戰。戰事有不勝者乎。况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網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姦僞。民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糧。田中有廬。疆場有官。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籽。我黍我稷。我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庫饋轉饋餉。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於貧弱者。爲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西北之兵也。卒之首與尾兩窮。而富與強俱困。公惟借民以足食。旋借民之食以足兵。無召募揀選海技良。無營壘斥埃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觀望而肝膽壹。規疆理爲營陣。搗鋤槌爲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爲斃敵之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狼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寅天下至險。於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譬之井田。奕局也。田獵之圍。關縱橫。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按其局而布之爲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勳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於郎。兵於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於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勢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擾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獻茅以井田飾亂。漢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

後子與氏之論井田辨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况其下者乎。微獨子與氏。卽當時但稱師尙父爲善將。而不稱姬公爲善兵。嗚呼。聖人之深於藏兵。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佛論（大養濟院）

佛氏一教。歐陽永叔有正本論。胡康侯有崇正辨。此佛氏之攻輸也。李純甫有鳴道集。張天覺有護法論。此佛氏之守墨也。馬鈞陽欲駁之以充戶口。此以佛氏富國者也。丘瓊山欲籍之以實軍伍。此以佛氏強兵者也。王文康著大同論。此又爲佛氏調停者也。余獨曰。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眞忍於離父母。去妻子。歛名教。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眞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設爲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投塵。能乎。賴彼教設爲寺院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爲披緇托鉢。以淡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爲誦經說法。以開暢之。人人裹糧以游。能乎。賴彼教設爲十方接衆。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戾。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苦行以鍊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潤。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旣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此窮漢。若使此等窮漢而無佛門收拾。天下還要增却許多乞丐。許多盜賊。國家還要增却許多賑濟。許多隄防。盡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門。無過佛教。此若有天意主持其間。不惟學士

大夫關他不去。即自古帝王亦剷除此教不得。往往生出神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爲捨。無非善巧方便。主於活此窮漢而已。况此窮漢中。其最上者。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項。衣食老死于其中。盡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潰池之禍。人相忘於僧。魚相忘於水。藏僧於僧。乃所爲藏天下于天下也。嗚呼。三代以上。聖人多。百姓少。卽王者懸法不用。而又何藉於佛法。三代以後。井田學校廢。而民輕去其鄉。宗法廢而族無以相統。黨正族師之職廢。而比伍閭族無所聯。吉凶緩急無所賴。則不得不投佛教以求生路。而其徒遂至于日盛一日。非其徒之日盛一日。以百姓日多一日也。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爲之區處。而家爲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縵褸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託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蓋天地之苦心。而聖人之神道設教。無以加矣。是故窮土木。飾金玉。以佞佛。非也。毀坊寺。誅沙彌。以滅佛。亦非也。以儒闢禪。非也。以禪論儒。亦非也。但曰佛門者。朝廷之養濟院也。而一味歸於天地生人之心爲主。則不惟不敢爲我敵。而反爲我用。豈非渙小羣而爲大羣者哉。至其大差別處。則東華西竺之教。判然各爲一家。如文字不相知。西方文字橫行。從左至右。東方文字直行。從上至下是也。如聲音不相通。西方以官商角徵羽。平分五音。東方以平上去入。直通四聲是也。如語言不相入。西方從合。一音中有一合二合至六合者。東方從離。一聲唯有一字是也。如刑法不相抵。西方以呪誓爲刑。東方以笞殺爲刑。是也。如天文不相習。西方日道從緯。以南北爲度。東方日道從經。以東西爲度是也。

由此觀之。佛自佛。儒自儒。彼而爲我。亦不能。我而爲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博區區之窮活計耳。而說者謂佛教入中國。其勢必至于率天下之人。盡化而爲夷狄禽獸。則亦視之太深。而憂之太過也。夫無父無君。誠無容於盛世。然世衰民窮。不得已而俗遂求活於佛氏。是亦君父之所憐而許之者也。

眞四皓

昔留侯招四皓。從帝酒間調護太子。帝與戚夫人爲楚舞。囁噓流涕。醉歌鴻鵠。數闋而罷。俗儒謂此四皓者。良教之僞託以劫帝者也。予謂四人者。非神仙。亦人間人也。是眞四皓也。當秦坑焚時。魯兩生曾負禮器。驅千里逃之海。尉繚亦曰。秦王蜂隼鷲膺。豺孽狼心得志。則輕食人。不可與交游。乃亡去。垂五百年。至晉而猶有桃瀨避秦諸人。乃知秦之追天下之士而老於深山斷崖者。非獨四皓也。四皓卽魯兩生尉繚之徒耳。良少年志在報讎。家僮三百。弟死不葬。悉散黃金收海內客。客有奇伏在草莽如四皓者。良必歡然投結。結爲死友。友天下士。而不知商山老人。何以稱子房哉。博浪一椎。祖龍擺魄。掉舌入沛。卒爲帝師。四皓胸中亦有子房久矣。水濕火燥。饑子磁母。大丈夫意氣相感。千里神交。片言調合。四皓不爲漢屈。獨不爲子房屈乎。汜上黃石。一遇橋下。傳書三卷。赤松居崑崙。上下風雨。乃欲從之。辟穀。爲采眞游。畢。醴淮陽。東見滄海君。竟得力士投以椎法。此三人者神仙也。而子房從容委蛇。如交人間人。了不爲異。況四皓采芝行歌。近在商山之間者哉。俗儒難解。仰視四皓以爲鴻飛鳳嘯。不可網羅。卽龍準蒲公。馴習蕭曹韓彭之骨。如降犬羊而飼鷹兔。獨難狎一鬚眉皓白。無所事事之老叟。今子房一布衣耳。招置四皓。譬若操舟。隨左而左。隨右而右。此無他。蓋良之報讎。天下蒙

儼無不諒其忠義感憤之心。而憐其開關匍匐之苦。黃石赤松。滄海神人。且相與呵護而擁衛之。則四皓可知矣。西逐秦鹿。南烹楚猴。良皆爲韓而不爲漢。皆用帝而不爲帝用。至于一且志行讎雪。功遂身退。良之意終未安也。既借漢以報韓。則必欲借四皓以報漢德。四皓不出。則儲不定。儲不定。則漢之天下存亡不可知。不可知。則良之辭漢不決。四皓而念及于房。始終之心事。及于房之固以請也。亦何忍入山深。入林密哉。伍員之報楚也。蘆中丈人。浣紗女子。至覆舟沉溺。以示無恐。要離專諸。燔妻斷臂。死而不顧。子胥讎在父。數君子慷慨俠烈。不難殺身以左右之。子房讎在君。讎獲伸而德未報。四老人安得徘徊上車。不爲子房一出也。陳留風俗傳。曾國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卽位。以國公爲司徒。宋時商山農。鑿地得漢石數種。有隸書。國公角里先生姓字。國公者。蓋東園公云。則四皓之非僞托。斷斷可知矣。大抵高帝以亭長起家。漢事多得諸父老力。若董公及戾太子。壺關三老是也。三老遮說時。子房去漢久矣。此又誰爲之。吾故曰。四皓者是眞四皓也。

圖書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而伯禹之遇河伯也。曰臣。河精也。投君河圖。於是後世言星者。昉於圖。言土者。昉於書。而紀歷井地之法興矣。河洛之未有定說也。左於漢者。班固楊雄鄭玄。孔定國劉向之父子也。左於宋者。堯夫端明元定晦菴明道之兄弟也。數先生互相異同。不爭于象之方圓。則爭於數之多寡。不搜考於讖書古文。則徵據於通儒隱者。夫圖書亦何異同之有哉。圖書而有異同。是理之有

異同也。象之爲中爲左右。爲戴爲履。爲肩爲足也。非天地之象。理之象也。數之自一而九。與自一而十也。非天地之數。理之數也。理得而圖書爲過客。象數爲逆旅耳。不聞殊方之卜乎。或實應於草木。或取數於瓦石。或以龜占。或以鬼卦。卒之吉凶之兆。不異著龜。蓋著者尋數之主。數得而著廢焉。龜者啓兆之質。兆著而龜忘焉。圖書者聖賢之借。理出而圖書休焉。是故表裏可以符契。方圓可以參合。時代流行。可以經緯相襲。先后天。可以子母相生。縱之橫之。而無害其爲同。奇之耦之。而莫病其爲異。不必泥其九爲圖。十爲書也。不必追其河圖之篇有九。而洛書之篇有六也。不必推其卽太乙下行九官法也。不必據其乾吐天苞。坤吐地符也。不必究其出乎青城隱君也。不必選其受之希夷種放穆修以上之諸人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太極之理。碎而爲陰陽。陰陽之理。碎而爲四象八卦。衍之爲大衍。範之爲洪範。以至俯仰聚散。河洛未嘗不寓焉。三光五岳。披我以圖。八索九丘。聚我以書。魚躍鳧飛。呈我以龜。龜龍馬。夢寐尙友。接我以大禹密義。卷之而促。爻象于一瞬之間。放之而轉乾坤于六合之內。大之而聖賢就于鑪冶。細之而瓦礫歸于文章。此非三代以還不傳之圖書哉。故曰。刪后無詩。畫前有易。儒者不知。而曉曉焉終日爭之。彼執書以合圖。執河以配洛。家是其見。代是其書。譬之水月然。一人以爲月繫于天。一人以爲月繫于水。兩人東西行。月亦隨之。此兩人者。又以爲各私是月。而不知月之無分於東西也。是諸儒之論圖書者也。

十三經註疏

經之不明也。其故有三。經空之與諸子角。一不敵也。轉而與二氏角。二不敵也。宋儒漢儒之自相爲角。三

不敵也。何者。經生之喙一。而諸子之喙百。吾以莊語而彼以譁笑。衆寡勞逸之不相半也。一不敵也。人情好生而黃冠以不死劫之。人情畏死而緇衣以無生劫之。卽儒者能跳於死生。而又不能終跳於嗜欲。乃二氏又以清虛寡營勝之。二不敵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以爲宋儒地。而宋之諸君。往往操戈而裹甲焉。功不明。論不定。三不敵也。嗚呼。儒者操三不敵以抗於世。日戰日北。日傳日負。而經幾于亡矣。夫經之初有六。迄于今而附以公穀三體。又附以語孟孝經爾雅。蓋十有三焉。經多矣。何以亡也。不亡於雄之擬易。通之擬論語也。不亡於叔孫通之禮樂。曹氏父子之詩也。不亡於蔡謨之不熟爾雅。王莽之僭周書。安石之腐春秋也。然則經何以亡。蓋始於尊聖人之經。而終於自尊。不知經者。聖人之跡。跡存而人與骨蓋已朽矣。其不可得而朽者。理也。是故得瑟而忘絃。得月而忘指。則性情不在。聲典謨不在。壁筆削不在。麟文象不在。龍馬。苟其一饋十起于蟲書。蠹簡之中。一辨十難於牛毛繭絲之際。則無風而波。舍兵而爭。家樹幟。人樹舌。卽金溪新安之間。日紛紛矣。夫必關洛洙泗之爲是。而諸子之爲非。則拘執太堅。立門戶。聚生徒。則張皇太過。執拘則人疑。張皇則人懼。此經之所以日亡。而終不能與諸氏角也。竊嘗私論之。諸子之汪洋自恣。近于狂。二氏之恬淡無爲。近于狷。世無仲尼。故至此耳。仲尼而在。可以鎔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屑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漢儒爲哉。大抵諸氏二子。譬之黥布信越。來則爲帝用。而去則爲帝敵。故其法主降。漢儒則陳勝胡廣矣。斬木揭竿。以備濂洛之數君子。數君子不以爲經之功臣。而至詆爲經之叛臣。漢儒之所以死不服也。

古今大帳簿（史論）

天地間有一大帳簿。古史舊帳簿也。今史新帳簿也。人家儘有聰明俊慧子弟。父師失教。專以時文課之。竟不知通鑑綱目二十一史爲何物。所以往往有攢眉齷齪之苦。若教之讀史。以聰明俊慧之資。遇史中可喜可愕之事。則心力自然發越。貫串治亂得失。人才邪正是非之源流。與財賦兵刑禮樂制度沿革之本末。則眼力自然高明。以古人印證今人。以古方參治今病。則胆力自然懸實。騰暢大局面。大機括。大議論。大文章。則筆力自然宏達。今子弟史學一切廢闕。其有質者。反教之讀子書佛書。即粗粗問他作子書佛書者之姓名出處。已茫然不曉。况能得子佛之精髓乎。余嘗語子弟。無論綱目二十一史。即一部通鑑。乃萬卷書之關津。若未曾過得此關。則他書必無別路可入。或讀之而不能解。解之而不能竟。竟之而不能徹。首徹尾者。皆史不熟也。此舊帳簿不可無也。內外有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事。宜遵祖宗法。勅令修撰編修簡討。番直史館。編紀時政。各管一類。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藏之櫃。以待纂述。庶因紀錄之間。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致杜撰兩莽。是於循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若謂館局儲養異才。不必煩以語言文字。則未免以光陰志氣。空擲於交際詩酒之間。即有意講求典故者。恐同儕猜異。只得隨行逐隊。而不敢周咨天下之務。及至團局修史。亦不過掇拾完書。無暇聚頭磋商。仔細討論。宰相須用讀書人。竟成虛語。此新帳簿不可無也。又有講學老先生。專意六經。而以讀史爲玩物喪志。亦恐非得中之論。昔伊川先生几案間無他帙。惟印行唐鑑一部。朱晦菴先生云。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阻腹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却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前輩何嘗不留意史學。今子弟不讀史。史官不編史。

舊帳簿。新帳簿。皆置之高閣。豈不可嘆。夫未出仕是算帳簿的人。既出仕是管帳簿的人。史官是寫帳簿的人。寫得明白。算得明白。管得明白。而天下國家之事。瞭若指掌矣。故曰。史者天地間一大帳簿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十終

白石樵真籍

一九八

